80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

编 委 名 单

目　录

江城疑案

王靖山

第一回 下乜河村一房客血溅墙壁 温春桥头两尸首横陈路坡

改革开放，洪流滚滚，举国面貌，日新月异，真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牡丹江市南接吉林，北连异城，地处枢纽，交通发达，物产丰饶，百业俱兴。但见楼宇林立，广厦凌霄，扩路如织，轿车如流，男女着装，亦尽风流。然而，在这美丽的都市，在旮旯墙隅也有龌龊的东西。少数不逞之徒在邪念驱使之下，杀人越货，做着卑鄙的勾当，手段之残忍，行动之诡秘，皆为往昔所不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公安干警为保卫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在群众的协助下，与犯罪分子展开了特殊的激战，侦破了一起又一起的案件，谱写了一曲曲人民卫士的凯歌。

话说5月28日晨，天空晴朗，市郊兴隆镇下乜河村炊烟袅袅，一片寂静。江水清澈，悄然绕村而去。在村南端一砖瓦房内，临时租房的房客李文秀象往常一样梳洗罢，然后打开了毗邻的表姐杨丽住的房门。屋门即开，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李文秀不望便可，一望后捂颜大叫，拔腿就跑，原来是炕上南北侧卧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壁上鲜血淋漓。八时，警车鸣笛

驶过兴隆大桥，直进下屯河村。市郊区公安分局长崔春生、副局长常青率刑警从车跳下。继之，市公安局领导和刑警大队干警也抵现场。闪光灯连连闪烁，法医在紧张忙碌。死者南北侧卧炕上，身上仅穿一红裤衩，左腿压被，头部血肉模糊；地上靠西墙处高低柜玻璃破碎，散落一地。经法医鉴定：死者是为钝器击碎脑颅骨而亡，经现场勘查：室内一台14吋“快乐”牌彩电失踪。死者是谁？经房东辨认，死者是和杨丽姘居的牡市“长城五金交电商店”经理张正元，今年四十四岁。根据房东提供的情况，侦察员们得知这样一个事实，去年八月中旬一天，张正元领着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风流女人租房而居。望着这年龄悬殊的一男一女，房东当然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到25日晨，这对“夫妻”就不见踪影了。

张正元为何人所害？杨丽又到哪里去了？这一连串的问题，象路障一般横在侦破的道路上。

当时针指向九时，又接到案件报告：温春公路桥头发现两具尸首！

旋即，警车又风驰电掣般飞向温春桥头。温春公路桥南头，人头攒动，观者如潮。离桥110米路北坡下10余米，浓密的树丛中，有一男一女两具尸首，相隔10米许。男尸侧卧，头部被树茬撑起，象一个血葫芦，颈部气管被刀割断；男尸卷发，体块大，上身着一蓝色中山装，下身穿一条黑色佛佛暗条裤子，光着左脚，三米处发现一枚带血的训练手榴弹和一个两节手电筒；女尸卷腿仰卧，蓬发披肩，黑西装，黑色裤子退到脚踝。女尸头部血糊糊一片，颈部、胸部有八处刀伤，年龄约三十岁左右。

一个上午，两处发案，三具尸首，何人所为？望着路坡

下神秘、茂盛的树丛，市公安局长马志鹏和他的战友们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正是：一波未平一波起，两男一女魂东西。欲知案件侦破如何？请看下回。

第二回　辨照片寻访女尸姓名
析案情筹划侦察方略

话说马志鹏率干警离开现场后，赶回郊区公安分局研究侦破方案。在市局长马志鹏、副局长李悦彬的指挥和参与下，郊区公安分局成立了侦破“5·28”案件专案组。会议一直开到晚十时，全面剖析了案情。

尸检报告表明：温春桥头两具尸首头部均为钝器伤，死者左手中指皆有带戒指痕迹；下七河处的调查情况表明：死者张正元的情妇杨丽原名杨春燕，是市人防办的工人，今年28岁，至今下落不明。三人均死于凌晨许。根据现有的调查情况，专案组初步认为：从下七河现场调查情况分析，很可能是一件因盗窃而发生的凶杀案；从温春桥头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一件路劫杀人案。根据男尸戴白手套等线索，有三种可能：一是男尸是出租车司机，路劫被杀害。二是男尸被犯罪团伙所谋害。三是男尸和女尸关系不正常，被人报复追杀。专案组又初步将这两个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两案，列为两件不同性质的案件。视温春大桥案为特大案件，视下七河案为重大案件，决定分两路人马侦破。将找到杨丽做为侦破下七河一案的钥匙，将辨明温春大桥无名尸做为温春大桥一案的钥匙。

下午4时，两具无名尸头部照片洗出。但见女尸颀长脸庞，乌发披肩，双目微闭，略见风韵。马志鹏在领导分析案情中

深深思索，似乎看到一条联系着张正元和杨丽，杨丽与无名女尸的隐线。“莫不是她就是杨丽”？马志鹏心头一亮，连夜派人到下七河找李文秀辨认。李文秀家是方正县人，去年六月投奔杨丽，也住在下七河。隔室为邻，目睹表姐与张正元的暧昧关系，她心中总罩着一层阴影，尤其是25日，表姐和张正元不辞而别，她愈加忧心忡忡，每日晨去表姐住屋看回来否，谁想竟撞见张正元死在炕上，表姐又不知下落，预感凶多吉少。是夜，当她随侦察员到分局，让她辨认女尸照片，她捂脸不敢正视。经再三催促，从手缝中窥视，视线刚一落到照片上，她便惊叫道：“是我表姐”！

正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第三回　迷雾蒙蒙难寻踪　兵分两路苦调查

话说经辨认女尸照片，专案组确定女尸就是杨丽，至于杨春燕为何更此名，那是后话。

杨丽是张正元的情妇，如今在同一天双双被杀。这一事实，明确地告诉人们：下七河一案和温春桥头一案实为一案。专案组迅速地校正了侦察方向，认定这是一件错综复杂的奸情杀人案。

那么，张正元和杨丽缘何被杀？无名尸和他们又是什么关系，何许人也？这些，象迷蒙蒙的雾，似纵横交错的蛛网，严峻地考验着公安干警，需要慧眼去识别，需要猎手去追踪。专案组决定兵分两路调查：一路调查张正元和杨丽的关系人，一路寻找男尸源。平日，张、杨两人接触关系很

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又异常复杂，为查清线索，专案组调动了郊区分局刑警队、各科室、派出所70余名干警，分几条线索摸底：一个是与张正元有奸情往来者。一个是对张正元怀有夺妻之恨的。一个是与杨丽关系暧昧的。一个星期，内查外调，经对40余人的筛选，最后将怀疑的箭头对准了如下几人：张正元之妻郑某。近几年来，张正元生活糜烂，在外搞女人。郑对此十分恼怒，多次扬言要和张正元算帐。经调查，排除了郑作案的可能。另一怀疑对象沈某。沈某是张正元内弟之妻。1982年，张正元与其勾搭成奸，后沈某跟丈夫离婚，与张正元非法同居，并生一子。沈某丈夫扬言要杀张正元。经调查，排除作案可能。但又怀疑沈某有作案可能。理由是张正元和沈勾搭一阵后，将其抛弃，与杨丽姘居。沈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四处寻找张正元的落脚点。在沈被张抛弃后，生活愈加放荡，与多个男人鬼混。侦察中发现这样一个重要线索：5月26日下午，一个男人骑着摩托车带着沈某在下七河寻到了张正元，这个骑摩托车者做案的可能性很大。于是，专案组决定收审沈某，继而找到带沈某去下七河的骑摩托车者。经辗转追寻，在七台河终于找到其人。经了解，排除作案可能。再一个就是杨丽的丈夫[illegible]某。经调查，也排除可能。杨丽那方面，也发现一些可疑线索。在杨丽和张正元勾搭成奸之前，杨丽曾和四个男人关系暧昧，自杨丽投入张正元的怀抱，这四个男人醋劲都很大，怨恨张正元，其中有一李某曾为此事和张正元交涉过。经查，此人当时在外地，不具备作案时间。以上线索一一查否。

与此同时，寻找男尸的工作也大面积地进行，象电波辐射波及千角万隅。在拘留、收容、劳教“三所”，侦察员亮出无名男尸的照片，让犯人和人犯逐一辨认；在旅店和饭

店，望着侦察员手中的男尸照片，服务员们仔细回忆，扩印机在暗室中不停地明灭，一千张男尸照片迅速分发到全市每个干警手中，《牡丹江日报》从6月3日至5日，连续三天登出《无名男尸寻人启示》，牡丹江广播电台也发出寻人的呼声。无名男尸，你是何人？

有线索了！6月9日，牡丹江饭店的几名服务员和市收审所一个叫郝大平的，几乎在同时反映，无名男尸叫傅彦久，是河北省新河县人，曾于去年在牡丹江饭店313、314号客房住过一段时间，并和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有来往，衣着打扮和启事所说一样。同一时间，两处反映的情况一致，天下哪有这样的巧事。总算找到，侦察员们异常兴奋，因为这是侦破此案的重要一环。为了确认，技术员高开金领着饭店的服务员到八达火葬场辨认无名男尸。打开冷藏间，望着男尸的体貌、衣着，服务员认定："没错，就是他！"

好！专案组决定派分局刑警队指导员张森和侦察员于占军连夜登车去河北省核实男尸身份。于是，侦察员登车南下，专案组静候佳音。

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春

欲知核实无名男尸情况如何，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四回　白发老妪说线索
辗转追踪寻"春梅"

话说侦察员张森和于占军连夜登车南下，昼夜兼程，不顾劳顿，于6月12日来到河北省新河县。新河县公安局为了配合办案，派了两名干警一同前往傅彦久住处。得知新河县确有傅彦久其人，张森和于占军欣喜之情，不必赘述。谁知

乘车于半路上，县公安局的干警碰见了傅彦久的弟弟。停车询问，张森和于占军的心立刻凉了半截，傅彦久正在家中劳动。片刻，吉普车开到一家院前，司机往院中一指：喏，那就是傅彦久。张森和于占军抬头一看，院中一三十来岁男子，卷发、身材魁梧，正在场上打麦子。此人正是傅彦久。

“活见鬼！这多象我呀”！傅彦久端详照片，连声叫到。张森、于占军苦笑不迭。傅彦久虽成了死线，可他结识的一个叫森某的人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森某三十来岁，体貌特征、衣着打扮和男尸差不多，曾于去年6月住在市交通旅社。该旅社位于东牡丹街的裤裆街处，毗邻张正元开的长城五金商店，而且有人提供线索说森某的几笔汇款都寄汇市人防办，在客观上形成了下面一个链条：

（人防办—杨丽）——（裤裆街—张正元）——无名男尸。

此人家住何方，一无所知。唯一的线索是此人曾和市里一位叫春梅的三十来岁的女人有过接触。春梅又在哪里？峰回路转，寻到其下落。侦察员连夜扣响了春梅家的门。不在家，开着吉普车满街转，凡是春梅能落脚的地方都找遍了也不见其踪影。翌日，专案组得知春梅前些日子到市信访科去过。

“能不能去省公安厅了？”马志鹏分析。

和省公安厅信访处的电话接通了：“春梅去省厅没有？”“昨日来过，现在可能回去了！”

终于见到春梅了，从她那知道住在交通旅社的森某是吉林省梅河口市某厂的推销员。“去吉林核实！”当侦察员从吉林回来时，带回的情况是：森某还健在，又是一条死路。

在查找男尸姓名过程中，先后发现了20个线索。为了查

证核实，专案组派出数批侦查员南下北京、西奔大庆、东至鸡西、十余天，行程两万公里，查询有关人员50余人，最后一一查否。在此期间，广大群众热忱协助公安机关提供线索，体现了警民团结合作的精神，甚至连公安机关干警的家属也都动员起来了。6月5日，分局民警张华的母亲看了儿子带回的男尸姓名的照片，犯了嘀咕：咦！这不是市运输一队的王某吗？找到队领导，队领导也说象，待王某出车回来，望着男尸照片，笑了：真象我呀！

一个星期过去了，无名男尸查无下落，奸情凶杀又全查否，侦破工作跌入低谷。专案组遇到了大侦探福尔摩斯的困惑，狄仁杰的迷惘。犹如一个人从阳光明媚的原野突然坠入一个幽谷，失去了阳光，在黑暗中踽踽而行。

专案组反复审视侦破的每一个环节，生怕有一点疏漏，如果有一个链条遗漏，那将造成巨大的失误，可能使"鱼"在一个不起眼的网眼上溜掉，前功尽弃。此时，马志鹏，这个在黑龙江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安局长，用逻辑推理的公式一遍又一遍地演绎案情；崔春生，这位当过市刑警大队长的郊区分局长用鹫鹰一般敏锐的眼睛仔细审视案件每一个疑点和细节，得出的结论：没有遗漏，必须另辟蹊径。

现在，专案组将视线集中在唯一的一个线索上——训练手榴弹。6月14日，侦察员在全市的体育专业商店翻查了几千张售货票，才查出这枚手榴弹是在长安街体育用品商店5月3日售出的，崔春生当时拍额大叫一声："唉呀，我明白啦！"

正是：谁知平日寻常物

关键时节惊煞人

欲知崔春生明白何事，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五回　储蓄所发现“取款人”
手榴弹引出新踪迹

话说崔春生得知那枚训练手榴弹是5月3日售出，然后拍额叫了一声，马志鹏心领神会，立即决定侦破工作转移到对张正元经济状况的了解，调查和张关系密切、有图财害命的可疑人上。侦破工作由幽谷中走出，仰见一片阳光。此话怎讲？根据训练手榴弹的线索，专案组做了这样一番推理：

5月3日，犯罪分子买了这枚手榴弹后，做了一番伪装，在手榴弹柄端抠一凹窝，再用图钉钉上一白线绳，假做爆炸手榴弹，然后于25日用威吓手段绑架了张正元和杨丽；28日，又在不同的地点将两人杀害，造成盗窃和奸情杀人的假象。由此，足见犯罪分子的凶残、诡秘，非一般“土贼”所为。

这样一来，就好比猎手在雪野中辨准了猎物的踪迹，不再跑冤枉路。已经弄得十分疲惫的侦察员们又振作起精神，再次撒网。调查所有和张正元有经济往来的人！

谈何容易，当今开放搞活，南商北贾，东来西往，和张正元有经济关系接触的人不下百名。经过一个星期的紧张奔波，重点查找了本市的五十名与张有经济往来的，最后一一查否。可是，在调查中，有一个不容易引起注意的线索，引起了专案组的关注：据长城五金交电商店的一职工反映，5月份，张正元做了一笔石蜡买卖，赚了一万八千元钱，存入太平路大厦储蓄所。

这一线索，严格地说起来，不堪为一条线索。存款是一件正常的事，确无调查疑点。然而，侦破工作不同于电子计

算机程序的运算，也不象轮船必须循着航线运行。案情错综复杂，千奇百怪，出于其中，料乎其外，象飘浮的云，似空中的游丝，难以捕捉，又象潜伏的鱼，你这一网打下去，它溜了，又一网下去，还是没捕着，你尽朝那可能的地方下网，而它偏偏藏在你脚下的水草中。所以，你得精细得连一条波纹、一根草也不能放过，否则难以奏效。古人云：事可成于忽微，亦可败于忽微，就是这个道理。

正因为未忽视任何忽微线索，"5·28"案件才有了突破性进展，寻到了"大鱼"的踪迹。6月15日，在大厦储蓄所，侦察员意外地获悉一个重要线索：5月27日上午10时，一个自称是张正元亲戚的人，拿着一张化名阎仁财的存款折来取款。

"长得什么样？！"侦察员有点急不可耐。

"四十来岁，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头，魁梧，灰色中山装，头戴人民帽，鼻上架着墨镜，说话斯文、沉着。"

储蓄员的介绍，使侦察员掌握了以下情况：27日上午10时许，戴墨镜的取款人拿出存折取9700元。储蓄员一看是张正元的存折，便生疑虑："本人怎么不来取？"

"我是他的亲戚，替他取。"言罢，又不慌不忙地说出暗记：小莫。储蓄员一见答对了，便说，钱不够，你下午来取。下午，这个人取出存折上的9700元钱，然后，又以于洪昌的名义存入8000元，为一年死期，然后，转身离去。

"做案人就是他！"马志鹏一口咬定。

正是：网撒数千回

终得一鲤鱼

欲知取款人是谁？请看下回。

第六回　马志鹏深夜思良策
专案组遣兵查疑情

话说侦察员在大厦储蓄所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取款人，马志鹏认定取款人就是“5·28”的作案分子。但取款人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都是一个未知数，就象一条大鱼在水面上露了一下脊梁，就倏地钻下去，水面留下一个旋纹。为此，专案组一面根据取款人的体貌衣着发出通报，要求全区公安干警紧急搜捕，一面在张正元的亲属中调查摸底。然而，转眼三天过去，找张亲属谈话50多次，仍无一点线索。

6月5日晚10时，马志鹏半仰在沙发上，虽然眼窝凹陷，眼皮下印着浓浓的阴影，瞳仁周围血丝密布，但他毫无一点倦意。烟抽了一支又一支，灯管四周已笼着一层烟圈。自“5·28”案发以来，马志鹏已没睡一宿好觉，疲倦，象蛇似地紧紧缠住他。这情景，在侦破案件的25个昼夜如此反复，睡前得服两片镇静片，以抑制神经兴奋。

公安局长肩负治安重担。马志鹏自领衔之日起，辄不敢稍一怠慢。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治安，心理负担日加沉重：社会治安，关系市民之安危，往往惨案即发，市民震骇，父老子弟跷足以待。若案久不破，心中即怀愧疚。况且，“5·28”案发后，市委、市政府领导十分关注破案工作。市委副书记訾显章数次去郊区公安分局询问案件，市长刁家运、副市长王树斌多次打电话指示尽快破获此案。

如今，案件总算有了一点眉目，只要捉住取款人，“5·28”案件即可告破。取款人连张正元的存款暗迹都熟悉，那么，张的亲属也一定会认识取款人，可是多次做工作毫无结果。这时，烟蒂烧到了手指，马志鹏猛地一惊，忽然

想起一个人来。此人就是市局行政科常顺同志。马志鹏仿佛记得有人说常顺与张正元的姑爷相识。于是，马找到常顺，告诉他以朋友的身份，因事利导，摸清以下情况：

一是对张正元被谋杀，其家属有无怀疑对象。二是从25日至27日，张正元和哪些人有接触，三是要对对方详细描述每个人的体貌特征。常顺领命，连夜找到张正元的姑爷，得知如下情况：张正元有一表弟姓郑，家住鸡西，名字不清，郑在张死头一天即27日曾到五金店去找过张正元，行为反常，体貌、衣着打扮与取款人相似。

翌日晨，常顺向马志鹏报告了调查情况。马志鹏异常兴奋，立即指示专案组调兵遣将，深入调查。终于得知张正元的表弟有一亲属在市某单位做纪检工作。

“好！有了知情人，就可捉大鱼！”马志鹏和崔春生相视一笑。

于是，常青副局长带人找到这位纪检干部。得知来意，对方感到有点突兀，一双混浊的眼睛在镜片后惊疑地眨着。这位纪检干部在鸡西确有一个姓郑的亲戚，今年四十来岁，是其妻于某的同母异父弟弟，可能叫郑玉成。

侦察员们如获珍宝，立即向专案组汇报情况，当时已是晚5时。兵贵神速，专案组决定连夜派侦察员开车急奔鸡西，找到张正元的表弟。九时半，分局刑警队长张健华率侦察员张宝林、李显亭跳上吉普车，其时大雨滂沱；10时，马志鹏用专用线要通鸡西市公安局，了解一个叫郑玉成的情况。当对方听说了解郑玉成，声音顿时短促起来：“什么，郑玉成？他正是我们通缉捉拿的在逃犯！现在哪里……”

正是：四方皆是网

为恶劫难逃

欲知郑玉成为何被通缉，请看下回。

第七回 侦察员雨夜奔鸡西 储蓄员屏幕辨逃犯

话说侦察员张建华三人乘车冒雨急驰到鸡西市时，已是后半夜2时。一下车，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吴队长向他们介绍了郑玉成的罪恶历史：“郑玉成是江洋大盗，今年三十八岁。”

“三十年前，在鸡西市火车站候车室、电影院、公共汽车站浪迹着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大脑壳，一对小眼睛狡黠地忽闪着，他就是郑玉成。别看人小，可胆子很大，做些掏兜的勾当；待郑玉成长到十六七岁，在鸡西黑道上已有了一点名气，心狠手黑，砸门撬锁，什么都干，尤其是从1980年以来，他伙同张彻等人骑着摩托车在省内外，关内外专做砸金柜的勾当，先后做案102次，其中砸金柜78次，号称‘飞虎队’。1986年7月，郑玉成与其同伙侯德全、张彻在连珠山农场管理局作案时落网，被羁押在连珠山农场看守所；当年12月1日，郑借去卫生所换药之机，趁管教不备脱逃。案发，省公安厅向全国发出通缉，追捕郑玉成。”

为进一步搜集和掌握郑玉成犯罪资料，张建华和战友们在鸡西逗留4小时，又带着疲倦奔驰两小时，到达连珠山看守所。在看守所的协助下，他们翻阅了郑玉成的“档案”，找出两张字据。一个是郑去广州的车票报销单，一个是记帐清单，上面写着十余人姓名。两张字据，笔体异样。侦察员们提审了张彻和侯德全，经其辨认字迹，认定报销单是郑的手迹，记帐清单是郑的妻子汪静的手迹。为了辨认方便，侦察员又从看守所借一盘审讯郑玉成、张彻、侯德全的录像带，然后又连夜驱车归牡。当吉普车的灯柱在雨帘中射在桦

林大桥的桥头时，已是后半夜两时，车子停在分局门前，侦察员兼司机李显亭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现在，根据大厦储蓄所提供取款人的体貌特征与鸡西市、连珠山看守所提供的情况完全吻合。为慎重起见，专案组请大厦储蓄所的有关人员观看了连珠山的录象：提审室。门开处，张彻被押进来，侯德全随之进来，辨认者无反映；当一个有点秃顶的魁梧壮汉出现在屏幕上时，大厦储蓄所的同志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就是他！

取款人就是郑玉成。郑玉成是“5·28”案件的杀手。专案组以直接和间接的证据证实：除体貌特征外，郑玉成的车票报销单据与取款人的取款中的字迹有八处完全相同。除此之外，崔春生以科学的分析，提出12条根据，证实郑玉成是“5·28”的作案分子。

另外，种种迹象表明：郑玉成目前还潜伏在牡丹江附近。鉴于此种情况，大面积的搜捕会打草惊蛇，最稳妥的办法是暗中摸准其落脚点，一举擒获。专案组决定从张正元的长子张春湖身上突破。自“5·28”案发以来，张正元的家属对被害一事保持缄默，这给侦破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经做工作，张春湖打消了顾忌，说出了郑玉成一个去处。

正是：欲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欲知郑玉成住在何处，请看下回。

第八回　郑玉成狡诈巧藏身　张建华大团勘地形

话说张春湖打消顾虑，说出郑玉成的一个住处——市郊沿江乡南江村。那是在1986年12月5日，郑玉成从连珠山

农场看守所逃跑后慌慌张张敲开住在卡路村的表哥张正元家的门。哥俩进屋嘀咕一阵，张便将郑玉成送到南江村于洪昌家，郑在此一住六天。

“现在呢？”侦察员追问。

谁知张将话题一转，又荡开去，内容是：

郑玉成在南江住了几日，整日疑神疑鬼，寝食不安。一日，说其姐姐于某给他找了一个新住处，张罗着要走。于是，在12月末的一天晚上，由张春湖开着自家的黑色轿车，郑玉成领路，驶过兴隆公路桥，又行了一程，开进一个村庄，在一所仿佛是学校附近，郑玉成示意停车，然后由旁边的厕所左侧拐进去。张正元父子目送郑下车，然后返回家。郑玉成去的村庄叫什么名，张春湖确是一无所知。后来，好象听其父说是胜利村。

然而，经勘查，胜利村并无这样的地形，访遍全屯，也不见郑玉成这样的体貌特征。却有一线索引起侦察员的注意：胜利村几个人反映，今年春，时常看见一个戴墨镜的大个子在胜利候车点候车，外村人是不会舍近求远来这的。

侦察员们犯了疑惑。

过了兴隆大桥，有胜利、大团、小团等村屯，郑玉成藏身之处在哪里？

6月17日，张建华带领侦察员徐健、李显亭等在兴隆大桥南部诸村屯勘查地形。来到大团村，张建华登山俯瞰，大团村尽收眼底，只见茅屋瓦舍，鳞次栉比，高低错落。蓦地，坐落在村东头的一座校舍吸引了他的视线，张建华象控制录像磁带一般，让校舍周围的建筑物在瞳孔中反复映现。最后，将视线凝聚在旁边的厕所上，往左移，是一条狭窄的胡同。

“原来在这地方！”张建华三步并做两步，奔下山去。

经仔细寻访，得知那位纪检干部有一亲戚叫徐宝江，就住在学校附近。继之，侦察员们从徐的孩子口中得知，1986年12月末，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大人让孩子叫客人为舅舅，体貌特征和取款人一样，并了解到于某曾来此处，送过东西，郑的妻子汪静和妹妹郑桂荣也来过。

“这下可抓到了！”张建华等人喜出望外。

张建华为什么看出郑玉成的住处？关键是张春湖说出的地形。郑玉成使了一个转移视线，隐藏自身的计策，上市里时，特意从大团步行到胜利，给人一种假象，避免更多地暴露落脚点。

侦察员立刻包围了徐宝江的房屋，然而不见郑玉成。

“郑玉成今年4月搬到别处去了。”

“谁送的？”“邻人小老高。”

侦察员们急忙奔到小老高家，谁知小老高已携妻带子搬回山东老家去了。

正是：狡兔藏三窟

　　　油滑赛草狐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

第九回　脚跟脚大盗逃遁　急且急子夜追捕

话说侦察员们奔到小老高家，方知小老高已搬回山东去了，徐宝江也不晓得郑玉成的新落脚点。

听徐介绍，小老高那日赶着一辆毛驴车一直将郑玉成送到兴隆桥头，郑玉成说啥也不让小老高送了，取下东西，放在路旁，小老高便赶车回村。

现在，唯一的线索是在鸡西的汪静和郑桂荣。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悦彬分析案情认为：只要在鸡西找到郑的亲属就一定能找到郑玉成，于是专案组于6月16日，给鸡西市公安局去电话联系，请协助收审汪静和郑桂荣；隔一日复电话，找到郑桂荣，汪静去向不明。事不宜迟，专案组即遣张建华等人连夜乘车去鸡西，翌日晚，将郑带回牡丹江，连夜审问。

郑桂荣30岁，长的瘦弱。审讯时，她显得十分紧张，两手不停地在并拢的双腿上来回搓。鼻尖冒汗，两眼惊骇，不知所措。开始，郑闭口不语，后经政策攻心，她才交代出郑的落脚点。那是去年11月份，郑桂荣去大团徐宝江家，正巧赶上了郑玉成雇了一辆四轮车去大团拉煤，郑桂荣便乘拉煤车去了郑玉成的落脚点。郑桂荣在那住了一宿就回鸡西了，也不知郑玉成的住处是何地名，只记得人多，房子多，好象一座城市，乘四轮车走了两个多小时。

“可能是宁安县城！”专案组判断。

翌日晨，市局李悦彬副局长，分局副局长常青率侦察员带着郑桂荣乘车南行，寻找郑玉成的落脚点。

车行一小时，宁安镇建筑群呈现在眼前，接着，在她的引导下，吉普车和摩托车顺着邮电局前的大道往右拐，郑桂荣指着火车道口东侧的一间小屋说：“就是这！”一踏油门，车子径直驶过去，奔向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得知追捕之事，十分重视。纪副局长立即召集镇派出所干警，布置任务。倾刻，将郑的落脚点围得象铁桶似的。谁知又迟来一步，郑玉成于昨日下午携妻带子搬到别处去了。

据房东介绍，郑玉成昨日下午雇了一辆毛驴车和一辆机动三轮车拉东西，到什么地方不知道。

一只狡猾的狐狸！

接连扑空，令人遗憾，就象在草丛中捉蜻蜓，蹑手蹑脚将手伸向蜻蜓的黑黄相间的尾部，已经触到一点，然而，那蜻蜓竟挣脱飞翔了。

分析案情，侦察员们认为：郑玉成用机动三轮车和毛驴车搬家，是不会走太远的。只要找到那辆机动三轮车即可知道郑的去处。

于是，对全县的130台机动三轮车进行调查。晚8时，大部车主已找到，没有发现可疑线索，还剩几辆三轮车是范家乡的，侦察员们并不灰心，坚持查到底。几经周折，市刑警副大队长王忠山和范家派出所所长终于将给郑玉成送货的车主找到。车主回忆：一个戴墨镜的大个子到火车站雇了他的三轮车，往火车站拉了两个行李、一台电视机、两个箱子，好象有五六件，然后发运，还跟着个女人和孩子。

“可能要逃跑！”侦察员急速赶到火车站行李房，查阅昨天的发货票单。二十多张发货单中没有一个姓郑的，一张一张的研究，排除了十件以上的货单，最后只剩下发五六件的了。反复审视，仔细琢磨，张建华的目光盯在一张发货单上，觉得字迹好生熟悉，再仔细看，发货人是宁安供电局的王力，收货人是铁岭银行的李小平（无票发货）。“好生狡猾！”张建华从衣袋里拿出一张从连珠山看守所带回来的记帐单，与发货单字迹一核对，“没错，是汪静写的！”张建华此时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在宁安火车站的协助下，侦察员立即和铁岭火车站派出所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捕获郑玉成。半夜零点，专案组派遣侦察员张建华、张亚军、于占军和张宝林乘“尼桑”大吉普取道吉林敦化，急驶辽宁省铁岭市。

是夜，专案组通过省指挥中心和辽宁省指挥中心联络，通缉追捕郑玉成。

正是：自来天网恢恢
　　　何曾漏确阿谁

欲知郑玉成此番如何？请看下回。

第十回　往事如烟忆"飞虎"　潜逃路上志踌躇

专案组遣张建华等侦察员连夜奔驰铁岭，追捕郑玉成，此话暂且不提。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话说6月20日，在长春通往沈阳的大道上，有一辆硕长的大客车在疾驶，车尾处扬起一阵灰雾。客车内临右并排坐着一男一女，女的抱着一个四岁模样的孩子，毫无表情，男的身披风衣，戴一顶太阳帽，一双阴险的眼睛透过墨镜望着车窗外。远处田畴块块，牛马悠闲衔草，农夫、茅舍剪影如画。欣赏窗外风光，他嘴角不时掠过一丝令人不易察觉的得意微笑。

此人就是郑玉成。

从宁安逃脱后，为安全起见，他携妻挈子乘汽车取道敦化，然后又乘火车至长春，再由长春又改乘汽车，直奔铁岭而来，可谓用心良苦。

此刻，他心旷神怡，犹若脱却涸辙入大海。"就是你公安局有三头六臂，也奈何不了我郑玉成，让你们找吧！"每每想到这里，他却象一个赌棍赢了一笔大钱，得意非凡。往事如烟：

1983年8月13日21时，夜黑风紧，郑玉成和张彻将摩托车隐匿在虎林县迎春镇邮电支局一百米处的丛林中，然后，

跳进支局院墙，用铁棍撬开财务室的门锁，又撬开保险柜，盗走现金840元。

1984年1月13日，夜半，朔风呼号。辽宁省瓦房店市在寒风中沉睡。在林业局处，几条人影鬼鬼祟祟地跃墙打开财务室的门，继之，保险柜被撬开，盗走现金640元。

1984年1月12日晚11时，郑玉成伙同张御等又撬开牡丹江市广播电视局的铁皮柜，盗走一台“三洋”牌十四时彩电。

从鸡西到虎林，从牡丹江到佳木斯，从黑龙江到辽宁，由关外到关里，郑玉成和他的“飞虎队”员，不论走到哪里都留下他们的罪恶足迹。保险柜是“飞虎队”猎取的目标。直到1986年被判重刑。在锒铛入狱那日，郑玉成以为，这下完了！谁曾想，天赐良机，他竟趁换药的机会脱逃，并在张正元的帮助下，在牡丹江潜伏下来。由于为恶多端，他有着兔子一般敏锐。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心惊肉跳。自1986年11月来到牡丹江，他先后换了6个落脚点。此次脱逃前一天，郑玉成让其妻到其姐姐于某家去了一趟，得知公安局正在追捕他，这才匆匆潜逃。

这样想着，汽车驶进了铁岭，郑玉成收回思绪，望着眼前熟悉的楼宇、街道，他又有点飘飘然了：五年前，“飞虎队”路经此地，利索地做了一笔“买卖”，神不知，鬼不觉。旧地重游，郑玉成踌躇满志。看看表，已是中午，“看看货到没有”！于是，他便领着老婆孩子来到火车站行李房。付货员看了看郑的发货单，说：你下午取货。郑一听转身就走。

正是：临亡不知死

尚做昨宵梦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

第十一回　千里趱行铁岭市　大盗落网汗涔涔

话说“尼桑”吉普车载着侦察员们取道敦化，急驶铁岭而去，只见夜幕沉沉，道路崎岖。一上汽车，张建华四人就坐着睡去，顷刻，又鼾声如雷了。自“5·28”案发以来，郊区公安分局刑警队的侦察员们昼夜奔波，累得筋骨散架，连回家换衬衣的空都没有，一身臭汗。就说张建华吧，这个三十六岁的年轻刑警队长已经连续四天三宿未睡觉了，他哪有空闲？雨夜两次奔鸡西，三回下宁安，紧张的侦察工作抽得他象旋螺一般飞快地转，两眼熬得通红，胡茬老长。昨夜临出发前，马志鹏、崔春生望着他那模样，心里怪疼得慌，真不忍心遣他去，为了捕捉罪犯，侦察员们付出了牺牲。于占军的母亲喉咙里长了个东西，怀疑是瘤，家里联系去北京确诊，于占军急得火烧火燎，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他不能尽孝顺之情，在母亲外出治病的晚上，他和战友们奔波在新河县。还有刑警队副队长赵凤友家的房子待修，张秦租住的房子又有了新的困难。正是有一种克己奉公，敢打硬拼的精神，刑警队去年集体荣立三等功。在侦破“5·28”案件中，他们又树新功。

闲话少说，“尼桑”奔驰18小时，于20日晚10时抵达铁岭，郑玉成的货物已于当日上午运到。自铁岭火车站公安派出所得知案情，已安排人日夜监视。稍做休息，侦察员们又到出站口巡视，因为几辆客车经过铁岭，以防疏漏。

第二日晨，张建华做了周密安排：张亚军和于占军穿上工作服，打扮成行李房的工人；张建军和张宝林坐在行李房

对面50米处的站前旅馆台阶上，警惕地观察。事前，张建华又租了一台出租汽车和两台自行车。如果郑玉成本人来取，当场抓获，若郑派其他人来，即乘车或骑自行车外线追踪。

张网待捕，即紧张又兴奋。张亚军和于占军审视着一位位货主；张建华和张宝林扫描着四周。一直到十一时半，还不见郑的踪影。难道他不能来了？侦察员们焦急万分。

待到十二时，一个穿风衣领着一个女人和孩子的人摄入张建华的视线。他紧张地目送大个子走进行李房。不一会儿'那人走出来，然后走进站前旅馆的餐厅。这时，张亚军和于占军也跟出来。四名侦察员同时认定大个子就是郑玉成。于是，他们随之跟进餐厅，毗邻郑玉成坐定，要了几盘菜，佯做饮酒，餐厅很宽敞，摆着二十张圆桌，郑玉成一家坐在厅门右侧的一个角上，西面临窗。张建华向张亚军使了个眼色，张会意，起身出去。十分钟功夫，张在窗外露了一面。张建华一看，窗口和门口处溜达着几个穿茄克衫的便衣警察，心中有了底数，便向于占军使了个眼色。于起身绕到郑身后，一个漂亮的锁喉动作，将郑玉成掀倒。与此同时，张宝林上去反拧其臂，张建华抽出郑的裤带，张亚军麻利地将郑玉成捆绑结实。再看郑玉成，此时汗如雨下，说出一句话来。

正是：为非作歹淫狂日

须知被缚终有时

欲知郑玉成说出什么话来，请看下回。

第十二回　“舍车保帅”抛出一人命血案　月黑风高劫车残杀赵会军

话说郑玉成在铁岭被捕时汗如雨下，说出一句话来：

“你们是牡丹江郊区公安分局的？”然后，这个江洋大盗仰首长叹：这回，我的劫数到了。

经搜查，从汪静身上搜出了两枚金戒指、一张存折和一双懒汉布鞋。千里追捕，出奇制胜，当日下午，侦察员们押着郑玉成和汪静分乘火车和汽车回牡。

郑玉成不负为黑道上的老手，刁钻顽滑，审讯时，他总是一句话：“案子是我做的，别着急，三十年的欠帐一点点算。”反复审讯，他终于交代出一桩血案来。然而当郑说出这一案时，专案组为之一惊：“1·21”劫车杀人案！

这象闪电一般，从马志鹏、崔春生等人的脑宇掠过。今年1月21日清晨，在海浪公路泉眼沟处，停着一辆吉普车。前车盖掀开，司机仰卧车中，过路人以为车坏途中，不以为然，待走进一视，原来司机已死，头部鲜血凝固。案发后，一直未破。

录音磁带象缓流一般移动，记载下郑玉成的罪恶行径。

去年11月，郑玉成潜伏在宁安镇时，认识了一个叫严吉顺的年轻人，家住马河乡马莲河村。说来也巧，严吉顺的岳母就住在郑的房东附近，严常去岳母处。一来二往，臭味相投，郑与严勾搭上了。一日，郑和严去江边钩鱼，郑玉成望着水中的鱼漂对严吉顺说：有桩大买卖，你敢不敢干？“孬种不敢！”曾因抢劫刚刑满释放的严吉顺将胸脯一拍。“好，你过来！”严吉顺移过身，郑玉成警惕地往四周望一望，然后在严的耳边飞快地旋转着舌头，一股奸笑立时浮上严吉顺淫邪的脸上。

1月20日下午1时，郑玉成和严吉顺乘公共汽车到海林，租了一台吉普车，车号是36—20153，司机叫赵会军。郑让车开到牡丹江，在大街小巷转了一下午，晚

6时又转到老黑山机场处。郑玉成对司机说："实话告诉你，我们要用你的车撞警察，抢枪，再用枪杀仇人，你必须听我们指挥，否则，好不了你！"说完，严吉顺抽出一枚训练手榴弹，挂在司机的腰部，另一头拽在郑的手中；又用尼龙绳将司机的双腿绊住，仅留活动双脚的余地，并告戒："你要喊一声，我们就拽弦，咱们同归于尽！"

晚8时，车子又开回市里。在东一条路，郑玉成逼司机撞一个警察。但由于左面出现几个人，未得逞；5时，车子又开至文化宫处，郑玉成和严吉顺下车买吃的。回来时，严见司机正在和熟人说话，心中不觉一动。10时，郑指使车开回老黑山飞机场处，就地野餐。严吉顺望着车内的赵会军对郑耳语："这小子在文化宫碰见熟人了，别露馅！""干掉他！"郑咬牙切齿拿着一瓶"玉泉白"，掰着司机的嘴灌进半瓶，赵顿时醉得不醒人事。

见此情景，两人将赵移到右边前座，由严吉顺歪歪斜斜地驾车，勉强开到海浪公路泉眼处，油尽抛锚。两人用铁棍将司机打死。然后，歹徒下了公路，越过冰冻的牡丹江面，向卡路车站跑去。正是：

毒如蛇蝎

狠胜豺狼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

第十三回 郑玉成谋划"成功计划" 侦察员智破布鞋奥秘

话说郑玉成和严吉顺劫杀了出租汽车司机赵会军，然后又辗转回到宁安镇。通过此次凶杀，严吉顺一睹郑玉成残忍凶狠，想到自身安危，不寒而栗，便于郑分道扬镳，流窜到

外地去了。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就在郑玉成说出此案的一个星期后，我公安干警分兵三路，昼夜兼程追踪，终于在七台河市将严吉顺捕获归案。

劫车撞警察夺枪，用枪去抢劫百万富翁，然后上香港。这是郑玉成今年春蓄谋的方案，谓之"成功计划"。"成功计划"中袭击的所谓"百万富翁"，其实就是郑玉成的表哥张正元。

可是，现在郑玉成隐而不提"5·28"一案，偏偏抛出了"1·21"案来。自知将被处以极刑的郑玉成既然主动交代了另一桩人命案，那为什么隐匿"5·28"一案？为什么？其中定有隐衷！

侦察员们想到了从铁岭带回来的那双懒汉鞋，因为在押解汪静回牡的一路上，她提过要换穿这双鞋。

这是一双普通的鞋，青帮胶底。反复审视，未发现什么。张建华拿起鞋，就着光亮，往里一瞧，竟神秘地发现一个秘密，鞋壳里面清晰地写着几个油笔字：危险！三年后再取。

这真象古代神话中的谜底，石门开，石门开，石门里面有银财。

这，好象在雪野中发现了野兽的足迹一般，会将猎手引到洞穴。崔春生让人用剪刀掀开胶底，再往上掀，布层露出，里面夹着一张粉色存折；再掀一层，又发现一张。如此，两只鞋底中藏了九张死期存折，总计四万三千元，上面写着张正元的名字。

此时，在审讯室中的郑玉成，还不知道侦察员已破"译"了懒汉鞋中的奥秘，还在做着"舍车保帅"的美梦。他很会演戏，凭着他那斯文的言语，稳练的作派，若初次相

识，定会以为他是某机关的干部，或某商店的经理，哪里象一个杀人的魔王！难怪，在宁安镇，侦察员走访郑落脚点的邻人时，皆交口赞誉：于大哥（郑化名）可是个大好人哪！

现在，郑玉成眼前又浮现了那双懒汉鞋，嘴角掠过一丝得意的微笑。那是在6月16日，汪静领着孩子从鸡西按期到来。一进屋，她便看见了搁在炕上的一双小号懒汉鞋，拿过来就要穿。“别动！那里有巨款。”郑玉成诡秘地一眨眼。汪静抓起鞋，惊恐地望了窗外一眼，抑制不住心跳。

郑玉成不交代“5·28”一案，就是想保住那笔巨款。他打算，反正自己也活不成了，隐匿“5·28”，给她娘俩留点钱花吧。

审讯在继续，郑玉成在抵赖。马志鹏立即指示审讯组同志必须打破郑玉成的梦幻，用懒汉鞋这一重型炮弹轰炸他。

“看，这个是什么？”刑警队副队长赵成友将那双懒汉鞋举在空中。此时，郑玉成屏住呼吸、惊呆了，只觉得两腿发软，最后一道防线崩溃。

“我全部交代，张正元、杨丽、郑宝魁是我杀的……”

正是：说尽阿依心中事

点破机关始低头

欲知郑宝魁是何人，请看下回。

第十四回　狼狈为奸劫“富翁”
养虎伤身祸自寻

郑宝魁就是“5·28”案中的无名男尸。

话说严吉顺和郑玉成分道扬镳后，郑玉成就一直在物色一个得力的帮手，以实施他的“成功计划”。今年2月，他想起了在鸡西的郑宝魁。郑宝魁同郑玉成同在鸡西市废旧回

收公司工作，臭味相投，可算是一个“老铁”。郑宝魁今年30岁，长得魁梧、英俊。在鸡西虽无郑玉成的“业绩”，倒爱搞些沾花惹草的勾当，和一些人鬼混。

今年三月，郑玉成通过妹妹郑桂荣找到郑宝魁，郑宝魁来宁安镇和郑玉成见了面。叙了旧情后，郑玉成便说：“牡丹江有个百万富翁，劫点钱花，然后咱俩上香港。”一听说劫了钱后上香港，郑宝魁喜出望外，一口应承下来，两人商定了“成功计划”的实施细节。

至此，郑宝魁只知道袭击的对象是牡丹江一个腰缠百万的个体户，岂知那人是郑玉成的表哥。

再说郑玉成图财心切，哪管他什么亲朋至友，仁义道德。

自1986年由连珠山脱逃后，经张正元安置，郑玉成在江南村于洪昌家住了几日。这以后，张正元一直接济郑，无论郑需要什么，张都竭力相助，吃、穿、烧，张正元面面俱到，为犯罪脱逃的表弟提供了诸多方便，可以说是慷而慨之。郑玉成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土坷垃长大的表哥竟打入城市，成为一个拥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数十万元的富豪。出门有轿车，喝酒有饭店，睡觉有年轻女人，这也使他垂涎，让他嫉妒，尤其是在宁安镇落脚后，他的情绪一直焦躁不安。此时的郑玉成仿佛是一只徘徊在山边的饿狼，张着利爪，贪婪的窥视，伺机捕捉猎物。经过选择，郑玉成竟将表哥作为他的猎取目标。

5月3月，郑玉成让郑宝魁到长安街体育用品商店买了一枚训练手榴弹，回来后伪装成爆炸手榴弹。

5月25日晚夜深，郑玉成、郑宝魁突然闯到张正元下七河的住处。一进屋，郑玉成一手抓起手榴弹，一手拉着

"弦"说：

"不许叫，跟我们走！"

张正元被表弟这一举动吓懵了，杨丽躲在墙角发抖。这样，郑玉成、郑宝魁用摩托车分两次将张正元和杨丽弄到宁安镇。

正是：祸发于意料之外，患藏在叵测之中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

第十五回 绝后患血染树丛 携妻孥仓皇出逃

话说郑玉成、郑宝魁将张正元、杨丽用威吓手段劫持到宁安镇郑玉成的住处，白天软禁，晚上轮流看守、郑玉成劫持的目的是：要表哥拿出巨款！

张正元做梦也想不到表弟会来这一手，真是养虎伤身，恩将仇报。他百般不肯，推脱没有现金，都用于购货了。为表示诚意，将杨丽和自己的金戒指摘下来给了郑玉成。郑玉成不管表哥如何苦穷，坚持要其拿出巨款来，否则，对他绝不客气。死逼无奈，张正元交出了藏在身上的两张八千元的存折："就这点存款。"郑玉成哪里肯信，翻出表哥的钥匙，于26日下午5时乘长城五金交电商店人走后，打开门锁，从张正元的办公桌抽屉中翻出了7张储蓄存折，计4万2千元。27日，郑玉成拿着张正元化名阎仁财的一张7千7百元的储蓄存折到大厦储蓄所取款，见储蓄员盘问较紧，怕暴露马脚，下午取款时又以于洪昌的名存入8千元；27日下午，为掩饰自己的罪恶行径，他又到商店露了一面，借口找张正元。

巨款在握，郑玉成心中暗喜，但转念一想，不能留下活

口，以绝后患。于是，27日半夜，他和郑宝魁开着摩托又将张正元带到下七河住处。进屋后，郑玉成让表哥脱衣睡觉。张正元不敢抗命，脱衣躺下。此时，郑乘其不备，抽出手榴弹向表哥头部连击数下，张登时蹬腿气绝。郑又以手榴弹将地上高低柜玻璃击破，搬走彩电，以造成盗窃凶杀的假象，然后潜回宁安镇。郑宝魁见郑玉成杀死了张正元，浑身一哆嗦，说话结结巴巴。郑玉成见状，又心生一念。回到宁安镇，郑玉成说要将杨丽送回牡，叫郑宝魁松开杨丽，然后让郑宝魁驾车，郑玉成坐在后面，中间夹着杨丽。

四更时分，夜黑路静，山影嵬嵬。一辆摩托车疾驶在通往牡丹江的公路上，车灯如柱，扫着路旁的神秘的幢幢树丛。驶过温春公路桥百余米，坐在车尾的郑玉成叫停。郑宝魁不知何故，戛然停车，杨丽惊慌地张望着。这时，郑玉成掏出手榴弹，隔着杨丽向郑宝魁砸去。“啊”的一声怪叫，郑宝魁随车倒在路旁，在地上抽搐；杨丽见状，本能地拔腿往前逃命。郑哪里肯舍，撵上去连击几下，然后用刀在杨丽的颈部、胸部连捅数刀，见气绝方罢手，继而将其拖到路坡下丛林中，将其裤子褪到脚踝下。然后，郑玉成又来到郑宝魁处，用刀割断气管后，也将其拖到路坡下丛林中，仓皇中，郑将训练手榴弹和一个两节手电棒丢在现场，寻物不着，方离开现场，驾车返回宁安。

铲除活口，郑玉成无后顾之虑。6月初，他买来一双懒汉鞋，将张正元的9个存折藏在鞋底里面，然后找浙江来的鞋匠缝合的，并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6月16日，郑玉成之妻汪静遵期领子来宁安，他见时机成熟，便于20日打点行装，货发铁岭市，然后携妻孥子取道敦化而去。临上汽车时，阴险地对汪静说：让张正元和杨丽这

回在阴曹做个长久夫妻吧！

正是：害人如同害自己

血债需用血来偿

欲知张正元和杨丽如何勾搭成奸，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十六回 张正元富而侈祸在寡德 杨春燕妖而淫患自贪享

话说郑玉成携妻孥子脱逃时说了一句话：让张正元和杨丽在阴曹做个长久夫妻吧！这张正元和杨丽如何之缘分，话得从头说起。

江水悠悠，离市十公里处，牡丹江北岸，有一个叫小莫的村落，依山傍水，风景可人。这里就是张正元的发祥地。很久以前，张正元的祖辈由山东省辗转到这落了户，繁衍生殖，到张正元这一辈，一共哥五个，全都在小莫村，张正元排行老五。小莫村虽风景可人，但在大锅饭时代，这里的人们生活维难，温饱尚且不足，张正元一家住在山坡上的一间泥坯房中。那时的张正元勤恳、稳重、正直。1981年，乡里调他到沿江乡在卡路村办的“郊区木制品厂”做厂长。然而，当权力和私欲联姻的时候，人则会朝着坠落的深渊迈进。1982年，张正元在卡路村盖了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砖瓦房，也就是这栋房舍，他勾引并霸占了内弟妻沈某，为此，这个党员身份的厂长受到了处分，并调离木制品厂。

这以后，张正元一边继续寻花问柳，一边打着赚钱的算盘。借着好政策，1983年，张正元在市东牡丹街头裤裆街处租了临街民房，为某厂推销产品。由于他经营有方，象滚雪球似的，买卖越做越大，资金愈加雄厚，张正元买下地盘，并在隔壁又开了一个饭店。至去年，张正元固定资产加流动

资金已有数十万元，1986年购一台黑色上海轿车，由长子驾驶。至此，张正元已非昔日的土坷垃，大把大把的票子流进来，张正元又将其中许多钱用在女人身上。对于张正元的卑劣行径，他的妻子十分恼怒，然而毫无办法，张正元一个月回不了卡路村两趟。

1986年11月，杨丽和丈夫倪某承包张正元的饭店。杨丽风骚撩人，张正元紧盯不舍，几经眉目传情，两人勾搭成奸。杨丽竟与倪离婚，同时抛下一个弱小的女儿。于是，张正元在兴隆镇下七河租下一房，“金屋藏娇”，与之姘居。

张正元和杨丽年龄差距悬殊，杨丽何以委身于他，主要是贪图张正元的钱。张正元口袋中钱能满足杨丽的物质享受。她每日花销都得三四十元，抽上等烟、吃高级馆子、穿上好的衣料。因为张正元有一女儿叫张春燕，杨的原名也是春燕，为避讳，改名为丽。

为了物质享乐，杨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出卖了肉体和青春，以致连生命都搭上了。

有了钱，应该怎么生活？张正元的教训给人留下深深的思索。不可否认，张正元的物质生活是富裕了。然而，他的精神世界却是很贫瘠，邪恶的杂草丛生。有了钱，同样要保持勤俭的作风，不能奢侈浪费，随心所欲。唐代的魏征在给李世民《谏太宗十思》疏中就有这么一条：戒侈以俭。古往今来，奢侈误国、误家、误人，已屡见不鲜。

有了钱，也应修养一个好的道德。古人云：德之不修，身将安附？德为万事之本，君不见，有多少政治上缺德之人，遗臭万年；有多少鬼诈经商者落入法网。张正元已是四个子女的父亲，大儿子完婚，生一可爱女儿，正是儿孙满堂，其乐融融时节。

不可否认，张正元在“5·28”案件中是一个受害者，杨丽是一个无辜者。然而，有人说：即便没有“5·28”案件，张正元也是要弄出别的事情，此话或许有点道理！

现在，张正元大业将成身已死，抛下孀妻无力经营，店门易帜更名；杨丽贪图一息之欢，酿成香消玉殒，令人痛惜！那郑玉成将处以极刑，令人痛快！

举省罕见的“5·28”特大案件被我公安干警侦破了，这为美丽的牡丹江市清除了一撮垃圾，一缕浊气。欣喜之余，祝贺人民卫士为保卫试验区的四化建设再接再励；愿广大群众予公安干警更大的支持。

这正是：

警徽闪烁映边城，
卫士搏击擒顽凶。
警车奔驰逐日月，
肩披风雨苦乐情。
三更萦系千家梦，
五鼓巡逻猎猎风。
此番辛苦诉与孰？
一声理解动警容。

第六个情夫

符风雨

北方的正月，到处银装素裹。小北风象发了疯似的有耐性地刮着，纵横交错的电线发出了一阵阵哀求的尖叫。夜晚，天空又飘起了雪花，雪花被小北风吹打着东藏西躲，一会抛上天空，一会飘落在地上。北方，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干巴冷的天气。

午夜了，刘老汉打开了灯，看了躺在自己身旁的外孙女。小家伙今年五岁，胖胖的小圆脸加上一张甜甜的小嘴，把老两口弄得神魂颠倒，她成了掌上明珠。老汉理了理孩子蓬乱的头发，在她的额头上又重重地亲了一口。孩子被老汉的胡须扎了一下，睁开了眼睛一笑，翻了个身，又睡着了。老汉笑了，给孩子盖好被，便熄灯睡觉了。

“哗啦！哗啦！”一阵弄门锁的铁链声。刘老汉机警地坐起来，忙打开灯，他家的小院里停放着自家的一台手推车，“莫非有贼？”老汉忙穿好鞋，轻手轻脚地走到外边。

“谁！干什么的？”刘老汉几乎是吼了起来。

“爸，是我，我是刘云！”听到自己女儿的声音，老汉紧张的心一下子松了下来。“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闺女都把你想哭了。”老汉嘴里嘟囔着，转身往屋

里走。

“爸！张明被人扎倒了！”老汉的女儿刘云一边揉着她那被人打得青肿的右眼，一边急促地说。

“什么，你丈夫被人扎了？”刘老汉一听，头立即嗡的一下，上前一手抓住女儿，急声问道：“张明，他在哪里被人扎的，在哪里！？”

“就在咱家门口东边。”女儿刘云边走边说，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

张明被杀在锦州医学院东门对过的一个胡同里，距刘老汉的家门有15米左右。刘老汉打着手电一看，他的姑爷手捂着胸部扒在地上，鲜红的血冒着热气不断地流着。老汉忙将姑爷张明从地上抱了起来，送到了刘云推来的手推车上，直奔锦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室。

一阵紧张的抢救后，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提起笔开具了死亡报告单，只见上面写到：“胸部有锐器伤三处，其中一处刺入心脏，造成死亡。”然后，示意刘老汉将尸体送到太平间存放。

刘老汉就是这家医院掌管太平间钥匙的老师傅。多年来，男女老少、各式各样原因死亡的人都是经他开门送进去，再开门送走。这次，他控制不了自己，泪水溶和着飘在脸上的雪花，一个劲地流着，短短的几十米路，他象走了几百里。腿如同灌了铅，那么沉重，迈一步是那样的艰难，心情是那样的酸楚。

突然，他猛的一震，拼命地向凌河区公安分局石桥子派出所跑去。

“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姑爷被杀了，你们赶快去吧，一定替我们报仇啊！”

见民警开门，刘老汉忙跪在值班民警老张的面前，痛不欲生。

老张看了看表，只见上面清晰地闪示着：

1989年2月19日凌晨2点、阴历、正月12。

一

在派出所里，一个中年女子正在失声的痛哭，她虽不是豆蔻年华，但穿着入时，烟色的毛料西服笔挺得体，棕色的高跟皮鞋擦得铮亮，大波浪烫发自然垂落在肩上，水灵灵的大眼睛长睫毛，眉间珍珠眼影依稀可见。圆圆的脸蛋红里透白，一米七的个头，两胸高耸，具有少妇那特有的风韵。她就是刘老汉的女儿刘云，本市某饭店的退职人员，是死者张明的妻子，今年31岁。她是6年前同在某厂保卫科工作的张明结婚的。经调查证实，她是午夜一点以后回到娘家，告诉其父刘老汉张明被杀，并一同送到医院，然后，叫刘老汉到派出所报案的。她坐在凳子上，不停地哭泣着，并不断地用已被泪水浸湿的手帕轻轻地揉着脸上那青紫的伤痕。

刘云对面坐着的是凌河分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郭跃忠，他今年40岁，个不高，身体格外的魁梧，他毕业后就跨入了公安局的大门，当过民警，派出所长、副局长，屈指一算已有二十来个年头了。他和前来参加破案的刑警们一起认真地听着刘云的讲述。边听边记，并划了三个大问号：1．刘云为什么凌晨一点才回家？2．刘云为什么及时得到她丈夫张明被杀的消息，并将丈夫送进了医院？3．刘云为什么脸上有伤痕？

“事情是这样的。”刘云抬起了头，又用手帕擦擦眼

泪，说："十八号下午，我带孩子回娘家。我妈告诉我家的电视坏了，让我去二轻局楼下修理部修修。刚一下车，有一个小伙子从后边追上我，非要帮我抬电视机。我见他真心实意，以为是好心人做好事的，就一同到了修理部，哪知，那里早就不修电视了。这时已经四点钟了。我就重新坐上汽车回家了。"说到这，刘云停了一下，双眼溜看了看在座的面部严肃的侦察员。

郭副局长见刘云的话停了下来，两眼直视她一眼，示意她接着往下说。

一阵沉默后，刘云的脸红了起来。然后，边哭边说："那小伙帮我抬电视机从商店出来后对我说：'大姐，你长得真漂亮，咱俩交个朋友吧，如果你同意的话，晚上七点在百货大楼西侧的一路汽车站点见面，不见不散'。我明白那小伙说的交朋友是什么意思。可我又想那小伙也不能干套狼。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吃完晚饭，我骑着自行车准时来到约会的地方。我刚到就发现那个小伙在那等我。我们见面后，边谈边蹓跶直奔南大桥方向。在大桥下面我们谈了一会，那小伙就要和我发生关系，我开始不同意，后来，他说能给我一套组合家具，我就答应了。夜深了，天气又挺冷，那小伙非要送我，当走到我娘家附近的胡同口时，突然，有个人从墙角阴影处冲了出来，我借着月光一看，是我丈夫张明，只见他几步冲到我的面前，骂了我一句'不要脸的东西。'然后，抬手就给我一个'眼炮'，那小伙见到这种情况撒腿就跑，张明在后面紧紧地追赶，一会他俩就撕打起来。我当时吓得躲进了一个胡同，过了一个小时也没敢动弹，后来，我听没有动静了，便走了出来，只见张明倒在地上，鲜血直流，嘴里喘着粗气。那小伙已经不见踪影。于

是，我赶紧跑到娘家，招呼我父亲用手推车把张明送进了医院。张明到医院就死了。然后，让我爸去派出所报的案。是我害死了张明，我真不是东西，不是人”。说到这，刘云哭得更厉害了，浑身急促地抖动着。

郭副局长点了一支香烟，大口大口的吸了起来。见刘云讲完了事情的经过，劈头问了一句：“那个小伙子是谁？”

刘云慢慢地抬起头，然后说：“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那个人有1.75米左右的个头，不胖不瘦、长得挺白、挺帅，我不认识他。”

“这小伙不是要给你一套组合家具吗？你不认识他，今后怎么找他呢？”郭副局长笑了，他弹了弹烟灰又追问了一句。

刘云迟疑了一会，又几次摇头，双手摆弄着那个花手帕，打开合上，再打开，再合上。大约过了十多分钟她才说：“那小伙叫杨志辉，在钢窗厂上班，他说会打家具，常到市场卖家具，这话是他同我干那事时亲口说的。我分析，这小伙挺诚实，绝对不会撒谎。”一个典型的艳荡女子。说完，她捂住了头，扒在桌子上。

杨志辉、钢窗厂，侦察员们几乎都记下了这六个字，并在后面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二

天刚蒙蒙亮，那些讲究讲生之道的人们就开始了晨练。有跑步的、做操的、练太极拳的，各练各的招法，秀丽的锦城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在市公安局的户口室里，户卡员小刘手拿着人口卡片向

刑警队副队长秦纯柱和侦察员小李介绍说："经户卡档案记载，在锦州市内居住叫杨志辉的共有13人。这13人中包括杨志辉的同音名子，例如：杨治辉、杨自辉等。其中：有两名是女性，据你们提供的情况，不是犯罪分子。有两名今年不满16周岁，我看不具备作案条件。还有两名案前已迁往外地，也可以排除。剩下的只有7名杨志辉。这就是他们的人口卡片。"小刘说完，将卡片递给了秦副队长和侦察员小李。

秦副队长拿起了卡片，细细地看着，结果，这7个叫杨志辉的人没有一个在钢窗厂工作。他紧锁着眉头，立即操起了电话，通知队上的两名侦察员立即到市内的所有钢窗厂进行调查，查找杨志辉。随后，他带着侦察员小李去找剩下的7个杨志辉。

秦副队长是个认真实干的人。今年四十岁，十余年的公安工作养成了他敏捷的思维，特别是从派出所长调到刑警队任副队长后，他的业务能力和斗争水平有了很大的长进。工作中有一种"拚命三郎"的精神。他同小李转悠了一天，有六个单位的杨志辉在他们的笔记本中划掉了。他们来到了最后一个杨志辉的单位。

这个单位的李副厂长是个十分热情的人，听完秦副队长介绍后，立即反映："我们单位有一个叫杨志辉的，今年二十八岁，身高1.75米，肤色较白，小伙长的挺帅，是我们汽车队的司机，人称'杨公子'，这人生性活泼，爱唱歌跳舞，好接触女人，前些日子因与女人乱搞受到记过处分。今天上午有人向我反映，杨志辉上班无精打采，派他出车人找不着，后来发现他躺在驾驶室里睡的正香。据我看这小子肯定有事。"

晚上。厂保卫科灯火通明，汽车司机杨志辉坐在凳子上，嘴里叼着“长剑”牌香烟，带着莫名其妙的眼光注视着屋里的每一个人。

“杨志辉，知道找你什么事吗？”秦副队长劈头就问。

“你们的事我哪里知道。”杨志辉冷冰冰地回答着。

“昨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秦副队长又是一句。

“我，我，我什么也没干。”杨志辉听了这一问话后顿时冒了汗，话说得吱吱唔唔，双眼紧盯着李副厂长。

一阵急促的问话答话后，杨志辉的心情似乎稳定多了。他用手理了理擦得铮亮的头发反问道：“我可以告诉你们昨晚上我干什么去了，但是，你们必须先告诉我，你们为什么找我。”一副讨价还价的样子。

“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杀人案。所以要求你把昨天晚上你的行动情况向我们说清楚，秦副队长一字一句地说。

听到这番话，杨志辉笑了，心中好象有了底。他站起身来，凑到了秦副队长的耳朵底下说：“我有个要求，是否请厂领导和保卫科的同志回避一下。”

秦副队长同李副厂长交换意见后，厂里的同志都走出了办公室。这下，杨志辉活跃起来了，又是点烟，又是倒水，如同一副主人的样子。“实说了吧，昨天晚上我们厂里都放假，我开车跑了一趟山海关，给一家饭店拉了一车啤酒，捞点外快，人为钱转吗。这事你们可要为我保密，要叫厂里知道，非把我撵了不可。”说完一个劲地拱手做揖，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

为证实这一点，秦副队长他们又去饭店找老板和跟车的伙计核实，证明汽车司机杨志辉所讲述的完全属实。杨不具备作案时间。最后一个杨志辉在秦副队长的日记本上抹掉了。

另外一组的侦察员跑遍了全市，共查出锦州市内的市属、区属、铁路及部队所属的有七家钢窗厂，这七家钢窗厂中没有一个叫杨志辉的，包括临时工和外来施工人员。

调查工作搁浅了。

三

凌河分局刑警队办公室里。“2·19”侦破组的侦察员聚集在这里对这起案件进行“会诊”。

侦察员小徐翻开了笔记本，慢条斯理地开了腔：“刘云在下乡时与当地的一农民结婚，并生有一子，回城以后，因与人乱搞被原夫发现，而离婚，后与张明结婚至今。刘云原来的丈夫有一个哥哥住在附近，她的孩子也经常到刘云的父母家。有没有这种可能，是刘云的前夫杀死了张明？”说完，他合上了笔记本又看了看大家。

“有这种可能，一个乡下人搞个对象是不容易的，这是夺妻之恨，戴绿帽子之辱。”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郭抢着说。

秦副队长听着大家的发言，又补充说：“我在派出所当民警那时候，正好负责刘云所住的居民区。她还没毕业，就在北湖公园与人鬼混时被派出所处理过，这是一个放荡的女人，接触的关系很复杂。”

“会诊”的办公室里沸腾了，大家各抒己见，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表见解，争论得十分激烈。郭副局长又插话了，嗓门很高地说，“通过前一段的调查访问，刘云向我们所讲述是不可信的，象她这样在色场里久混的女人怎能通过抬电视机偶然相识，就闪电似的与人发生关系？另外，她说的杨志

辉到底在哪里，这是第二个问号。但是，有两点是真的，一是这个人同她发生过两性关系，她不回避，足以说明，这个人与刘云不是一般认识的关系。二是与她发生关系的这个人就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她不回避。而且，在案中她的脸部被丈夫张明打了一拳，足以说明，张明被杀时她在现场。”看来，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要集中放在与刘云乱搞和有过接触的人。”

郭副局长说完，抬起头又细心地听着大家的意见。

若干个假设、若干个推理，侦察员们的大脑皮层在激烈的活动着，烟云在办公室里翻腾着，一团接着一团，一缕接着一缕。

秦副队长见大家都发表了看法，最后说：“这个案件有一定的复杂性，我们绝不能马虎从事，刘云知道杀害她丈夫的内幕，但她绝不会轻易说出杀害张明的凶手，我们要冲破困难，破雾见明。我建议先从刘云原来的丈夫入手，一步步地再调查刘云的所有的情夫，从中发现杀人凶手。说完，他看了看郭副局长。

郭副局长表示赞同地点了点头。

时正逢正月十五，圆圆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象一个偌大的灯笼把柔软的光撒在遍布白雪的大地上。鞭炮声乒乒乓乓的响着和着人们那朗朗的笑声，看灯会的、看大秧歌的，逛夜市的川流不息，美丽的锦城沉浸在欢歌笑语鼓乐连天的景色中。

在通往锦县板石沟乡的公路上一台北京牌吉普车在急速地奔驰着，车上坐着的是郭副局长和刑警队的秦副队长及两名侦察员。他们放弃了正月十五这个传统节日与家人团聚，无心观赏那美丽的夜景，一心挂着这起人命案子。不一

会，便来到了与刘云离婚的小赵家里。

小赵是一个憨厚的庄稼人，见公安局来了人，他热情地给大家洗了一盆苹果，忙声说："咱庄稼人也不会打皮啥的，你们吃吧，快吃，都是家产的。"说完，他自己拿起一个苹果先吃了起来，眼睛紧紧地盯着面部严肃的侦察员。

"小赵同志，我们想同你谈谈，你是怎样同刘云认识的？又为什么离婚的？"郭副局长一边吃着苹果，一边问道。

一句话刺痛了小赵的心，泪水在眼圈直转，他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那是1976年的秋季，一个果实累累的季节。随着村上高声喇叭的一声声广播，迎来了市里来的一批知识青年，这些青年嘻笑着奔向我们家隔壁的青年点，开始接受再教育。头几个月还算可以，后来就不行了，甚至连做饭买粮的人都没有。我们家成了知青的落脚点。尽管我们家也不富裕，但凭着父母和他们那副热心肠，小青年到我们家有啥吃啥，个个相处得十分火热，我也成了他们口口声声称呼的"赵哥"。

一晃1977年的春节就要到了，点上的青年都陆续地回家过年了。刘云却迟迟没走，一天，她来到了我家。

"赵哥，干什么呢？"叫得是那么的甜蜜。

"没啥事，看看小说，闲着怪难受的。"我放下小说，看了看刘云一眼。

"你闲着难受，我心里也难受，青年点哪是人呆的地方，我真受不了，受不了。啥时候是个头。"刘云的眼里噙着泪花。

我同情地对她说，"有啥困难你就过来吧，赵哥能帮忙的一定帮忙。"

“赵哥你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刘云冲到我的跟前，对着我的嘴唇就是一个长吻。然后，燕子一样地飞向了青年点。

这一切对我一个农村青年来说来得太突然了。我高兴地几夜没有合眼，爱河在心里翻滚着，一浪推着一浪。

从那以后，刘云走马灯一样地来到我家，自然，我的目光也追逐着刘云。不久，我们举行了婚礼，自己显得相当荣耀，竟然娶了一个漂亮的城里姑娘。一年后，家中又添了一个大胖儿子。高兴得我手舞足蹈。

可是，好景不长，1978年，单身青年陆续地回城了。狠心的刘云带着孩子也走了，而且，一去再没有回来。

说到这，小赵停了下来，用手擦了擦已经流到嘴角的泪水。又接着说：“我一看这个家不行了，几次去找刘云，可她几次不跟我见面，我真没见过这样狠心的女人。我曾发过狠心，想要杀掉这个不是人的东西，后来，我想想孩子，想想我自己，渐渐地打消了这个念头。之后，我去城里办事，看见刘云坐在一台红色铃木摩托车后面，驾摩托车的是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穿一身老板西服的青年。我通过别人打听，那人叫“花胡子”是“野味馆”的老板，是挂了号的大流氓。最近，我又听说，“花胡子”同刘云闹僵了，打的不可开交，不知是什么原因。”

“花胡子”，郭副局长他们告别了小赵，坐在车上反复的琢磨着。

“花胡子”与这起案件是什么关系呢？！

四

前几年兴建的广东街商业街笔直地从车站广场延伸到百货大楼，足有五百多米长。街边是一个挨一个的饭店、服装店、鞋帽店、书店、美容店，人们把这条街比做上海的南京路。“野味餐馆”坐落在这条街的北部东侧，门口的幌子在微风中摇曳，两个描眉擦红的小姑娘坐在饭店的门口，招揽着过往的人们。屋里，24时的彩电正放着美国的枪战片，过大的音量把小饭店震得嗡嗡作响。几个顾客在餐桌上猜拳行令，打着酒官司。

侦察员小徐和小李来到了“野味餐馆”门口，两名女服务员以为是来吃饭的顾客，热情地往屋里让着，随手拿来了塑料订皮的菜谱。

“你们老板呢？”小徐问。

“他一会就回来，刚走”。小服务员忙说。

话音刚落，门外传来了一阵摩托车“嘟嘟”声，随后，从车上跳下一个身体粗壮的青年，他就是“花胡子”。小徐早就认识他，并曾因为流氓问题处理过他。

“徐哥，啥风把你吹到这来的，兄弟开饭店，你咋一次不来，怕沾光是不是？兄弟不是前几年了。”刚进门，“花胡子”就看见了侦察员小徐，他边说边拿出了一盒“长剑”，一盒“云烟”大大方方地扔在了桌子上。

“胡子，我们找你来了解点情况，你要如实提供。”小徐示意“花胡子”找个避静的地方谈。

“花胡子”用手一指里屋，这是一个雅座，关上了门，里面只剩下侦察员小徐、小李和“花胡子”。

"你认识刘云吗？"小徐开门见山。

"那个骚娘门真不是东西。前两年我在一个饭店喝酒认识的她，那时候，她在这个饭店当服务员。一阵寒暄之后，她才知道我们都下过乡，是"乡友"，她对我说在这家饭店不想干了，要停薪留职，并求我帮忙。说话之间，她给我加两个菜，你说这娘们会来事不？从那以后，她就到我承包的饭店负责收款结帐。刚开始那阵子还可以。后来，我把她"承包"以后，她倒牛了起来，动不动就跟我要钱，今天买戒指，明天买项链，更可气的是，她背着我，自己往兜里装钱。为这事，我们家的老娘们和我打了几天的架，说什么'我是被刘云这娘们迷住了，是胳膊肘往外拐，非要同我离婚，并要求我立即把刘云驱逐出饭店。我正准备同刘云谈，谁知，这个消息泄了密，刘云这骚娘们拿着我挣的几千元无影无踪了。"

"花胡子"说到这气得直哆嗦。他又点了一支"良友"烟，接着说了下去。"实话跟你们说，我几次琢磨过，找刘云或者是她的丈夫、孩子，我要出出这口气，打死他们一个我他妈的去偿命，打伤一个，老子有钱给他治，我没斗过一个娘们，真他妈的'掉链子'。"

"2月19日晚上你干什么去了。"小李打断了"花胡子"的话茬，厉声问道。

"在家睡觉来的，没到哪去。""花胡子"紧眨着不大而又有些红肿的眼睛接着答道，心里打起了小鼓。

"是吗？！还用我们说吗？！"小徐的话有些带刺。

"花胡子"软了下来，他同公安机关打过多次交道，自知不说实话是蒙混不过去的。"那好，我说真的，那天晚上，我同饭店的女服务员在对过的一个个体旅店住的，你们

怎么处理都行。”

侦察员小徐小李找到了那个女服务员，并到那个个体旅店核实，证明“花胡子”讲的句句属实。

“花胡子”虽然有报复刘云的念头，但是没有实施犯罪。张明的死，可以排除刘云的第一个情夫——“花胡子”。那么凶手是谁呢？

五

一辆红色波罗乃茨牌轿车在上海路上急驶着，司机穿着一身棕色的皮夹克，他两眼通红，疲惫不堪。车停在了刑警队的门前。他是个体出租车司机，是刘云的第二个情夫，因为他前额无发，人们送他个外号叫“秃子”。

“秃子”这个人十分开朗，刚一见面就对侦察员说：“我知道你们为啥找我，是不是刘云的丈夫被人扎死那事？”

“你怎知道张明被杀了？”侦察员反问了一句。

“谁不知道，我今早开车在北湖公园那听别人说的，这事你们不用怀疑我，我和刘云那娘们已经断了两年多了，没有一点来往，我现在是一心挣钱，早就不扯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了。”秃子一副幡然学好的样子。

“你和刘云是怎么认识的？”侦察员问。

“那是她刚回城的时候，经常坐我的车回农村看孩子。她看我钱赚的太多了，就和我勾搭上了。我在她身上花了不少的钱。这事，被她农村的丈夫发现了，他们大闹一场，后来听说离婚了。我从此也就和她断了那闲肠子。”秃子不慌不忙地说着。“这几天，我没闲着，几个兄弟在一起搓麻将，输

赢不大，你们可以去调查，如果我说半句假话，我他妈的脑袋全秃。”一阵咀咒，一串脏话。

侦察员们分头找“二秃子”的赌友调查，证明这一伙人在发案的那段时间正在赌博，不具有杀人作案的时间。刘云的第二个情夫二秃子也否掉了。

为了发现新的线索，侦察员们再次找到了“二秃子”，要求他帮助公安机关提供线索。

“二秃子”相当的爽快。他眨了眨小眼睛，右手又拽了一下耳朵，略有所思地说：“依我之见，这事很可能是二胖、小六子还有“神瘸子”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干的。据我了解，他们与刘云的丈夫张明都有过接触和摩擦，这几个人也都透露过要收拾张明，你们就从这几个人着手吧。”说完，他重重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吐了一个圆圆的烟圈。他倒象一个业余侦探。

在林西路轻工商场，侦察员们找到了二胖、小六子租用的柜台，他们的家属说：一周前，他们俩就南下广州购货去了，今天早上，接到他们从广州拍来的电报，要明早接站。

看来，刘云的这两个情夫也不具有作案时间，大概也得排除了。剩下的只有“神瘸子”了，莫非是他？

六

在一个普通的平房小院门前，侦察员小徐小李正在敲门，这时已经是夜晚11点多了。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要寻找这些“货”必须在11点以后。

“谁呀？这么晚有啥事？”是“神瘸子”的声音。

“快开门，我们是公安局的。”小徐小李几乎是异口同

声地说。

"公安局咋的，刚睡着。""神瘸子"埋怨着，打开门后，双手揉着眼睛有些紧张把小徐、小李让进了屋。

"神瘸子"是一个惯盗，曾两次教养，多次被治安处罚。四年前的一天夜晚，他去一家商店行窃时被更夫发现，抓捕他时，他撒腿就跑，保卫干部鸣枪示警，令他站住，他无视不听，仍拼命地跑。保卫干部对准他开了一枪。他捂着腿，应声地倒下了。从此，落得终身瘸腿。据掌握，他仍然没有改邪归正，还经常夜间行窃，被称为"神瘸子"。

"神瘸子"的屋里象个垃圾堆，组合家具上挂满了尘土，一双白色高级旅游鞋横七竖八地扔在了屋子中间，门的后边放着一个洗衣盆，里面泡着一身外套衣。床上，一床棉被堆在一起，白色的枕巾已经面目皆非。

小徐小李抬头望了望"神瘸子"，忽然发现他神色紧张，那只瘸腿悄悄钩着地上那只旅游鞋。那双贼眼不时地溜着门后边的洗衣盆。

这一微小的动作，小徐看在眼里，他一个箭步冲上去，从地上提起了"神瘸子"那双鞋。

这是一双26½型的鞋，鞋的面部布满了密密麻麻黑点，小徐拿起鞋闻了闻，一股酸腥的气味。凭着经验，小徐断定这是血。他极力地克制自己那几乎不能控制的心，又来到了洗衣盆前，拿起衣服一看，裤腿处布满了一块块血迹。盆里的水也被染得有些红。

"你衣服上的血是怎么弄上的。"小徐开始发问。

"不知道，是……""神瘸子"支吾着，怔了好久也不回答。

小徐小李见"神瘸子"神情反常，嫌疑重大，决定将他

带到派出所审问，同时拿走了他的那双鞋和那泡在盆里的衣服交给了市刑警大队技术科。

面对着“神瘸子”，小徐小李他俩决定采取迂回的战术，从他和刘云的关系入手，步步紧逼，同时，等待着血衣的鉴定。

“你认识刘云吗？”侦察员问。

“别提那臊娘们了。”“神瘸子”终于开了口。“我恨死她了，当年她和我好的时候，非要叫我给她买项链，我哪有那么多钱，没办法，只能去偷，这腿就是那次偷商店被发现，保卫干部开枪打的，落个终身残废。”

“你们最近有过接触吗？”侦察员又问。

“那个没良心的臭货，自从我的腿被打伤后，她就再也不理睬我了。我也一直没找她。”“神瘸子”挪了挪那只瘸腿之后说。

“你认识张明吗？”小徐又进攻了一句。

“认识，那小子挺霸道。”神瘸子搔了搔脑袋。

“那你这几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小李又进攻了一句。

“神瘸子”不吱声了。

市刑警大队技术科的电话来了，告知经检验，“神瘸子”衣服上的血是畜血。经过再三追问，神瘸子供认：昨夜与人偷杀了一头驴，身上、鞋上喷溅了血迹。

已掌握的刘云五个情夫线索都查清楚，否掉了。侦破工作再次陷入了僵局。

七

而讯问刘云的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

刘云不变神色地坐在那里。右手拿着手帕不时地擦着那只被打伤的眼睛。尽管侦察员再三讯问疑点。刘云仍机械不变地重复着文中开头介绍的那一段。

不时地，她又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得是那样地悲伤，泪水顺着她那瘦长的脸颊上流了下来，嘀嘀哒哒地落在地上。

"泪水是女人的专利"，郭副局长想起了一位名人的话。是啊，在经历的无数的刑事案件中，许多女人那滴滴的泪水中包含大海一样的莫测，善良的、友好的、感激的、高兴的、丑恶的、敌视的、狡黠的、愤怒的。何况刘云这样扬花之女呢？郭副局长决定另辟一条途径，突破困扰、解开疑团。

"刘云，你同那个杨志辉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两性关系。"说完，郭副局长紧紧地盯着刘云的眼睛，目光灼灼逼人。

"在南大桥，桥下。"刘云有些惊愕。

"你带我们看看那个地方好吗？"郭副局长口气是命令式的。

南大桥是出进锦州市区的通道，它每天默默地负载着川流不息的人们。桥下，小凌河被冻僵了身体，弯弯曲曲地躺在河床，露出了白色的脊背。枯黄的野草被冰得哆哆嗦嗦地抖着。

郭副局长及技术人员带着刘云来到了南大桥下。

穿过了一片树林，又来到桥梁下，接着，便返回到离河床不远的一个土坎下，刘云指了指这个地方。

郭副局长立即示意将刘云带走，技术员小牛细细地观察着刘云指点的这个地方。不一会，便向局长报告，"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坐踏的痕迹也没有发现其它可疑物证。"其实，

郭副局长的心里早就有了谱。

案情“会诊”会又在刑警队的办公室开了起来。参加破案的干警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一会小屋里便升腾着浑浊的烟雾。

经过一段调查，情况进一步明了之后的“会诊”每个发言者都有一定的比较深入的见解，争论激烈。郭副局长打开了笔记本，综合了大家较为近情、近理的意见说：“刘云的供述情况不真实，重要情节有隐瞒。第一，刘说杨志辉在钢窗厂工作，经调查已经否掉，可以肯定地说，犯罪分子不叫杨志辉。第二，经勘查她所说与凶手发生两性关系的现场，未发现任何痕迹和遗留物，纯属编造。第三，刘云说修电视机与凶手邂逅相遇也是不可信的，经查她娘家附近就有许多家修理部，为什么舍近求远呢？第四，从查明的刘云接触过的五个情夫介绍的情况看，刘云这个女人不仅是一个浪荡淫妇，而且是一个善于欺骗男人，获取金钱，善于玩弄手段的人。”郭副局长说到这，点燃了一支烟。然后，十分肯定地说：“凶手极大可能是与刘云乱搞的人，但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调查视线。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讯问刘云，攻破她的欺骗防线，另一方面进一步张开调查之网，找到刘云的第六个情夫。

捕获凶手的网张着……

八

监舍里的一角，刘云心怀鬼胎，静悄悄地紧紧地倚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的双眼紧紧地闭着，连续几餐滴水未进，她的心象潮水般在翻腾着。她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之中……

那还是3年前的事：刚开春的一天，刘云的隔壁搬来了一对漂亮的青年夫妇，男的叫王永生，长的英俊，是市内某厂的工人。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时间一长，两家的来往关系处得相当密切。刘云的丈夫张明和王永生也如同亲兄弟一样，经常地聚在一起，小酒盅一端喝上二两。用张明的话说："他同王永生好的就差多了一个脑袋，"俩人无话不说，天南地北，海阔天空。

夏天的一个晚上，王永生吃完饭又凑到了张明的家。

"谁啊？"刘云穿着小裤衩和挎栏背心边问边开门。

"嫂子，是我，永生，"我大哥在家吗？"王永生见刘云这身打扮警觉地退了一步。

"你可真是，你大哥今晚值班，你嫂子我有话和你说，你大哥在不在怕啥。"说完，刘云拉起王永生的胳膊，硬往屋里拽。

其实，王永生早就看透了刘云那颗艳荡的心。这天晚上，他是壮着胆子前来试试，没想到刘云竟然如此"热情"。王永生的心乐开了花。

"大嫂，你有啥话要说呢？"王永生假装地问着，两眼直盯着刘云那隆起诱人的胸脯。

"有啥话你心里比我清楚。自从见到你那天起，嫂子就喜欢上了你"，说完，她撒娇地往王永生的腿上一坐，双手紧紧地搂住了王永生的脖子。

两人一阵厮混。

这样的勾当经过后来的不断深化，一直持续了三年多。

发案的那天上午，刘云告诉王永生说："张明今天晚上值班，又该是咱们的'快乐世界'了"。

王永生笑了，答应晚上先看一场录像，然后，再"好好

欢乐欢乐”。

晚上六点多钟，刘云把孩子送到了娘家。便和他的第六个情夫王永生来到了市群众艺术馆录像厅看了一场录像。

夜晚10点多钟，刘云和王永生嘻笑着走出了录像厅。王永生用自行车带着刘云直奔刘云自己的家，干起了狗男女的勾当。

他们满足了各自的欲望后，王永生又用自行车带着刘云，直奔刘云的娘家。

刚一走进胡同，墙角处突然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刘云的丈夫张明。其实，张明早就知道自己妻子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他说而不服，便把对刘云的管教落到了拳头和棍棒上。谁知，压而不服，刘云在外边接二连三地与男人们鬼混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发现王永生变了，酒喝的少了，话也不多，见面时王永生眼里闪动的是躲避的目光。几次，他寻找着机会想要抓这一对男女的“现行”，然而，都没有成功。这天晚上他值班，心里不知怎的，有一种无名状的东西驱使他非要回家看看不可。然而，自己的家是空的，锁头把着大门。他又来到岳母家。

“爸，我妈晚上六点多钟走的，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想我妈。”已经10点多了，张明的女儿仍没有睡，她等待着自己的妈妈。

张明的心明白了。由于在保卫科工作了一段时间，他懂得了一些分析、判断、推理，也知道了时机、方法、对策，他压着满腔的怒火，静静地躲在了胡同的僻静处，等待着刘云与她那情夫的到来。

刘云抬头一看，是自己的丈夫张明。自知事情败露，躲藏已经来不及了，他痴呆地站在那里。

张明几步窜到刘云的面前，怒不可遏地吼道“你这个臊货，我非要收拾你不可。”话起拳落，一个“眼炮”打得刘云眼冒金花。

接着，他又猛虎般地扑向王永生。两眼喷着火，两拳握得吱吱响，他要教训一下使他戴上绿帽子的家伙，出出那口难以忍耐的恶气。

“大哥，有话好说，别动手，你提什么样的条件我都答应。”王永生哀求着，边躲边说。

“你给我站住，我要打死你们这一对狗男女，剥你们的皮，看看你们的花花心。”张明随即从路边拿起一块大石头砸向王永生。

王永生急忙躲闪，大石头滚到了一旁。石头躲开了，可张明的身体却重重地压在王永生的身上。双方一阵撕打。

王永生根本不是张明的对手，几个回合，便有些招架不住。他眼睛红了，红的透出了血。他摸出了腰间藏着的匕首，对准张明的胸部就是一刀。愤怒的张明挣扎着，继续举着那只软绵绵的拳头。一不作，二不休，王永生对准扑上来的张明又是两刀。张明倒下了，鲜血顺着刀口泉水般地向外涌着，地面上飘着那腥红的热气。

一股腥红的热气消失了。

“这可怎么办呢？”王永生握着那滴血的匕首，身体摇摇晃晃。

“你快走吧，后事我处理。只要咱们咬住牙，公安机关抓不住证据，也不能咋的。”刘云胸有成竹地说。

“那我走了，你要多保重。”王永生望了望刘云，转眼之间消失在夜色中。

见王永生走远了，刘云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回娘家报

信，又用手推车将张明送到医院，催促她的父亲去派出所报案。

一场不能自圆其说的叙说，刘云的心里是明白的。然而，用编造的谎言企图骗过公安机关，逃避法律的制裁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婚外的恋情，英俊的小伙，象一块磁铁紧紧地吸着她。丈夫的死亡，家庭的破灭，更燃起她那颗不纯正的心。她侥幸地等待着，咬牙抗衡着……

九

查找刘云第六个情夫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根据现场情况，起点由刘云的住处附近查起。道理很简单。杀人凶手在送刘云的路上同张明遭遇后将其杀害的。说明他们在一起鬼混有落脚点，而且，这个落脚点离刘云娘家住地较远。不然，杀人凶手是不会专程送刘云回娘家的。张明晚上值班，刘云又早早地将孩子送到娘家，可以断定：刘云的家才是他们在一起鬼混的最佳地点。

小徐、小李来到了刘云的家。

两间正房，外面那间一分为二，一半是厨房，一半是卧室。里面那间摆着一张席梦思床和一套组合家具。一个典型的青年式卧室。门锁着，窗镜上挂满了霜。

"你们找谁啊？"一个中年妇女见来了两位警察，一边端详一边问。

"这是张明家吗？她爱人叫刘云。"小徐急忙回答说。

"他们家不是摊事了吗，丈夫被人杀了，怀疑是他媳妇刘云勾结野男人干的。刘云被抓起来了。"中年妇女说到这停了下来，仔细打量了小徐、小李一番，似乎明白了什么，

忙说：“你们就是为这案子来的吧。”

小徐、小李点点头。

“那娘们儿不是个东西，是个黄鼠狼子，专会迷人。就说他们邻居王永生吧，刚搬来时，小两口恩恩爱爱，有说有笑。后来，听永生的媳妇说，王永生象是中了魔一样，没屁眼子地往刘云的家跑。从此，王永生的家象开了锅，小两口三天两头地打，扰得我们四邻都不安。”那位中年妇女嘴象刀子似的，一个劲地叨叨着。

“王永生，王永生。”小徐、小李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是一个可喜有望的重要奸罪线索，立即展开了调查，经查：

“王永生近几天精神不振，脾气暴躁，在家夜晚成宿地睡不着觉。在单位，他一改过去那种爽快活泼的样子，整天眉头紧锁，沉默寡语，心事重重，垂头丧气。在同大家议论张明被杀的案件中，他显得十分关注，议论着杀人凶手要被抓住能怎么处理等等。”

“王永生神态反常，行迹可疑”。小徐小李向领导报告着。

时间象闪电似的过着。一晃五天过去了。在收审所里，侦察员们再次与刘云展开正面交锋。以案情为事实击破了刘云编造的谎言，刘云退了，退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哑口无言，额头上不断渗出了汗珠，但仍拒不吐实。

人们都说，女人的意志比男人坚强，女人的感情比男人丰富。那么用什么样的丰富感情打动刘云这个意志坚强的女人呢？郭副局长动起了脑筋。

“刘云，你被抓到这里，难道你不想想你的父母，你的

女儿，你那只有五岁的女儿吗？”

刘云低着头，神情发生着变化。

“你的女儿早上起来就要找你，非要你给她洗脸梳头。吃饭时，她说什么也不吃，非要等你一块吃；晚上睡觉前，她久久地望着窗外，等着你回来，她要妈妈。”

刘云开始抽搐起来，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一个个地落在了地上。

“一个死去爸爸的孩子，一个想要见妈妈的孩子，一个可怜的孩子”。

“我能见孩子吗？”刘云听到这，立即停住了哭声。

“可以，今天中午就可以见。”郭副局长答应了。

中午，刘云没有吃饭，她静静地伫立在牢门口，盼望着管教员将她提出，去见那叫她心碎的女儿。

一阵脚步声后，监舍的门打开了。刘云被带到了接见室。

小女儿几天没见到母亲，张开双手扑向刘云。刘云紧紧地将孩子抱在了怀里，泪流满面。

“妈，今天中午我给你带的饺子，肉可多了，挺好吃的。妈你快吃，吃完咱好回家。”小女儿拿来了饭盒，向她的妈妈递上了还带有热气的饺子。

“妈不饿，妈……”刘云泣不成声。

“妈，我姥告诉我，叫我跟你说，心里有啥事，都要跟警察叔叔说，妈，你说了吗？快说话呀。”小女儿一边擦着刘云那挂在脸上的泪水，一边凑到她妈妈的耳边说。

刘云的精神防线坍塌了，她的欺骗谎言破灭了，供述了事情的全过程。

王永生被抓捕归案了并被处以极刑。他惋惜自己只度

过二十几年的人生。

刘云被判刑了，她沉思着自己走过的路程，校正着今后生活的罗盘……

「伏尔加」，你在哪里？

王克俭

不知从什么时候，社会治安形势严峻这句话，便见诸报端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了。“严峻”意味着什么？在刑事警察的视角里，是凝缩了时间和空间的邪恶，是普罗米休斯降下的世间灾难。瞧，他们描绘得多形象：“早上起来，揉揉眼睛，天知道，在何时何地发生了令你大吃一惊的事。”

一

这不，星期一早班，路南区公安分局内保科长王建华刚踏入办公室的门槛，侦察员高歌便流星探马，迎面爆出一条新闻：8月11日凌晨3时，辖区市人民医院唯一的一辆“伏尔加”卧车被盗。

王科长心头一震：怎么会有这种事，实属罕见。那是一辆差不多全新的卧车，在保险公司投保十三万元。这一刀砍得好狠啊！但他又不能不信，高歌手中那本报案备忘录还没有合上眼睛。

蓦地，王科长象想起什么，下意识抬起日历手表，神色愕然：“今天是8月13号，怎么如此重大案件，竟拖延30小时才报告？”

“这……”，站在一旁的人民医院保卫科长王占军嘴里象塞了团棉花，再也嚼

不出更多的话来，从他那颤动的嘴角中，王科长窥见到占军科长似有难言之隐，倒不如先到现场，或许还能弥补时间的耽搁。

几个人匆匆下楼，面包车启动了，向人民医院疾驶而去。

王科长今年39岁，高挑的身材，宽阔的额头，一双灵动的大眼，秋水无尘，再配上那高挺的鼻梁，好一副棱角鲜明的脸，透着钢毅和果决。但不知为什么，两道浓眉总爱蹙到一起，形成两个倒写的重重的问号，无时无刻不在思索着什么，琢磨着什么。如果一定要说出原因，那是职业的使然。

不是吗，岁月迁流，王科长在公安战线上已度过了近15个春秋，当过派出所长，区经委保卫科长。两个月前就任分局内保科长，虽是平调，但在人们的眼睛里仍是新官。"新官上任三把火"，没想到这第一把火就烧到了岩石上。是石灰岩？还是花岗岩？

王科长的思绪象车轮一样旋转着：越是重特大案件，遇到的麻烦就会越多，好比是绞在一起的线团，越大越难以解开。谁让干上刑警这一行呢？搂在怀里就得解，不解不行啊！盗窃小卧车，如果发生在西方国家，也许不必大惊小怪，但在国内，在唐山还是空前绝后的；拿不下来，犯罪分子就会趋之若鹜。他不能忘却这样一个事实：1983年"二王案件"发生后，一些犯罪分子效而仿之，而且在作案后，肆无忌惮地在现场留下纸条，上写"二王作案"，惊人的模仿，惊人的猖狂。当某种新的犯罪决口时，如不将始作茧者绳之以法，那么，这种犯罪就会象洪水一样泛滥，贻害四方。王科长感到儆戒来者的任务，象铅块一样重重地压在肩头。

汽车穿街走巷，转瞬间拐入市人民医院后院，停在一排车库前。库房全部是坐北朝南的平房，靠西侧的两间是被盗现场。王科长和保卫科的同志跳下汽车，即对现场全面勘查。

停放"伏尔加"卧车的库房，两间一明，北有四扇后窗，其中一扇敞开着，缝隙很小，按设计要求只能开到24公分，一般人钻不进去，除非有黄鼠狼一样身段的人。顺窗而下，中间是一片空地，"伏尔加"卧车曾停在那里。空地左边停放着一辆"哈尔滨"大轿车静静地睡在那里，犹如无人惊扰的维纳斯女神。右边是一小间隔开的司机值班室，里面的铺盖、衣物等无翻动迹象。空场上，除两道清晰的"伏尔加"车辙，隐约可见一两个脚印，象鸡刨过的沙砾，斑斑驳驳，已无鉴定价值。稍往南，是用断墙隔开的两道铝合金拉门。其中一扇对着原"伏尔加"停放的地方。内侧开启装置被损坏，外侧安然无恙。

现场景况把侦察员推向了这样的逻辑轨道：犯罪分子是打开停放"伏尔加"一侧拉门的钥匙进入车库的。因为后窗虽开着，但窗口狭窄，加之临街面巷，易被发觉，因而去了选择的"优势"。进入车库后，罪犯心无旁骛，直奔"伏尔加"，钻进车内，启动发动机，倒车、拉下库门，驾车逃跑。而拉门内侧开启装置被毁，可视为一种假象。

二

推理是侦破案件的基本方法，但有很大的或然性。不过，王科长再没找到更为理性的解释之前，还是引导侦察员从初步推理中，判定案件的性质及成因。

谁能未卜先知呢？就如有些错误的现象会产生正确的结论一样，有些貌似正确推理，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无庸讳言，案情分析会在原有推理基础上进行。沸沸扬扬，似一锅滚开的水。

一位侦察员从椅子上弹起，自信地说：我认为“伏尔加”被盗案与内部人有关，或者干脆点，是内部人作案。从我们的推理出发，作案人应具备下列条件：1.熟悉车库地理位置和环境；2.持有库门、“伏尔加”车门和发动机钥匙；3.具备驾车技能；4.蓄谋已久，善于伪装，有逃避侦察的经验。

王科长微微颔首。他欠了欠身，把烟灰缸移到近前，捺灭手中的烟蒂，谨慎而果断地说：

“不论我们的初步推理正确与否，但从推理中得出的内部人作案的性质判断，应该说是正确的，除了刚才提到的四个条件外，其它因素，会随着案件的侦破进程而不断丰富。”

“我看‘伏尔加’汽车司机王坤生应列入重点怀疑对象。”医院保卫科长王占军从王科长的发言中似乎悟到些什么，象往常一样快言快语，“前三条不用说了，王坤生得天独厚；这第四条在他身上也有先兆。案发前一天的傍晚，有人看见他开‘伏尔加’到加油站加油，加满油箱，又灌一桶放到车上，这不分明是为盗车做准备吗？”

“我看应该把侦破矛头指向王坤生。”

“对，这小子一贯虑事精明，性格内向，凡做大案者，往往是这种人。”

“还有，王坤生曾被劳动教养过，发泄对院领导不满，盗车不也是一种手段吗？”

王科长的情绪没有因同志们的议论而开温，相反，却冷静得象一块铁。这倒不是他改变了初衷，而是要把钻头打的更深，找到更丰厚的原油。他慢慢点燃一支烟，思维伴着烟云，缥缈回旋：确定王坤生为重大作案嫌疑人，仅凭那四条是不够的；从经验出发，提出三段论的大前提也不甚科学。不过王坤生曾被教养过，却是个新内容。何不把问题引深一步，以获取更多更新的情况呢。于是他提醒道：

"请同志们注意，王坤生在医院开车四五年，人地两熟，反过来，人们也熟悉他。盗窃'伏尔加'卧车，他就不怕被人发觉吗？即使是在深夜。再有'伏尔加'开出车库，上下拉门要响，发动机要响，难道全院的人一点响动也没听到吗？"

"怎么没听到，"保卫科长王占军抢过话头，"正因如此，我们才拖延了报案时间。"

"说下去。"王科长表示出极大兴趣。

"8月10日那天，我和司机姚师傅到丰南县出差深夜回到医院，睡得很晚。姚师傅住的房间离车库近，刚要入睡，听见有人推拉车库的门，接着是发动机的鸣响。姚师傅闻声望去，以为是王坤生有急事来开车，但仍不放心，待他穿好衣服走到车库，'伏尔加'卧车正朝医院前门开去。哪里有王坤生的影子？第二天是星期日，早晨问传达室老头，昨晚是不是坤生把'伏尔加'开出去了？他说看背影象。我们想，可能坤生事多没回来，反正星期天领导也不用车。直到晚饭时，'伏尔加'没有返回，我们才事感蹊跷，赶到坤生家，发现他正在家里。他矢口否认昨夜到医院开'伏尔加'。这时我们怀疑'伏尔加'被盗了。故而迟误了报案时间。但王坤生是避不了嫌的，尽管他不承认。"

"不，这只能说明你们延误报案时间的原因，而不能说明开车人就是王坤生，虽然传达室老头看背影象他，但会不会是幻觉呢？当然，王坤生把车开出去，交予他人，转手倒卖的可能性是有的，关键要看他有没有作案时间？"

"有哇。"王科长话音刚落，保卫科长王占军赶忙接上说："发案那天晚上，没有人证明他不在现场。而他爱人又出差外地，正是他单独作案的天赐良机。"

是啊，王坤生有作案时间，作案动机，作案准备，作案条件，还有那扑朔迷离的背影，都象涌动的潮夕，把王科长推到风口浪尖上。他下了这样的决心：以王坤生为重点，发动群众，全面调查，并注意发现新的线索。

三

调查是周密的，周密的调查象一股强气流，撕扯着片片乌云，盘旋在王坤生头顶，愈积愈深，愈积愈厚。

院领导反映："王坤生对妻子说，他对不起她。这次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嘱咐妻子把他忘了，带好孩子，寻找自己的幸福。"这是不是负案忏悔，作最后的交待？

司机反映：王坤生生性爱鸟，在车库内值班养着一只虎皮鹦鹉，精心饲养，几乎成了他生活中一部分。不知为什么，案发后第四天，他放飞了。"这是不是自觉来日不多？无人饲养他的小生灵了？

保卫科反映："几天来，王坤生茶不思，饭不想，象丢了魂似的。"这是不是犯罪后，所通常反映出来的那种恐惧心理？

一个个间接证据象一环环紧扣的链条，萦绕在王坤生的

周围。王科长试图拉断它，扯断它，但薄弱环节在哪里？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人主张快刀斩乱麻，采取强制措施。这并不难，一纸法律文书会把王坤生送到该去的地方。然而，在十字路口，王科长犹豫了。古人云：三思而后行。这对一个指挥员而言，并不意味着优柔寡断。一旦行差踏错，不仅有损于侦察工作，而且会给王坤生心灵上造成重创。因为间接证据的链条最容易从薄弱处断裂，这不仅是个理论的警策，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前车之鉴。不可回避的是那些密密麻麻的疑点，当如何破解，如何驱散。他找到分局长张仲友，与其说汇报案情，当不如说剖白自己肯定否定的心态，找到一条统一矛盾的渠道。富有多年公安工作经验的张仲友局长一语破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极富哲理的千古绝唱，竟和侦破工作结合得惟妙惟肖。王科长心中升起一轮太阳。何不找王坤生谈谈，把窗纸捅开。在侦破术语中不也有正面接触这一说吗？王科长苦心孤诣，把全部疑点梳蓖整理，择其要点重新排列组合。当他准备停当，欲找王坤生谈话时，王坤生先行一步，找上门来了。

活生生的汉子，几天功夫，判若云泥，王坤生形容憔悴，身体孱弱，象得了场大病。那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也失去了以往的光泽，朦朦胧胧的，鱼眼般暗淡。他随手抻过一把椅子，斜在上面。

是自首来了？王科长怦然心动：不象，王坤生那深陷的眼窝里分明藏着涧水般的苦痛和屈辱。那么是提供线索来了？也不象，瞧他那忏疚的面孔，怕是解脱还来不及呢。王科长用显微镜一样的目光审视着王坤生，探究着，揣测着，边把一杯热茶端到他面前。王坤生无精打采地接过茶杯，一口为泯，放到桌上，声音是那样的凄凉哀婉：

“王科长，我知道，你们在怀疑我，可“伏尔加”真真不是我偷的呀！”

“没有怀疑，就没有侦破，这一点请你理解。”王科长语气率直而平和，“既然你已感到被怀疑，那么干嘛不开诚相见，让疑点豁然冰释呢？”

“正是为这个，我才来的。”王科长的坦诚赢得了王坤生的信任，同时也为王科长按照自己的逻辑排疑释难，创造了一个和谐的氛围。

“小王，我们怀疑一个人，并非不负责任而是有所把握。”王科长巧妙地切入正题：“辟如你曾被教养过。对此，可能耿耿于怀，归咎于医院领导而挟嫌报复，盗窃他们乘坐的“伏尔加”不也是一种泄愤的方式吗？”

“但也得因人因事而异啊。王科长，您也许对我教养的情况不太了解。我被教养与院领导无关，而是我辜负了他们的培养，谁让我作风不检点，沾花惹草呢？行为越轨，该当处罚，怨不上领导，倒是应该知恩知报。不是吗，院领导念我工作不错，三番五次到劳教所交涉，把我保释出来，所外执行一年。解教后，他们虚怀若谷，对我信任如初。1986年，院里接进“伏尔加”卧车，点名让我开，这对司机来讲，是一种荣誉，我怎么能明珠暗投，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呢。如果那样，岂不毁了自己，毁了领导那片心吗？”

“假定‘伏尔加’不是你偷的，但可以推测，你为他人作嫁，从中渔利。不然，你为什么星期天提前加足了油？”

“当司机交往人多，是事实，但串通别人，偷盗卧车，发不义之财，我不敢想，也从来没想过。前面说了，报恩还不得一半呢，我怎么能为虎作伥呢？星期六那天加足了油，是我担心院长星期天用车。您知道，他们都是遐迩闻名

的专家，说不定什么时候有急诊就得用车。我得随时做好准备啊！”

“你的解释不无道理。我想知道的是星期六下晚班后，你都到哪里去了，能说清楚吗？”

“找一个要好的朋友聊天去了，在他家多贪了几杯，晕晕糊糊回家了，此后再没出门，我不能不回去，也不能不呆在家里。爱人出差，小孩需要照顾。”

“你的‘伏尔加’钥匙在星期六下班后，是否借过他人？”

“没有。我知道您肯定会问这个问题，都怪我有个坏习惯，收车后，不拔发动机钥匙，而车门钥匙和发动机钥匙是串在一个铁环上的，这就给别人盗车开了绿灯，我应当承担这份责任。”

“仅仅是这份责任，你为什么在发案后，向妻子说那种绝情的话，为什么无端放了鹦鹉？为什么情绪一反常态？”

“因为我有前科，还有那么多疑点，担心解释不清，你们会把我收起来。所以才向妻子说了那些话。其实，我是万般无耐，我哪里舍得下妻子和孩子呢？特别是妻子，她是在我解教后和我结婚的。一个有污点的人能得到一个姑娘的爱情，并结成百年之好，来之不易啊！而越是珍惜，越怕分离。这不是我个人的痛苦，而是痛及两人。我不忍心牵连她，才用那种话安慰她，其实都是蠢话。真的把我关起来，她能好受吗？我后悔不该说那种话，两个人的痛苦，份量不是更重吗？这重量象铁锤一样，敲碎了我的心，想振作也振作不起来。所以整日愁眉锁眼，心绪不宁。仿佛世界的末日来了，干嘛还让小鸟和我一起度日如年？不如把它放了。至于说到一反常态，试想，一个涉嫌盗车的人，能有正常人的

那种感情流露吗？”

夜雨对床，拨开了王科长心头的迷雾。但真正驱散迷雾的是王坤生的剖白，在侦察员的奔波调查中得到印证：其一，王坤生没有作案动机。他所言报之遇之恩是实情，院领导予以认可。其二没有作案时间，与王坤生喝酒的那位朋友，证实王坤生星期六晚上确实多喝了几杯。大约10点钟回家。既然他有盗车预谋不可能喝那么多酒，让自己迷醉。其三，没有作案准备。星期六王坤生加油是他责任心强的一种表现。不拔“伏尔加”钥匙，则是他的习惯，尽管这种习惯有悖行车规定。但司机同行有人作证。其四，看门老头原说看到王坤生开车的背影，后经反复核实，果然是先入为主的错觉。其五发案后，王坤生的种种反常迹象，皆因心绪烦乱所致，无可厚非。

在全面调查中，另一个嫌疑人同时被否掉。他是王坤生的同行，叫刘志国，有“伏尔加”车库侧门钥匙，且结交人复杂。发案时，曾和一伙人在医院车库后徘徊，后经多方核实，发案时他们不在现场，而是在家里睡觉，无作案时间。

四

已是案发后第五天了，侦察陷入困境，不见春光泄漏，只有白云苍茫。王科长夜不能寐，躺在床上，焦躁和烦恼扰乱了他的心。他不停的辗侧着，睡梦的柔衣不肯复遮他的心境，眼瞳已枯酸得涨痛了，但他还在翻身。目不交睫，冥思苦索：莫非是案件性质判断错了？不，大量的事实表明，内部人作案没有错，那么是最初的推理有问题？他不得不重新

回到“伏尔加”被盗现场，回到那狭窄的窗子上去。他在多维思维的空间里寻觅：一般人钻不进，个别人呢？可不可以作逆向推理：犯罪分子是从车库后窗钻进的？倘若如此，撬铝合金门就没有伪装的意义了，而是非撬不可。由此及彼，被姚师傅听到拉门声，往外瞧不见人影，也就得到完满的解释。想到此，王科长心坎的黑暗处现出了一道希望的光线：找与司机有联系的人，找狭长身材的人，找作案动机，找一切可能找到的线索。

如果说那些曾被怀疑过的司机当初还有抵触情绪的话，那么，现在他们解脱了，有什么话也愿意讲了。如果说在排查他们的时候，最多不过以个位数计算的话，那么现在，经他们提供的与他们有联系的人，排查的数量就不只是个位了，而是十位、百位，乃至更多更多了。时间伴随着侦察员的脚步在流淌，洗刷掉不可能作案的，沉淀下可能的。侦察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一个对司机而言，并不陌生的名字。

此人名叫张勇，年方20，长着胡罗卜一样的脑袋和猴子般精细的腰身，看上去象个麻秆，活脱脱水浒里的时迁。3年前，他从家乡天津市宝坻县宝芝麻窝村来到唐山，寄住在大姑家做买卖。几年间，他干过服装生意，推销过啤酒、纯碱。眼下，说得好听点，在开汽车跑运输，实际上是以此作掩护，倒卖汽车。钱赚到不少，但挥金如土。高级饭店有他的雅座，风月场中，他倚红偎翠。腰缠万贯，安能无穷之用？没有钱，没有花天酒地，他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尤其惹侦察员注意的事，他有驾车技能，常到人民医院找某司机修车，熟悉车库位置及车辆存放情况。案发后，他浪迹萍踪，不知云游何处。

然而凭藉这些，能断定张勇是盗车犯吗？内保科长王建华的头脑象山泉一样清澈。在他电子计算机一样的大脑里，这些疑点不知排列组合过多少次，但证据呢？最重要的是证据。它如同油页岩，地质队员只有找到它，才能寻到石油。王科长当即立断，指挥全科，从张勇倒卖汽车这最重要的疑点入手，打开缺口。

五

人的阅历是宝贵的。王科长曾在市公安局任过一年多交通科长。经验告诉他，倒卖汽车这种事，象海浪拍击沙岸一样，总爱传到出租汽车司机耳边。几天来 他和医院保卫科小韩，象蜜蜂采蜜一样，白天顶着筅蒸署热，晚上拖着汗涔涔的身体，奔波于全市出租汽车司机中间。他们跑了多少路，访问了多少人，不知道。人们只看到他们人累瘦了，脸晒黑了，雪白的衬衣总是泡在汗水里。骄阳把那上面一道道汗渍连成不规则的曲线。

不知是王科长的虔诚感动了出租汽车司机，还是出租汽车司机的良知发现，一条炙手可热而又富价值的线索，象一只玉色蝴蝶翩翩飞来，落在王科长和小韩浇开的花朵上。

据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讲，他从同行那闻到风声。前几天，有人在天津市宝坻县城公路边，卖过一辆“伏尔加”卧车，因价钱争端而未果。

张勇不是宝坻县老家的吗？会不会是他把“伏尔加”盗回家，到县城变卖呢？王科长眼前升起一道彩虹，但卖车人长相如何？“伏尔加”何种颜色？无论是那位出租司机还是

他的同行，都无从晓知，彩虹消逝了，但把五彩缤纷的线索留给了企盼彩虹的人。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王科长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他带医院保卫科小韩，直扑张勇老家宝坻县宝芝麻窝村。假如卖车人真的是他，车没出手，有可能藏在家里，人赃俱获，岂不快哉。另一路，由副科长孙武臣负责，带领几名侦察员，在市内寻觅张勇，搜集证据，加强侦控，以免负案外逃。

六

8月16日下午4时许，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冲出市区，直奔宝坻县宝芝麻窝村。车上坐着内保科长王建华和医院保卫科小韩。此时此刻，两人的心情激越亢奋，既象那轰鸣的发动机，向着渴望的目标进发。又象是踏进山林的猎人，做着满载而归的梦。当袅袅炊烟盘桓而上，当劳作的人们返回家园的时候，王科长、小韩抵达张勇的老家——宝坻县大钟乡宝芝麻窝村。

“张勇不是在唐山做买卖吗？怎么到村里来找他？”村干部不解原委，又见是两个未穿警装的人来访，不免生疑。

“我们是张勇的朋友，找他联系些业务。”王科长灵机一动，避开对方的话题，谈言微中：“前两天张勇不是开一辆“伏尔加”卧车回村来了吗？”

“伏尔加”卧车？这可是个稀罕物。我们从没见过张勇开这样的车回村。村干部关了死闸。看他们那生长在九河下稍，纯朴得象黑土地一样的面孔，王科长不想再浪费时间。

走访张勇的父母，回答是一样的失望。从两位老人那闪

烁其词的否定中，从他们那微微抽动的嘴角上，似乎发现了某种隐私。但这隐私是不会从他们内心掏出来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宝芝麻窝之行，没有找到任何不利于张勇的证词。秘搜全村角角落落，也不见“伏尔加”踪迹。王科长的希望凉了半截。

“伏尔加”，你在哪里？王科长的心灵在呼喊。莫非那位出租司机的话是捕风捉影，一种从未有过的焦躁和怅惘似乎都化作了汗水。顺着王科长的脸颊溪水般淌下。但在保卫科小韩面前，他强抑住那颗躁动的心。暗暗提醒自己：冷静，必须冷静，这是信心的支点，不知怎的，他竟心若平湖，玩味起“捕风捉影”这个成语来。

“捕风捉影”，在一般人看来，往往是个令人生厌的词藻。不是吗，当一个人拿不实之词去攻击对手时，公众则谴责他“捕风捉影”。但对侦察员来说，“捕风捉影”就与一般人的解释大相径庭了。多少大要案不就是从“捕风捉影”中寻到线索，而最终侦破的吗？恶人作恶事，总要生出邪风，投下暗影。宝芝麻窝没有寻到张勇偷盗“伏尔加”线索只能说明他没有把风吹到这里，没有把影子投到这里。宝坻县城不是有人见过“伏尔加”吗？如果卖者是张勇，还愁找不到蛛丝马迹。想到这里，王科长心境敞亮多了。他抹了抹额头的汗水，挥手登车，小韩紧随其后，司机一踩油门，汽车箭一般射向宝坻县城。

午夜星辰，一颗挨着一颗，宛若璀灿的明珠，悬在湛蓝湛蓝的天幕上。闪闪烁烁象涂了一层银，好清凉，好清凉的。然而却凉不了胶着在冀东大地上的暑热。王科长推开玻璃车窗，一股热风卷进来，没有一丝凉意，反而把那不知

名的昆虫吹在脸上，抓一把，粘糊糊的，令人作呕。辘辘饥肠也不甘寂寞，在肚子里探头探脑，发出阵阵警告。是啊，从唐山出发到现在王科长和小韩水米没沾牙。多想饱餐一顿，美美睡上一觉啊！可是不行。汽车在乡间土路上，颠簸得象浪尖上的舢板，人打着摆子，两道睫毛，就是合不到一起。

也许警察的价值就在于此，而衡量这价值的参照值是什么呢？是那辆急于追回的价值十几万元的“伏尔加”卧车吗？是，也许不是。难道没有比“伏尔加”更金贵的吗？那就是乘坐这辆“伏尔加”，足迹踏遍唐山市五区十县的人民医院的技术院长们。他们有的工于肿瘤切除，有的精于胸外科手术，有的在心血管治疗上造诣颇深。对他们来说，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生命。“伏尔加”卧车，载着他们争分夺秒，不知从死神手里夺回多少宝贵的生命，而给王科长印象最深的是副院长王尧抢救分局副局长高继勇的传奇故事。那是怎样一种险象环生的情景啊！当时子弹穿过高继勇的两肺，血如泉涌。送到人民医院，面色如纸，脉搏不动，心脏停跳，不省人事。战友们捶胸顿足，回天乏力。王副院长确镇定自若，手术刀一闪，打开高副局长胸腔。呀！里面积满了鲜血，分不清五脏六腑。王副院长入铁主薄，准确的找到心脏，握在手里张合起跳。经过三个多小时抢救，高局长转危为安，如今早已全愈，驰骋在打击犯罪的疆场上。这价值又怎能是“伏尔加”所能比拟的呢？有价的、无价的，折射出来的，不就是人民警察的价值吗？

翌日清晨4时，王科长、小韩和司机才住进宝坻县城招待所。眨眼功夫，也许是他们太疲劳，天光泛白。他们匆匆起床，吃了些点心，不到7点，踏进县公安局大门，说明来

意，请求县局协助。县局领导爱莫能助，困难地说：

“在马路边卖‘伏尔加’的事，我们不知道。再说，宝坻县方圆数百里，公路纵横几十条，到底在哪个路边卖的，不用说你们，就是我们找也不是件易事啊！”

买卖汽车的事，谁报告县公安局呢？同行的苦衷，可以体谅。路边这个概念，也太模棱两可了。总不能强人所难啊！王科长善解人意，生出新的意念：不妨到出租汽车司机中走走，或许他们会了解些情况。望着王科长那睡眼惺忪，风尘仆仆的面影，县局领导敬慕不已，指示交通队负责出租汽车司机管理的老王同志，鼎力相助。

七

在有几十名县城出租司机的座谈会上，王科长和小韩找到抵达彼岸的舟楫。

出租汽车司机张建国回忆说：“8月12日上午，确有个小伙子在县城汽车站东侧马路边卖‘伏尔加’卧车，我和父亲曾和他议过价……。”

“果有其事”，王科长双眼闪出惊喜的光。他不等出租汽车司机张建国说完，急急问道：

“这小伙子多大年纪，体态如何？操哪里口音。‘伏尔加’是什么颜色的？你们为什么没有买？现车在何方？”

这一连串的问号，似急风骤雨，张建国有些应接不暇了。坐在一旁的出租汽车司机王连青，亮着一双明眸，以敏捷的思维，为王科长搜寻着答案。他知道，此事与唐山市人民医院“伏尔加”被盗有关，自己有义务为警方提供情况，并逐一回答了王科长的问题。

“那小子看上去20多岁，黑炭炭的脸膛，瘦得象面条，听说话象是玉田与宝坻交界处的宝芝麻窝一带的口音。驾驶的那辆“伏尔加”是乳白色的。出手价四万七千元。我和张建国压到三万二千元，他不卖。其实花四万七千元买八成新“伏尔加”也划得来。只是我们多了个心眼，发现他车没牌照，怕买后上当。尤其让人生疑的是，当我们作出拒绝的姿态时，他竟作出超乎寻常的举动，说只要先交一万元定钱，就可把车开走，欠款日后再说。我们觉得蹊跷，以车子不能过户为由，推辞了。那小子见难以成交，开车走了，到底上哪我们也不清楚。”

从年龄口音，到体貌特征；从“伏尔加”颜色到压价处理的反常之举，都与张勇盗车丝丝相连。编织成道道藩篱，把张勇层层围住，除非他羽化飞升。

“这小子没说车是从哪来的吗？”王科长沉思有倾，继而问道。他需要张勇作案最关键的环节，以便把暴露的狐狸尾巴抓得更紧。

“是我和张建国主动问的”。王连青不假思索，记忆犹新，因为我们对这辆车的来路不放心，明摆着嘛，要价与实际价格相差悬殊。我们寻问他车是怎样到手的，他说是从人民医院买的处理车，所以比较便宜。为啥偏偏处理给他呢？我们不信，他说和人民医院的某院长关系莫逆，别人自然买不去。为酬谢院长他还花了6000多元钱送了礼。

“一派胡言！”王科长眉峰耸动，青筋暴跳，两颊涨得通红，仿佛受捉弄的不是两位出租汽车司机，而是他自己。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犯罪分子欺骗别人的过程，不就是欺骗侦察员的过程吗？

王科长恨不能把张勇的谎言撕成碎片，化作纸浆，雕塑

成一个盗车贼的卑鄙形象。无庸置疑，抓住了张勇，就找到了“伏尔加”。一个完整的行动方案交织着仇恨与怒火在王科长的头脑中形成了。

八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骤响，分管内保工作的副局长王才紧赶两步，抓起话筒，有如抓到了希望。对方的声音是那样的熟悉：

“是王局长吗？我是建华。”

“知道，知道，有进展吗？”王副局长急急问道。

“大量事实表明，张勇已构成重大盗车嫌疑犯，可先行刑事拘留，以免脱逃！”

“就这么办。”王副局长放下电话，有如卸下千斤重担。几天来，他带领侦察员和保卫干部，走访了近百名与张勇认识的人，但水平仍停留在原定张勇嫌疑人的基础上。其间曾遇到过张勇，但苦于手中没有“杀手锏”，下不得手。“刑事拘留”就意味着王科长成竹在胸。事不宜迟，分局内保科和医院保卫科的同志，根据王副局长的指示，象撒出去的神鹰，扑向预定目标。

这厢，王科长和保卫科小韩，催动车轮，从宝坻县城折回，二访宝芝麻窝。见过张勇的父母，索要张的照片。再让两位出租车司机同一认定。张勇的父母嗅出了异常，相互交换眼色，异口同声：“没有”。一个成年人，怎么能没照过身份证照片呢？庄稼人说谎也带有高粱花子味。当张勇父母庆幸两位“带枪人”被“忽弄”过去，或许能为儿子做些什么的时候，王科长和小韩已在宝芝麻窝所在的大钟乡派出所，找

到张勇身份证底簿的照片。

"没错，就是他！"在宝坻县汽车站旅馆，出租汽车司机张建国、王连青指着摊在桌上的张勇的照片，口气如钢似铁。

王科长象吃了定心丸，又象是从飘浮的云端落到地面，心里踏实极了。他相信他们，更相信他们的觉悟，特别是张建国，以治安积极分子闻名全县。去年初的一个黑夜，天空象泼了墨。张建国出车归来，见一个人鬼头鬼脑，没命似的从身边跑过。回到家里，他听说有个流窜犯罪分子，在宝坻县城打死一位出租车司机，抢劫钱财后逃窜。五官特征和他发现的那个人酷似。他有一根警惕的神经，虽然只是瞬间，却把罪犯的印象镌刻在心。当案犯所在公安机关要求辨认时，他慨然前往，在某大城市，在万头攒动的人海中，寻觅8天，终于抓获那个重大抢劫杀人犯。受到县政府表彰，在群众中传为佳话。这次协助王科长调查张勇，张建国同样表现出火样的热情。这热情时时撞击着王科长的心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公安机关的真正伟力之所在。

"建国，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到唐山作证吗？"

"愿意，我是共产党员。"张建国抢先回答。王科长眼眶濡湿了。"我是共产党员"，如果在报刊上或电视上，他听到这句话，也许权当作一句口号，甚或是空洞的说教。那是因为他没有入戏，没有进入角色。而当他身系剧中人，深解剧中情。亟待他人帮助时，共产党员站出来了，就站在他眼前。他看到了党的形象．听到了党的声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怎么能不为之动容呢？全国有四千多万共产党员，如果每个共产党员在社会治安需要的时候，都能发挥先锋和模范作用，那么，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该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真不知该怎样感谢你们，”王科长紧握住张建国的手，情真意切地说，“这下要耽误你们出租挣钱了。”

“钱算什么，一家人嘛！”王连青接过话茬，“国不泰，民不安，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别说挣不到钱，就是挣到钱，还不是落入贼人之手。要去我和建国一起去！”王科长嘴唇翕动，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在他的潜意识里，人们往往把个体户看作是挣钱的机器，没有钱的诱惑，似乎这台机器就运转不起来。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在社会责任面前，在这两位出租汽车司机面前，钱，这个与个体户并非相等的等式，怎么能成立呢？

两位出租汽车司机把车往车场一丢，简单向同行交待了几句，飞身上车，与王科长、小韩一行，疾速向唐山进发。车轮飞转，荡起股股烟尘，在烈日的蒸蒸下，久久不愿散去。宛如一团团冉冉升起的蘑菇云。

是心情煎迫，还是车随人意，面包车生出翅膀，飞也似地向前冲去。回首间，把宝坻县城甩在身后。道路两旁的白杨、翠柳、玉米、水稻似碧绿的海洋，涌向车窗，浪翻迭宕，稍纵即逝。行至玉田县境，天有不测风云。一台没有尾灯没有牌照，后来知道连驾驶执照也没有的小拖拉机，与王科长等人乘坐的面包车由西往东相向行驶。小拖拉机在前，面包车在后。小拖拉机“司机”不闻车后鸣嘀，不亮转向尾灯，也亮不起来，象头笨牛，将车头往左一歪下乡间土路。面包车风驰电掣，与小拖拉机近在咫尺，冷不防小拖拉机左转弯。如果面包车向右打方向，不但躲不及，还会把拐过来的小拖拉机拦腰切断，撞个粉碎。情急生智，面包车司机一反常规，同样向左打方向，绕小拖拉机车头而过，流星般划了一个长长的弧。小拖拉机安然无恙。面包车蹭在马路左侧

的一棵老柳树上。巨大的弹性把面包车弹到路中，左侧车轮腾空而起。“不好，要翻车。”王科长一阵玄晕。他想到车毁人亡，想到了年轻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孩子。但想得更多的是出师未捷，是保卫科小韩和两位急公好义的宝坻县出租汽车司机、难道就这样……然而，面包车没有翻，奇迹般在路中央蹦了两蹦，颠了几颠，神话般停稳，又加速向前了。王科长睁开疑讶的双眼，透过玻璃望去，只见那棵老柳树被面包车刮掉厚厚一层皮，“天不灭曹”啊！王科长倒抽了一口冷气。

谁说和平环境没有炮火硝烟，公安干警在无形的火光中穿行！谁说个体户头脑里装的只是钱！钱！钱！难道他们的命不比钱值钱吗？

在另一条战线上，生命的火花同样迸射出绚丽的光彩。让我们把时间推移到昨晚11时许。夜色披上重重的黑纱，四周万籁俱寂，只有蟋蟀啁啾，更增加了夜的深邃和旷远。侦察员高歌和医院保卫科王占军科长奉命埋伏在东工房5号附近的柏树丛中。这是张勇大姑家，也是他的栖息之地。时间拖着沉重的脚步，在燥热近乎凝固的气流中缓缓潜移，风儿不动，树儿不摇。成群的蚊虫似乎最得意这种气候，象一架架疯狂的“轰炸机”，在高歌和王科长的头上脚下乱飞乱舞，不时咬上两口，钻心刺痒，苦不堪言。他们真想轮圆巴掌，狠狠地拍呀！打呀！把可恶的蚊虫拍成肉酱。然而他们攥紧的拳头不敢发出声响。响声会打草惊蛇，张勇不就是一条今晚要捕捉的蛇吗？

对张勇来说，盗车成功，无异于日本海军偷袭了珍珠港。惊喜若狂。但这惊喜如同阳光下的露水，瞬间消逝。接踵而来的是恐惧，无休止的恐惧。他惊动了巨人。公安机关的全部雷达都将瞄准他这个低空飞行的目标。而卖车不成，又把它推向更为恐怖的深渊，在劫难逃哇！虽然他几天前，他悄悄潜回唐山，暂无人惊动，但作贼心虚，魂不守舍。他四处打探消息，象只受惊的兔子，总觉得有无数只枪口在等待着他。好在今天下午，他碰到人民医院的一个熟人，拐弯抹角刺探到公安机关对盗车案尚无明显线索，才略微平静了些许。不知听谁讲过，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案子拖的时间越长，侦破的可能性越小，他的安全系数也越大。“精神胜利法”支撑着他那颗悬垂的心。侥幸心理，托着他在游泳池“畅游了”几个小时。直到天空脱去夕阳的披纱，他才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象海蛇一样爬上来。更衣走出游泳池。他喜欢黑夜，黑夜可以遮住人们的视线，挡住他那栗栗危惧的面孔，黑夜还可以给他身上抹上天然的保护色，以掩盖他那见不得阳光的罪恶。夜色深沉，街静人稀，他晃进一家清冷的夜餐馆，要了几个炒菜和一瓶白酒，自斟自饮，飘飘然也。他想睡觉，做个没有惊悸没有不安的恬静的梦，可朦胧中他觉得不是地方无奈，风吹老柳，晃晃悠悠地朝大姑家走去。他自以为走进了迷人的窝，却落入了猎人的网，不等他接近门口，侦察员高歌和保卫科长王占军似蛟龙出水，将张勇扑倒在地，当张勇从迷醉中醒来，双手已插入冰冷的手铐。

时针已指向凌晨4点。路南区公安分局审讯室里，灯火斓珊气氛异常紧张。内保科副科长孙武臣，侦察员高歌等同志，七八双眼睛，直逼张勇。他们知道，坐在对面的不是鼠窃狗偷之辈，而是盗窃价值十几万元卧车的江洋大盗。让他

交待实情，用挤牙膏来比喻，远远不够。“不见棺材不落泪”也许更恰当些。

“张勇，人民医院‘伏尔加’被盗，你有重大嫌疑还不如实招来！”孙副科长一针见血。

“嫌疑和犯罪怕是有距离吧。”张勇装傻充楞，眨动着那双毋狗眼，一副挑衅的样子，“想必你们找错人了”。

“不要自作聪明！”孙副科长反唇相讥：“8月10日晚，你都干了些什么，怕是你自己比我们更清楚吧。”好一个手雷，显些把张勇炸昏了，他的嘴角一阵抽搐，前额沁出了汗珠，但很快恢复了镇定。

“事过境迁，容我想一想，对啦，那天晚上，我到我表兄家去了。”张勇鬼谲地兜了个圈子。

“不错，那是10点钟以前，以后你到哪去了？”孙副科长紧追不舍。张勇瑟缩着双肩，压得喘不过气来。胡乱说道：

“回大姑家睡觉了。”

“遗憾的是，你大姑和大姑父证明你并没有回家。”

“这……这……”张勇呐呐地成了结巴。他自觉言多语失，走了嘴。不该说到有人证明的地方去，立即把舌头向上卷了卷，改口道：

“也许是我记错了。不过，到什么地方，是公民的自由，不在家，就一定要去偷‘伏尔加’卧车吗？”

“如果狡猾抵赖，就可以超脱法律的制裁，那是你打错了算盘！”孙副科长被激怒了。他霍地从椅子上站起，铁青着脸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

既然选择了盗车，就不能选择坦白，坦白意味着什么？

是铁窗，是牢房，我才不干呢！张勇窃想：假如能闯过这一关，“伏尔加”还是我的，出手几万元，吃利息也够享天年了。于是他象刚刚输了血似的，丧心病狂地说：“你们让我坦白，说明你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没有证据，拿什么定我的罪。”张勇干脆阖上眼睛，象个木头人，谁来问话，双唇紧闭，一字不吐。

审讯进入攻坚阶段，从白驹过隙，到曙色熹微，从清晨到下午两点，张勇呆若木鸡，侦察员手心攥出了水。

这时，审讯室的门突然开了。王科长、小韩带着张建国、王连青跨步进来。王科长从同行那带有血丝的眼睛里看出，审讯相持甚久，结果非愿以偿。

“张勇，抬起头来，看看谁来拜访你了。”王科长洪钟般的声音，挑起张勇那颗低垂的猥琐的头。天啊！怎么会是他们？莫非从地里钻出来的？张勇的心猛地提到喉咙口。买车人张建国、王连青兀立眼前，双双犀利的目光直刺得他睁不开眼。那目光仿佛在说：“张勇啊，张勇，就是扒了你的皮，我们也认得你的骨头。”张勇浑身筛糠，五官挪位，全然没了无赖的勇气。那张脸也由红泛白，由白转青，最终支撑不住，显些从板凳上摔下来。喃喃地说：

“我被出卖了，出卖了，我认罪，我认罪。”张勇的嘴巴终于被撬开了：

“伏尔加”卧车是我偷的，不过我要说，万恶之源是个“钱”字。世界上没有比它更坏更流行的了。它象魔鬼，又象美女蛇，诱人上勾，引人堕落。初中没毕业，我被钱勾去

了魂。从宝坻县老家来到唐山，借住大姑家，做买卖。赚得多，花得也多，但没花在正经地方。吃喝玩乐挎女人，腰里不装个千八百的，象是死了父母。市场疲软后，小买卖已不能满足我的私欲，想搞运输，赚大钱。去年7月，我用1000元定钱从本村买了辆卡车，定了合同。上面规定到今年7月底，除定钱外，再还一万二千元欠款。一年间，我跑运输，钱赚不少，我有我的人生哲学。活在世间，不就是吃好玩好吗？履行合同的事，早忘到九宵云外。7月初，村里捎信来，说不按期交上那一万二千元欠款，就要典当家产，我没有积蓄，他们要的是我哥哥用血汗钱买的拖拉机和电视机。如果那样，我有何颜面见家乡父老？于是我想到了偷。小偷小摸不如投机倒把，投机倒把，不如大偷大摸，干就要干大的。我盯准市人民医院的"伏尔加"卧车，少说也得卖几万。不怕贼偷，就怕贼惦。我从6月初开始采点。车库的后窗，经常不关，是个漏洞；只是洞口窄了点，一般人过不去。可我是个瘦子，侧身过不成问题。以后我又以到医院找司机朋友修车为名，留心"伏尔加"司机王坤生，见他收车后，经常顺手把那串连车门带发动机的钥匙，插入马达锁孔内，这就为我实施盗车计划铺平了道路。8月11日凌晨，我从机场路表兄处出来，根本没回大姑家，而是来到人民医院后车库，见四周没人，窜上后窗台，侧身下车库，尽量不留痕迹，恰巧下面是个暖气包，我没发出任何声响，便到了地上。摸黑到"伏尔加"跟前，一拉门，开了，钥匙就插在马达的锁孔里。我从车上拿出钳子，按预先想的办法，三下两下撬开铝合金拉门，抹掉足迹，把钳子往车上一扔，启动马达，出车库，随手拉库门，掉头直奔医院大门口。医院大门夜里经常不关，是我平时观察到的，今晚照常。我猛踩油

门，直奔宝坻。我怕父母追根问底，寻问车的来源，所以没把车开回老家，父母对我在外干事总不放心。于是我把车开到三姑家不远处的小树林里。我跟三姑说车是朋友的，借用几天。三姑没多问。这时，天已放亮，我开车到宝坻县城，搭讪卖车，没有成交。我又把车开到二姑家，藏到二姑父的棚子内。同样撒谎，说车是朋友的，先寄放几天，过些日子再取。而后我匆匆回了一趟家，向父母要了两千元钱，隐瞒说，做买卖蚀了本，东山再起。其实是想回唐山后，避避风，如没危险，再回到二姑父家取车，用二千元作盘缠，到东北去卖，没想到……”

“不要说了。”王科长打断张勇的供述，也没有再审下去的必要了，只需要订正一个事实：

“就是说，‘伏尔加’卧车现在你二姑父家，对不对？”

“对、对、对。”张勇连忙回答。脑袋象鸟啄米。

“你二姑父住在什么地方？”

“在宝坻县大钟庄乡常恒庄村”。

“好，跟我们走一趟，到你二姑父家提车。”

“是、是。”张勇低垂着头，被王科长和几位侦察员和保卫科小韩押上汽车，同行的还有“伏尔加”司机王坤生以及主动到唐山作证的出租车司机张建国和王连青。

十一

傍晚时分，王科长一行乘车来到常恒庄张勇二姑父家。在一间草棚内，他们发现乳白色的“伏尔加”静静地停在那里，上面苫了块破帆布。卧车的两只前灯积满了灰尘，似流

着眼泪，正翘首以盼主人的到来。

“伏尔加，”我可找到你啦！司机小王高兴得象个孩子。一溜小跑扑到“伏尔加”身上，他又惊又喜，又惭愧。喜的是，伏尔加终于回到了医院的怀抱；愧的是由于自己的疏忽，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契机。如果我关上车库后窗，如果我拔掉发动机钥匙，如果……但更多的是喜悦，“伏尔加”绽开了它的笑脸。那是一张成熟的，满怀无限感激的笑脸，在夕阳的衬托下，楚楚动人。王科长看到了，而且看到了更多更多的笑脸，有医院领导的，有医务人员的，还有那两位来去匆匆挺身作证的宝坻县出租车司机的，他们的脸上不也同样漾着胜利的微笑吗？

这笑是永恒的，她镶嵌在人民医院送给路南公安分局的镜匾中，镶嵌在王科长和公安干警的记忆中，永远，永远……

“黑双喜”现形记

刘 群 李春林

1988年5月4日，坐落在钢城鞍山西郊的宋三台子朝鲜族自治乡李三台子村，凌晨3时许，劳作了一天的人们，还沉睡在甜蜜的梦乡中。

突然，从村小学校方向，传来“轰隆”一声爆炸的巨响，立刻震惊了全村。响声使家家忙乱，人人自危，却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晨曦微露的朦胧中，一些胆子大的人揉着惺忪的眼睛向村委会走去，他们想知道这声巨响中包含着什么内容和为什么爆炸。

正当几位村领导面面相觑，不知就里，而门外又挤满了黑压压一片村民的时候，本村的朝鲜族村民孙海珠急匆匆来到这里，结结巴巴向大家讲道：“……有人，有一个……人躺着……快，快去看看！”

他说着，但因心情紧张，语无伦次，无论怎样努力也没能把要表达的意思叙述出来。大家见状，便安慰他别着急，慢慢把话讲清楚，但他只是干比划说不出来。后来干脆把大家拉住，向他家方向小跑着奔去。

夜色尚浓，几十米外的物体隐隐约约，不易辨认，借着几户人家昏黄的灯光，依稀可见距孙家南院墙30米左右处，有一条状“隐物”，象似一个人躺卧在那里。孙

海珠的腿象灌了铅块，钉在原地不能动了。大家一起壮起胆子，在几只手电筒光柱的交织扫描下，发现这个"隐物"果然是一个人的尸体。

虽然夜幕掩盖了在场群众的表情，但大家都知道，刚才那声巨响，在这只有几十户安静、和平的小村子里，发生了——

一、一起无头案

鞍山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旧堡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迅速赶赴现场勘察。兵贵神速，干警们来到现场时，报案人一支香烟尚未吸完。

现场位于李三台子村前街，较空旷的乡道上。这块空旷地带，类似城市的街心广场，但它形状不规则，由于频繁行车，这里地面坚硬，极少杂物。

远看，尸体衣服整洁，四肢完整，似乎伤害状况不严重。但到近前，却令一些"老公安"以至对流血场面司空见惯的刑警队侦察员也都不寒而栗。尸体致命伤处只有一处，在口腔部位。尸体头部从眉毛以下到下颏处，几乎荡然无存。人们看到的，是殷红并杂有其他各种颜色的一个血窟，后脑及头顶外，已辨不出五官及面部皮肤。由于爆炸所致，在距尸体5—6米开外的一根电柱上，也沾有多处人体软组织碎块。

经勘察，在尸体周围提取到一些沾有火药的碎纸片，又在尸体脚部发现一根燃过的、只剩一半的火柴杆。距尸体右侧5米开外的一处地方，提取到一枚波浪形花纹的胶鞋鞋印。

法医很快将尸体检验结果送到了专案组：死者为男性，约十五、六岁，身高为1米56，留小平头。腹部于脐部右侧

有一小米粒大小的黑痣，右大腿根部有一条2厘米长的疤痕，为刀伤所致。

死者上穿一件印有霍元甲字样的白背心，中间是蓝色拉链春秋式运动服，外罩一件半新的蓝色条绒衣。下身是一条灰色的确良裤衩，紫色线衬裤外套着一条红颜色毛线裤，外面是一条咖啡色八成新的料子裤。脚穿一双尼龙丝袜和一双黑条绒塑料底板鞋。

查死者随身携带物品时，找到一支儿童塑料玩具手枪、一根金属钥匙环及链子，两根20厘米长的橡胶管及一只空的红玫瑰牌香烟盒和一块电子表。

经对胃内食物化验，约饭后两小时死亡。

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结果，除证明死者系一少年学生外，其身份、住址、固定活动场所等均未发现有力佐证。专案组当即召集邻近乡、村干部及近期外出未归少年的家属辨认，座谈，亦无结果。正当侦破工作毫无头绪，一筹莫展之际，却突然有人送来了宝贵的线索。这线索却是—

二、一封匿名恐吓信

半天来，爆炸的余音象毒蛇一样盘踞在村民们的心里，心头的余悸，象掐着每个人敏感的神经，只要有一点声响，人们便会惊得仓惶躲避，整个村子，似乎成了一个引燃待发的火药库，戏弄着胆小、善良的人们。而那些没头没脑的谣言，象被捅了老窝的野蜂，四处乱飞，胡叮乱咬，使村民们本来就脆弱、敏感的神经，更加经受不住袭击。整个村子里，笼罩着重压的阴霾。

就在这时，又凭空降下一封恐吓信。

信是一位村民送来的，发现死者报告给村领导的，也是他。死者现场距他家很近，而这封信就是在他家院子里拾到的。明眼人立刻看得出来，死者和恐吓信有联系，而死者和恐吓信，两者又都与这位报案的村民有联系。那么，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位村民的情况。

村民孙海珠，男，48岁，朝鲜族，职业为农民。1984年，李三台子村原办有一座小型的云母绝缘材料厂，但因经营管理不善，逐年亏损，欠债越来越多，濒临倒闭。这时，孙海珠却从混乱萎缩的小工厂里看出了生机，发现了别人发现不了的前途和希望。加上当时那些不怕风险、勇于使一些企业起死回生的典型成功人物大大地刺激了、鼓起了他的干劲。于是，他不顾家人和亲属的反对，东挪西借，凑了一万元钱，承包了这个小厂。

精于算计而又潜心琢磨的孙海珠在管理上极为精细。他能亲自动手操作全厂运转程序中的每个细小的机械部件，对人员的思想活动、技术水平和能力高低了如指掌。经营中，杀伐决断，奖勤罚懒，清如水，明如镜，执法如山，虽得罪了一些爱占小便宜的人，到底使小厂重获新生。两年间，不仅还清了一应外债，而且更新了、添置了一些必要的设备。从第3年起，小厂就获利润，以优厚的效益驰名全乡。孙海珠本人的收入，也颇为可观，据传每月收入达万元以上。到发案时节，他的纯收入，即使不完全统计，也达30万元了。

孙海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似乎刚跑完马拉松。虽还不到9点，天气并不很热，但他的额上，却布满了大颗的汗珠。他向专案组讲道：

半夜里被惊醒以后，回家怎么也睡不着了，只在天朦朦亮时“眯”了一觉。庄稼人都有起早的习惯，6点多起床

后，先到自家菜地干了一阵子活，然后又凑到人多的地方听听“下巴嗑儿”，之后便回家吃了点饭。因心里不痛快，又在家里呆了一阵子后才想去厂里。走到大门口，猛然发现这封信扔在墙根砖垛上。我看信上写的是汉字，不认识，就让我孩子看，孩子边看边念给我听，我吓坏了，这是冲我来了，怎么办好，我一时拿不定主意。犹豫了半天，报告吧，怕以后被人报复，不报告吧，又没办法解决。全家人啥都不干了，专核计这个事儿，最后还是决定报告，我才把这封信送来了。

这封信把孙家人吓得不得了，但专案组却觉得这封信来得挺及时。因为，案情分析刚一展开就卡壳了，连死者是他杀还是自杀这个关键问题还没有搞清，还谈什么案情进展呢？现在，有了这封信，或许对案情的侦破，会直接起推动作用。

恐吓信是用一个白色信封装着的，没有封口，信纸是一张红色横格纸，纸质较粗，显得略厚。信封上用纯蓝墨水写着：鞍山市旧卜区李三台村鲜族队，孙海苏收。下面寄信人地址栏内，写着“黑双喜”3个字。

信的内容如下：

2号信

孙海苏别要花招了，公安局保不了你，今天拿人命再劝一你一回，如果你不出4万元钱，或再告给公安局的话！看到前边的尸体了吧，我们黑双喜团杀人不当回事的，我不想和你多说，1986年5月12日5点30分到7点30分在鞍山市旧卜区鞍山城大队预制厂大门前交货，我会叫人去的，把钱放到提包里上锁。

有道是再一再二不再三，第二不成，第三我们怎么办，

你会想到的。交货时间5月12日下午5点半到7点半。

黑双喜

1988.5.4

这封恐吓信，来得确实比较及时。它对确定案情性质，进一步揭示有关线索，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现在，可以把现场勘察、尸体检验和恐吓信有机地联系起来。专案组干警就这3大项内容，研究认为：

1. 死者系他杀而不是自杀。其理由为：死者的死因与恐吓信之间，不仅是相互联系，而是一脉相承的因果关系。有目前尚未得知的幕后牵线人，编导了这出闹剧，以死者的死，达到其讹诈巨款的罪恶目的。也就是说，为讹诈孙海珠的巨款，幕后人先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血腥案件，再以尸示众，迫使孙就范。其罪恶目的和险恶用心，已昭然若揭。

还有，信中反复强调"5月12日下午5点30分到7点30分交出4万元钱"，这雄辩地说明，幕后的操纵者在制造血案后，伺机获得巨款。死者不可能以自已的死去敲诈，那样做毫无意义。因此他不是作案人，他有可能是罪犯的熟人，但也不能排除是罪犯采用欺哄诱骗等手段临时裹挟的被害人。

2. 从恐吓信分析，内容单一，用语粗浅，错别字较多，不讲究标点符号的运用，书写混乱，极不规则。从中可以看出：①犯罪分子年龄不会太大。从文字的书写状况看，文化水平不会太高。案犯年龄不会太大从作案手段可看出，实在天真、幼稚、离奇，不是成熟的、年龄大的罪犯所为。估计20岁左右。②案犯为鲜族人的可能性较大。从恐吓信文字的书写特征表现出鲜族人书写的特点：珠、苏、鲜族中的发音是同音，所以，收信人孙海珠，才被写成孙海苏。同样，如"告给"，应写成"告诉"或"告诉给"，这

种属语句中的词汇脱落现象，在汉族中亦不多见。

3．根据以上两点，专案组决定，从恐吓信入手，确定侦察范围。作案人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敲诈孙海珠的一笔巨款。但敢于如此明目张胆、明火执杖作案的，一定是对孙家、对孙本人相当熟悉的人。而熟悉孙的人员，不外乎两方面：一是与孙邻近的居民、孙的亲属、同事等；二是与孙在业务上经常往来的人，这部分人点多面广线长，情况复杂，不易掌握，需格外下功夫。

这个“黑双喜团”是一人还是多人？从恐吓信中分析，有“我”和“我们黑双喜团”字样，即有一人作案的可能性，也不可轻易排除多人，或是真的存在什么“团”的可能；就应有充分准备，以便遇有紧急情况时可以从容对敌。而当前，应抓紧去办的，是——

三、查 找 尸 源

由市局、刑警大队，旧堡区分局领导组成的破案指挥部，由市、区两级单位抽调的10名干警组成的专案组，研究了上述情况后，一致认为：查找尸源，应以现场为中心，向四周均匀辐射，先近后远，先简后繁，逐渐推开查找范围，不可漏掉任何蛛丝马迹。尸源、恐吓信、孙海珠的交往关系这3条线密切联系，寻找尸源是明线，而查找炮制恐吓信和了解孙海珠社会关系是暗线。“一明两暗”的3条线，既造成相当声势以震慑罪犯，又利用秘密侦察挖出罪犯。

于是，兵分3路，各自出击，3个小分队全力投入案件侦破工作中去。

首先是大张旗鼓地进行尸源调查工作。将尸体的体貌、

特征，处处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广大村民由好奇转为义愤，再转为一种责任感，同情感，纷纷向专案组汇报情况。但是，几天过去了，不仅李三台子村、邻近的吴三台子、再稍远些的大营盘村、小营盘村、东台子、郎家场以至本乡最大的村子城昂堡，也没有发现与死者情况相吻合的失踪者。

看来，死者不是本地人，而且在本地有亲属的可能性也不大。指挥部当即决定再扩大范围，在《鞍山日报》、《鞍山人民广播电台》刊登寻人启事，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查明尸源有关情况。

5月9日晚，辽宁省营口县博洛堡乡的村民赵大兴、方玉芹夫妇，在方的侄子方振周的陪同下，风尘仆仆赶到鞍山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要求协助查找他们的儿子。

原来，方振周是鞍山市人，住在鞍山铁西区共和街。5月5日，他接到姑夫赵大兴从营口打来的长途电话，要他帮助查找两天没有回家的表弟赵长忠。方振周接到电话后，本已留心，一面告诉家属遇有小长忠的消息或他本人到家来，立刻通知营口方面。一面自己处处注意，希望能发现赵长忠的踪迹或知道些赵长忠的消息。

但3—4天过去，关于赵长忠的消息，方振周始终是茫然无知。5月9日这天，他打开收音机，谁知往常他并不感兴趣的广告节目中，后边的一则寻人启事使他一下子"精神"了起来：

"寻人启事，5月4日晨，在我市郊区宋三台子乡李三台子中心村路上，发现一具无名男尸。死者年约15岁，身穿……"

方振周心突突跳着听完了广告，对广告中介绍的死者年龄、衣着、非常敏感。他似乎有一种预料不到的凶险的预

兆，尽管他非常不愿意把广告中的“男尸”和自己的表弟联系到一起，但现实却不允许他存在什么侥幸心理。

于是，在凶与吉、忧与喜，种种矛盾着的心情的驱使下，方振周连早饭也没有心吃，便立刻去营口将姑姑夫妇接到鞍山，到市局刑警大队来辨认男尸究竟是否是他们的儿子赵长忠。

赵大兴夫妇都很健谈，他们向专案组干警详细介绍了赵长忠的有关情况：15岁，身高1米50多些，留小平头，穿着印有霍元甲字样的背心，中间拉链春秋式运动服，下身穿咖啡色8成新料子裤以及尼龙丝袜子与黑条绒板鞋……这些特征，与死者毫无二致，只缺少橡胶管、玩具手枪和电子表。

送走赵家夫妇，指挥部决定，立刻搞清楚赵长忠的有关情况，特别要查明为什么他远在营口县，什么原因来到鞍山，又是什么原因死于非命。

侦察员连夜赴营口，很快查明：赵长忠，15岁，本村小学5年级学生。该生表现一般，不爱学习，平时还有小偷小摸行为，有时还旷课。遇有合适的场所，还要抽几支烟，口袋里经常有零钱供他花用。至于钱的来历，尚无人得知。往常他虽然旷过课，也仅仅是离开学校，并不到远处去，玩到吃饭时候，就会回家的。在营口、鞍山都有不少亲属，但他从未只身一人去过，家里也严格禁止他单身外出。这次失踪前，家里发现少了两块大洋，而尸体携带物中并未发现。

为了进一步搞清来龙去脉，侦察员又了解到：

5月2日这一天，因学校放假，赵长忠一大早，约7点钟时，在家门口遇到邻居小男孩赵强。两人一起玩儿了一会儿，赵长忠对9岁的赵强说：“小强，老在家玩儿太没意思了，走，我带你到博洛堡去，那边儿有市场，卖什么的都

有，可好玩儿啦！”赵强就跟他去了。走到半路，赵长忠在一个叫江北村的小卖店里买了一支塑料玩具手枪和两根橡胶管，剩的零钱买了几块糖给了赵强。

博洛堡并不远，9岁的赵强走完全程也没觉累，两人在集市上东张西望，逛了几个来回，好东西不少，但手里没钱，小赵强有些“够”了，吵着要回家。这时，赵长忠遇上了自己的外祖父方兆远赶着大车路过这里。于是，他让小赵强自己回家，他跳上大车，随着外祖父一起来到了大石桥镇。

据赵长忠的外祖父方兆远介绍，赵长忠随他到了大石桥后，在镇里经过第3中学门口时，跳下了车，说是要到二舅方吉宏家去看看。于是，老汉方兆远就让赵长忠自己去了二舅家。

经走访，赵家的人早已来过这里多次，方吉宏压根儿就没见赵长忠来过。

赵家在鞍山共有4户亲属，赵长忠谁家也没有去过。恰恰相反，赵家在宋三台子一带什么亲属也没有，却偏偏死在那里，至于他如何来到宋三台子村，又如何被害，个中究竟，象一团乱麻，塞满了侦察员们的心。

这时，另两路的侦察也将情况汇报上来了：

对恐吓信，着重放在核对笔迹上。专案组围绕与孙家有关联以至有嫌隙的人员广泛展开了侦察。在地区所属的全部5所中学、1所朝鲜族中学索取大量笔迹后，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至于对孙海珠接触人员的调查，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孙海珠承包云母厂“发”起来以后，其精明能干固然可嘉，但他生性吝啬，一毛难拔，守着几十万元的家私，却不肯舍出分毫。更令人生气的是，很多当初和他一起“钻垄沟

子”滚得一身泥巴的老伙伴，一些挨着骨头连着筋的亲属，有困难找到门上来，也常常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对这些人的底细，孙海珠当然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他很明白，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现金到了这班人手中，想再要回来，几乎是与虎谋皮，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真有偿还能力，临时筹借个三头二百的，孙海珠还是愿意解囊相助，他也实在不愿意得罪这些人。

基于这些原因，孙海珠留下了一个“六亲不认”的骂名。孙海珠确实是老虎掉到山涧里——仇人太多了。那么，谁是出于这种动机，在幕后进行策划的导演呢？

经过几天的艰苦工作，层层筛选，个个落实后，排上来3个人：

朴立洙。此人被列为第1号嫌疑人员。他是云母厂的原厂长，但因其个人素质太差，靠关系当上了厂长，根本不懂经营管理，也从来不抓生产效益，只知道发号施令瞎指挥，安插外行亲属进厂“享受两天儿”，胡搂猛捞，大吃二喝，给上级领导送礼拉关系，结果搞得小厂民怨沸腾，几欲倒闭。这种人，让他下了台，他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对孙海珠令人瞠目的效益，他不但不反躬自省，反而害起了严重的“红眼病”，竟无端地视孙海珠为仇人，对孙的成绩和收入，耿耿于怀。

但经落实，5月4日这一天，朴立洙与本村一乡邻外出已3天，尚未返回，直到5月7日才回家，这可以有多人作证。这样，朴立洙便被排除了。

金载浩。此人与孙家可说是世交，从老一辈就有着密切来往。但因经济拮据，与孙家相差太悬殊，近年的走动渐渐稀落。此人不乏精明能干，但却好杯中之物，有了这个，便

身家性命也不顾。孙海珠曾多次“小的溜儿”地无偿接济过他，却都被他换成“黄汤”穿肠过肚，家中的窘困丝毫得不到改变。时间长了，孙也不再满足他，他便愤愤不平，到处辱骂孙海珠“不够意思”，“太歹毒”。

经查，此人5月4日那天，已患病卧床3天之久，有人见到他躺在床上，还在连连打听“什么响？怎么回事？”他媳妇硬是在门口拉进来一个东邻小伙子把经过讲给他听后才算罢休。所以，金载浩也被排除了。

第3个是崔英男。论起来，此人是孙海珠的远房舅舅，是长辈了。但孙海珠自有他的一套理论，他说：“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们家也不是施舍大锅粥，谁有能耐谁去挣，钱不咬手。”对舅舅，他一开始还有求必应，时间长了就冷下来。但此人毕竟是舅舅，情面难以抹掉，所以照应他家，要比别人家稍稍优厚些。但崔英男是个赌棍，生性蛮横，有钱必赌。孙海珠是又怕他又离不开他，平时难免有不满的表示被崔察觉，但崔却比他还要横，曾因一次没周济到，跺着脚在孙家门口骂了孙海珠半天。

但是，发案当天夜里，他和另外3个赌徒躲在一家仓库里赌得正“兴”，也没有在现场。

至此，通过恐吓信和查找尸源寻找破案线索都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侦察工作要搁浅了。但是，专案组的猎手们，仍然满怀信心，深入走访调查。另外，他们敏锐的目光，落到了那张似乎要从日历牌上走下来的日子——5月12日。就目前来说，是破案的最大突破口。经一番周密布置，一张严密的、警惕的、隐蔽的网架设就绪。干警们在5月12日这一天，各就各位，屏息凝神，在精心——

四、架网守候

天气好极了。万里晴空中，飘浮着几片白帆似的缓缓移动着的云朵。几阵小风吹来，真是清爽宜人，那小风吹拂面颊的感觉，实在比轻轻的抚摸还要舒服。干警们潜伏的地点——鞍山市旧堡区鞍山城村预制厂周围，由于地处城郊，所以景色美极了：身边的绿草长势正盛，不知名的大大小小的野花，散乱地点缀在绿草中间，其间时或有几只小小蝴蝶翩翩飞舞，更给人带来一派生动的山野情趣。远处已经耕作过了的田野，恰似一块块规则的、碧绿的大地毯，那么舒展，那么娇美，令人心旷神怡。

但是，干警们都无心欣赏这美丽的春天景色，他们绷紧了全身的每一根神经，把坚定、果敢和忠诚，化作一团崇高的职责和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擒获罪犯。

离那个令人紧张、兴奋而跃跃欲试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干警们的心，也跳得越来越快。但是，10分钟、5分钟、3分钟离5点30分只差1分钟了，但周围却还是一个人影儿也没有。终于，表针虽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却到底还是走到了5点30分，没有任何异常情况。

干警们仍然不动声色，在原地照旧屏息静气严阵以待，"警报"尚未解除，罗网更须严张，万一狡猾的罪犯故意错过正点，岂不坏了大事，所以指挥部决定：继续潜伏，以待歹徒自投罗网。相信，他自己安排下的整整四万元巨款，他绝不会轻易放过。

6点半，7点半，时间1分1秒地流逝，已经过去整整两个小时了，罪犯还是没有出现。

这时，在起伏较大的坡路上，突然来了一个推着自行车的男子。只见他穿着灰色西服套装，梳着较为蓬乱的分发，借着黄昏的阳光，可以看出他大约30左右岁，1米70以上的身材，举止象个工人。干警们的目光刹时象探照灯织成的光网，牢牢罩住他的一举一动。这人虽然不知道近处，就在身边有着精兵在“埋伏”，四下“撒目”一番以后，他竟跑到一棵大树后边去了。原来他是到这儿来“方便”的。

看着这个远去的身影，干警们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好容易出现了“目标”，却又与案情风马牛不相及，真是让人扫兴。但这种感觉仅仅是一转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大家都知道，现场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难以预料的各种因素瞬息万变。所以，在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对周围的一切，要冷静、谨慎，不可轻举妄动。

8点刚过，朦胧的夜色开始笼罩小山坡，如火般燃烧的晚霞，毫不吝惜地把它的绚丽和辉煌，均匀地铺洒到绿草青碧，野花飘香的小山坡上。在漫天晚霞的映衬下，田野也镀上了一层灿烂的霞光，使青葱碧绿中，罩一层五彩斑斓的色彩……

干警们饱赏着这一幕美伦美比的壮丽景色，心中奇怪，往常对天边的晚霞可谓见过多了，但却从未见过象今天这样的美，从未产生过象今天这样的感受。这绚丽多姿、美艳绝伦的霞光，他们真想捧一把在手心里，仔细地把玩……

突然，从小山坡下又出现两个人。他们没有骑自行车，步行到山坡上面来。两个身影刚一露面，干警们立刻就发现，这是一男一女的两个人。只见两人选了一块草地坐下，背后是一棵大树。虽然大树挡住了侦察员们的视线，但大树却挡不住阵阵清脆的笑声。这是一对情侣，大概晚霞的光彩

也照亮了他们的心房，才使他们的心境也和晚霞那样美，才笑得那样甜。

这对情侣一直在这里呆了近两个小时，直到繁星闪烁，月挂中天，他们才依偎着离去。

干警们的斗志也被这对情侣牵走了。6、7个小时的潜伏，不仅极大地消耗了他们的体力，而且更主要的，是狡猾的案犯没有出现，使专案组赖以获得线索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疲劳不堪又胆战心惊的孙海珠，拎起他那个塞满废纸、伪装成纸币的皮兜子，战兢兢地走了。他的心里还是装着不易搬走的铅块，任谁替他解释也还是排遣不开。这个非常吝啬又非常胆小的精明人，一生从不想坑害任何人，也绝不会去占任何人的便宜。他说过："说我抠，这不假，但我抠的是我自己的钱，这和别人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怎么这倒成了一个罪名了？"当初，让他到预制厂来诱敌上钩时，他找了一大车的理由不想去，还是专案组再三和他做了思想工作，绝对保证他的安全，而且把出击行动的干警当场指给他看，他才肯到场。结果在山坡上呆了半天又小半夜也没什么收获，他就又产生了恐惧心理，垂头丧气，一路叹息着回了家。

案情侦破又搁浅了。专案组全体干警一致感到，这个犯罪分子实在又狡猾又残忍，他能够把爆炸现场干净利落地处理好，使现场不留一丝痕迹；他又能用"真真假假，声东击西"的伎俩来迷惑视听。这一次，他又搞了个"敲山震虎"，来探寻公安机关破案的情况，而在由他本人约定的时间地点上，他却又风向一转，躲起来冷眼旁观，使公安干警扑了空，使孙海珠更害怕，也使他自己隐藏更深，真是一石三鸟。这样，干警侦破陷入困境，他也赢得了时机进行下一步

行动。

好个狡猾、阴险的歹徒！但本案却还有一个与别案不同的特点，那就是，每当干警侦破苦无良策，外围线索没有进展的时候，犯罪分子本人将线索送上门来。月夜潜伏的第10天以后，也就是5月22日这一天，战战兢兢的孙海珠，双手哆嗦着又送来——

五、第二封恐吓信

5月22日下午3时许，孙海珠如临大敌般，满头大汗地来到专案组。他的双手剧烈地哆嗦着，好容易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似乎重有千斤的信来。信还没有启封，保持着完整形状。他把信递给干警以后，一边擦着汗，一边吃力地、语无伦次地叙述着收信的情形："晌午前，村里的通迅员递给我这封信。我开始还以为是谈业务的事儿，接过来一看地址，我就知道不对劲儿。这信是打吉林邮来的，可咱家在吉林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亲戚，我的买卖和吉林也没有什么联系，我就觉着有点儿奇怪。看信封吧，又明明是邮给我的，地址和我的名写得清清楚楚，我没敢动，就给你们送来了。"

干警们接过信，只见这是一封挂号信，编号737，寄发邮局日戳打印的日期是5月19日，收信人地址姓名准确无误，确系孙海珠无疑。寄信人栏内写的是：

吉林省永吉县绝缘厂、双喜

又是这个双喜！干警心中一震，急忙拆开，内容是这样的：

孙海珠：

5月4日早晨，你一定发现了门前发生的一切了吧！我们

想，5月12日你一定辛苦了，那时我们得知那里已经有几条黄狗（注），我们就决定先不去了。因为是我们做坏了一件事，黄狗知到了，实在是对不起。

下一次送货地点和时间——西阳土产站门口（吉林省沈吉线西阳站下车站南对面）下午5点到6点，把钱放在黄色提包里上锁，时间到了会来一辆132小汽车。

也徐你也昕说过社会对我们黑双喜的平价，如果不从，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老实说，上次5月4日本打算拿你家人开刀，但我们这是拿要背叛黑双喜的内部人开了刀，这是告诉你双喜灭口杀人办法很多，和不在乎，也徐这句话是多余的，就这么定了。

黑双喜

送货：88年6月1日下午5点—6点4万元钱

信和上次那封差不多，写得同样粗劣。不仅不讲究使用标点符号，而且把“知道”写成“知到”，把“也许”写成“也徐”，把“评价”写成“平价”等等。

经过技术处理后，信封上未发现指纹，将文字进行检验后结论，两封署名黑双喜的匿名恐吓信出自一人之手。

指挥部对这封信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初步产生了比较集中的两种设想：

1．经过这一阶段大张旗鼓地侦察，犯罪分子已经进入侦察视线。有道是做贼心虚，为了逃避打击，他耍了个“障眼法”的花招，故弄玄虚地采用一个“调虎离山”的伎俩，将侦察主攻方向引到数千里外的吉林，使整个侦察工作偏离轨道，走上歧途，犯罪分子则利用这个空隙更深地隐蔽起来。

2．由于罪犯第一次作案没有达到目的，当然贼心不

死，还会继续想方设法铤而走险。而且，在本案中，罪犯已经杀了1人，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不继续干下去“不上算”。对于包藏祸心、凶狠残忍的罪犯来说，不达到获得巨款的目的，他也不会轻易罢休。所以，这第二封恐吓信，也有罪犯变换地点做案的可能，是初起犯罪的顺承和继续。

两种可能，哪一种更大、更可信呢？

专案组经过反复研究，认为第2种可能性比较大，下一步的主攻方向应放在吉林。当然，还要做到多方兼顾，以免被罪犯牵着鼻子走。

主攻方向确定了，这第二封信给大家提出来的，问题是：犯罪分子，也就是“黑双喜”，是不是写信人？他或他们，究竟是鞍山人还是吉林人、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的人？

可以肯定，犯罪分子对鞍山和吉林两个地方都熟悉，不仅熟悉两地的地理状况，而且熟悉一般的人员，特别是实施作案的目标人员。所以，这个犯罪分子在两地都居住过较长时间的可能性比较大，至少是经常出没、往返于两地。这样，我们的侦破工作必须从两地区同时着手，齐头并进，双管齐下。

指挥部决定，在发案地和吉林省永吉县的发信地，同时采取行动。在发案地迅速落实5月19日前后去向不明或外出未归人员的情况，一方面立刻派人赴吉林，对发信地、吉林省永吉县的双河镇和“货物”交接地的西阳镇进行侦察，重点查出当地与宋三台子乡有联系的人员。

由于宋三台子乡地处鞍山城郊，属城乡结合部，所以人员往来多，长住、暂住人口混居，形成非常复杂的局面。10多个村子中，大的村子城昂堡，1千多户。这里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相当多的人或家庭搞经商行业，平均每天都有

几十上百人外出；小的村子也有百十来户，经商搞企业的也不下几十户，把全乡所有搞商企行业的人员统统落实一遍，耗时耗力，很难保证工作质量。所以，在这里调查外出未归人员的工作，进展迟缓。

赴吉林调查情况的侦察员，在一番艰苦细致的调查后，基本上查清了如下几点情况：

1. 就人事档案卷宗所载的情况看，双河、西阳两镇居民的社会关系中，尚未发现与宋三台子乡有关系的记载。为使调查工作准确无误，侦察员们又通过街道组织，与村委会领导进行了访问和回忆，虽工作量十分浩大，也基本上消灭了死角，但也没有发现两镇均与宋三台子乡有联系的线索。

2. 双河、西阳两镇范围内，共有9家旅店，把9家旅店在5月19日前后留宿人员登记的原始记录检查一遍，也没有发现来自鞍山方面的旅客。

3. 第二封恐吓信所用的信封和信纸都是西阳印刷厂印制，这种信封和信纸在西阳镇的大小商店均有出售，俯拾可见，证明罪犯是在当地买来信封信纸后作案的。

4. 在西阳镇邮电支局，侦察员却意外地了解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情况：5月19日上午10点多钟，业务量不大，用户也只有两个人，都是邮寄平信的业务，汇款、取寄包裹的业务也没有，小小营业室显得十分冷清。当另外两个寄平信的人贴好了邮票、交给营业员后准备离开时，又进来一个用户。这个人拿出一封写好封皮的信交给营业员，说寄挂号。营业员接过信封一看，见文字书写虽然比较凌乱、潦草，但可以辨认，便接受下来。由于原信落款处寄信人姓名没有填写，要求这个用户按规定填上。但这个用户却用手指着信封右下角的“双喜”两个字对营业员说，这两个字就是他的名

字。于是，营业员便给他办理了挂号的手续。

营业员向侦察员介绍说，因为当时用户少，而办挂号手续的又只有他一个，所以对这个人印象比较深：这人约有20多岁，眉清目秀，很精神，身高1米70多，穿一件蓝色涤卡中山装，干干净净，看样子象个学生或青年干部。

两地调查工作，至今为止尚无头绪，特别是宋三台子乡与吉林方面有联系的人圆，调查起来更是困难，而吉林方面与这边的联系或有关人员的活动情况，也同样存在着量大、人地生疏而容易使工作流于空洞和浮浅，从而遗漏线索。这个问题，用大兵团作战，好比跳蚤用拳头打，事倍功半，劳而无功，用现有警力进行工作，又无法在最短时期内收到成效。

指挥部详细分析了上述情况后，又认真推敲了一番第二封信，提出一些问题：

这次，犯罪分子约定于6月1日在西阳交货，这个举动真假程度如何？会不会是犯罪分子又一次耍弄欺骗花招，这一次罪犯能否进网？可能性有多大？

另一方面，对公安机关投入相当警力侦破此案，事主孙海珠早已把全部情况向警方报案，这个情况，想犯罪分子是不会不知道的，既然知道却还在继续作案，只能说明犯罪分子顽固不化，铤而走险，在强大的破案攻势面前他不隐蔽，也不中止犯罪活动，反而继续“顶烟上”，暴露了他或他们穷凶极恶，急需用这笔钱，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还有，西阳镇的地理环境绝非与鞍山城可比。那里是崇山峻岭，老树密林，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土产站背靠高山，面向深谷，门前只有一条简易公路，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最适宜群集的团伙罪犯集结、隐蔽和逃窜。选择这

里来“交货”，说明犯罪分子非常熟悉地形，这天然屏障，已经为他们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而且，犯罪分子还准备了132型货车，不管真假，说明他们可能拥有一定的机动车辆，接货后，乘车或进山，或去镇上，机动性强，回旋余地大，更对他们的犯罪活动有利。

这些，都可以充分证明，这是犯罪分子真实意图的暴露。他既然敢于在破案高潮中亡命出动，那么他不达目的也不会轻易停下来。为此，指挥部决定，挥师北上，去千里之外的吉林——

六、撒网捕鱼

5月30日，指挥部率领侦察员，兵分两路踏上了北上的征途。一路是出动4名侦察员化妆成群众，与孙海珠同行。此举是为防止罪犯尾随孙海珠，知其携巨款上路，途中可能下手夺款，这样，孙海珠的安全就受到了极大威胁。另一路是“主力部队”，这队人马由刑警大队、旧堡分局领导等指挥部成员亲自率领，星夜驱车直奔吉林永吉县的战场驰去。

第二天早晨，侦察员们不顾满身的仆仆风尘，在永吉县公安局领导陪同下，一起查看了西阳镇的地形：

这里属长白山支脉。山中沟壑纵横，怪石横生，草深林密，只有羊肠小道蜿蜒穿行其间，如不是久住识路，恐怕陌生人连方向都掌握不了。唯一的一条公路，比想象的还要窄，路况更是不尽如人意，出山进山，它都是咽喉一般，是必由之路，如果在这里安排上一支小股部队设卡，那千军万马也是插翅难飞的。

干警们抓住这里的要害去处——公路，以此为中心，架

设起一张严密却又无形的大网，随时准备擒获进入网中的犯罪分子。

吉林市公安局、永吉县公安局，对此案非常重视，他们抽调了相应的、精干的警力和装备精良的武器器械，全力投入到侦破中来。两局牵头的领导与鞍山方向的领导，共同组成临时指挥部，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出击。

为预防万一，指挥部将现有警力进行了周密部署，除设在土产站对过的铁路装卸大队的临时指挥部外，还在土产站、货场、道班、小学校、南山坡设了5处固定守候监视点，这些监视点便是第一道防线。为防止罪犯从第一道防线中漏掉，又派出机动力量组成第二道防线，增设了化妆过路的游动哨，往来巡逻，准备盘查堵截。

6月1日下午4点整，各司其职的侦察员分别按规定时间进入了各自的岗位。4点30分，孙海珠在两名侦察员的秘密监护下，来到土产站门前，静候“黑双喜”前来取货。

胆怯心慌的孙海珠，虽然明知道有强大的后盾在严密地保护着自己，他也还是无法让自己镇静下来。风景如画的吉林山水，温暖宜人的北国春风，也无法让他那狂跳的心平静，他根本无心去赏玩周围的水秀山明，也不想领略自己“人在画图中”的优美情怀，只是一个劲儿地、焦灼地等候那个紧张的时刻，就象死囚等待被处决一样。他一会儿左顾右盼，东张西望，一会双手抱头，唉声叹气，一会儿又正襟危坐，俨然正在诵经念佛的出家人。但无论哪种姿势，都掩盖不了他慌如脱兔的心情，他实在是胆怯、紧张极了。

1小时、2小时……时间悄悄地过去了，现场却没有出现任何情况。偶尔有几个过路人，都是行色匆匆，绝无旁顾，很显然是与案情无任何关联的普通群众。也曾经有一辆

132型汽车开过，但该车路过这里时连速度都没有减一点，径直飞驰而过，也是与案情无关。

一直到晚19点，苍茫暮色完全罩住了远山近水，晚霞把如黛的山峰染得苍翠斑斓，色彩朦胧时，已经架网守候了两、三个小时的干警，才又一次撤离现场。罪犯踪迹不见，一次再次地设“虚”点交接，难道真的是在搞什么花招？难道他杀了一人，仅仅是为吓唬一下孙海珠，制造些混乱，给社会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就完吗？看来，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只能说明，干警们面临的对手，不是庸常之辈，他作案的手段，要比其他普通罪犯，来得更狡猾、更残恶和更隐蔽。

第二次架网又扑了空，但指挥部的决心没有一点的动摇。他们坚信，关于案情发展的一系列判断和推测，都是科学的、客观的、符合逻辑的，所以，移师北上到永吉来擒获罪犯，是正确的、不可改变的方案。

当下，指挥部决定，立刻执行第二套方案，从“网络”中撤下来的干警，立刻变换地点和工作方法，进入新的岗位。为了防止罪犯在外围搞反侦察甚至监视我们的行动，各岗的干警一定百倍警惕，注意盘查、监视可疑人员。但困难的是，到目前为止，案犯的体貌特征还是全部的未知数，连一点线索也没有掌握。只在西阳镇邮电支局间接了解了一些寄恐吓信人的有关情况，但寄信人与罪犯是否就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查明。难度大，还要完成任务，这就是参战干警的本色。当然，每个干警，从指挥部领导到侦察员，都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没有任何人讨价还价，都迅速地到了岗位。

负责监护孙海珠的4名干警，按第二套方案的规定，和孙海珠一起由土产站出发，19点30分到西阳火车站，他们的

活动范围就在火车站的候车室内。他们要在这里逗留1个半小时，待晚21点最后一次车驶离西阳时，如无异常情况方可撤离。这时，火车站候车室外，车站建筑物外的其他地点，也活动着一些警惕的干警，游动的、固定的……一张新的天罗地网在异地重新张起，罪犯能否在这个咽喉地带上钩，指挥部移师吉林的战略是否正确，全看这一举了。

时间过得真是太慢了，老半天时间，其实才不到1个小时。候车室只有几个旅客在候车，全是农民打扮，互相之间也不搭话。8点35分，车站开始检票了。稀稀落落的几个乘客慢腾腾地走向检票口，检票口站着一个懒洋洋的检票员，漫不经心地给这几个乘客检了票。很快，车站又恢复了刚才的冷清和寂静。

这时，一位衣着朴素，年近半百的老妇走进了候车室。她没有象其他乘客那样进门先找座位，然后再等待检票，而是越过好些空座位，在几排长椅之间坐着的零零星星的几个人身上仔细打量。

老妇的出现，并没有引起候车室里的人们的注意，但这位老妇的目光四下逡巡了一会儿以后，却径直走到孙海珠身旁，伸出右手食指，指着孙海珠的黄色皮包问道："这提包是谁的？"心慌意乱的孙海珠竟一下子被问住了，他瞠目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倒是他身旁的侦察员杨良柱发话了："怎么，你认识这只皮包么？你找这只皮包有什么事？""有什么事！"老太太的语气中还带着些气愤："今天上午，你们谁让我儿子到山上取这个皮包来着？""啊，是这样，你老人家别着急，跟我到这来谈。"杨良柱立刻敏感地察觉出，老太太的问话中含有相当丰富的内容。所以他一面稳住老妇人，一面为避开别人耳目起见，将老妇人带到车站公安执勤室，

请她端坐下来，又倒给她一杯开水，然后才问到“这是怎么一回事”的话题上来。

老妇人接过茶杯却并没有喝，她显得很着急地说道：“今天下午，我儿子成宝上山采山货，在山坡上遇到一个人，这个人让他到土产站去找一个拿着黄皮包的人，把那人的黄皮包拿过来给他。当时我儿子不敢去，那人便吓唬他，逼着他非去不可。我儿子一看不好，赶紧跑回了家，回了家，心里还突突跳。我一看不对劲儿，就再三追问他怎么回事。他开始时还不敢说，后来被我逼不过，这才把经过和我讲了。我听了觉得也没啥，帮人拿点儿东西也没啥可奇怪的。可是后来我越想越觉得不对，这个人为什么非要逼着我儿子去取这个皮包？道儿又不远，他为什么不能自己去？这里边有鬼！于是我就到了山上，找到我儿子说的那地方，没遇着人。后来我一寻思，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到土产站去看看，问问这黄皮包倒是怎么回事。他要是正大光明的事，我老婆子帮他取回来，他要是搞什么鬼呀，我还不答应他呢。咱山里人都是直肠子，不知道藏奸儿，再说，弄明白了，我也不用替我儿子担心了。

“可是，等我到了土产站时，找了个遍，哪也没看着什么黄皮包，我心里说，这是走了，不定到哪去了。我一核计，八成拎这黄皮包的人是外地的，到这里没和人接上关系，还得坐火车回去。就这样，我就到了火车站，没想到还真的找着了。”

老妇人虽是山里人，却还挺健谈，她提供的情况，真是久旱逢到了甘雨，简直太宝贵了。干警们好言好语安慰了老太太“别着急”一类的话以后，将老太太送回家去。然后，干警们立刻将情况汇报给指挥部，指挥部立刻决定，马上找

到成宝，了解“取包人”。

成宝，17岁，初中3年级学生。干警们一行3人借着手电筒的光，磕磕绊绊，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了坐落在高山脚下，树林旁边的成家。这里距土产站约5华里。道路路况不佳，凸凹不平，同时也为了不暴露目标，干警们没有动用汽车、摩托车，步行来到成家。

由于地处偏僻，这里仅有5户人家。天色已晚，周围是一片大城市没有的寂静，电力倒是有一些，但因供电不足，40瓦的电灯光显得昏黄一片。干警们先是和成家人拉了一阵家常后，才把话引到正题上来：

“小兄弟，请把今天你在山上遇到那个人的情况给我们谈一谈。放心，你们全家人都放心，我们找他也没别的事，都是些小小不然的闲事，没关系的。”

到底是山里人，尤其是有文化的中学生，成宝比他母亲还要爽快，他大大方方地把情况叙述了一遍：

“今天下午，大概是两点多钟吧，因为学校没有课，所以我就带上小镢头和背包，到西阳南山去挖中草药。挖了大概两个小时，也就是差不多4点多钟的时候，从山下土路上过来了一个人，他过来就和我说话。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挖药，他说挖药能治病又能卖钱，是个好事。我跟他说了几句话以后，因为尽说些没什么用的淡话，我也就不愿意再理他了。

“这个人也就20多岁，身高在1米70以上，可能还要高一点，模样挺端正，挺好看，总之长得挺标准。就是说话声音有点儿太土，发沙，不大好听。他是穿的一件蓝涤卡中山装，里边白衬衣的衣领衬在外衣领子里，很干净。下边是一条黄的确良裤子，脚穿一双黄色的坡跟泡沫底凉鞋。我跟他说话时，发现他右边脖子上，有一块高粱米粒那么大的黑痣。

“他告诉我说，他是江北人，在这里的建筑工程队干活。然后，他四下看了看，忽然压低声音对我说：“小兄弟，我求你件事，你到那边那个土产站去，找一个姓孙的人，他拿着我的一个黄色皮包等着我。我现在分不开身，你去帮我取来。你别有什么想法，皮包里装的就是些干活用的工具和一些书，你去取来，我一定谢谢你。”

“见我不爱动弹，他又说了几句让我放心的话，又给了我一块电子表，说是让我掐准时间。然后，又拿出钢笔，在我的左手心写了“132、黑双喜”几个字，同时告诉我说：‘见到姓孙的，你就说是双喜叫我来取兜子，他就会交给你，我在山上等你，皮包取回来以后，你就交给我。’

“这么说来说去地过了好一阵子，估计至少得6点半多钟了，我和他才从山上往山下去。因为我道熟，所以我走在前面，他在后边紧紧跟着我。看得出他跟我挺费劲，也不象个走山道的人。正走时，突然迎面过来一个穿西服挺利整的青年人，这个穿西服的走到我俩身边时，突然叫住了我们，然后他盘问了那个让我取兜子的人几句话，也就是你们是干什么的，到山上做什么来了等话。他都回答了，然后没什么事，我俩就继续往山下走，那个穿西服的和我俩走的方向正相反，他一直往山上去了。

“等到那个穿西服的人刚一走远，这个人好象有点儿紧张，他马上把我拉到一边，先把给我的那块电子表要了回去，然后告诉我说，今天先别去取黄皮包了，明天再说，咱俩明天下午3点在铁路招待所门口会齐。说完这些，他就一个人急急忙忙向东边山道走去了。”

指挥部一致认为，这个成宝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完全可靠。依据成宝提供的情况，指挥部在县局连夜召开紧急会

议，做出3条决定：

1. 对全县境内的旅店、招待所连夜清查，重点放在口前、西阳、双河3镇的清查上；2. 对所有交通要道立即设卡堵截，严密控制火车站、汽车站、出租汽车，以防罪犯闻风潜逃；3. 6月2日，也就是再过几个小时，按照6月1日架网守候的方案，原班人员照旧各就各位，实施架网擒贼的方案。

经连夜行动，查店、堵截和阵地控制等措施的严格执行，结果没有发现犯罪分子的踪迹。那么，罪犯哪里去了呢？乘车逃脱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当地火车站晚19点以后没有客车通过。汽车晚间停止营运。查过各旅店和招待所，也没有发现一点情况。这样，这个犯罪分子很可能在当地有落脚点，或者是暂时隐匿起来，尽量避开公共场所。所以，指挥部又提醒大家，对山林要道的监视，也要抓紧，不能有半点儿大意。

6月2日，中午，艳阳高照，西阳火车站开始热闹起来。干警们仍牢牢坚守在岗位上，严密注视着东来西往的人流。

14时整，饥肠辘辘的干警们仍然坚守在岗位上。这时，口前火车站传出女播音员清脆的播言："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吉林开往凌源的列车，现在开始检票了……"

反复广播了几次以后，上车的旅客纷纷向检票口涌去。一会儿功夫，候车室里又显得空旷、冷清起来，还是不见"鱼儿"上钩，干警们都有些急躁，担心甚至还有几分失望。

就在这时，从车站广场东北角一个不大显眼的副食店里，走出来一个身穿蓝色涤卡中山装，下穿黄的确良裤子，脚穿黄色坡跟凉鞋的青年人，五官清秀，干净利索，正是"取包人"。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向检票口走去，拿出一张去

往梅河口的火车票，检票员“咔嚓”一声给他检完了票，这一声“咔嚓”，似乎是一曲妙乐的前奏，听得年轻人心花怒放，他接过检好的票，迈步就要向站内走去。但当他刚刚抬起脚的一刹那，两名侦察员一左一右叫住了他：“等等，请你来一下。”声音虽柔和，却不啻一声闷雷，霎时惊得年轻人呆若木鸡。好一会儿，他才清醒过来，楞楞地问：“干什么？我……”“我们是公安局的，请跟我们到公安执勤室去一趟。”

青年人很驯顺地跟着干警来到执勤室，报了姓名：金元东，22岁，朝鲜族，辽宁省鞍山市旧堡区城昂堡村人，到吉林是做服装买卖，现在准备去梅河口办事，然后再回鞍山。

干警们当场从他衣袋里搜出一块电子表，一张5月19日由双河镇寄往李三台子孙海珠的挂号信，收据流水号正是737号。将其带到县公安局后，经成宝和山上遇到过的穿西服青年人——此人原是县局派出巡山的侦察员——共同辨认，此人正是山上那个“取包人”。

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和确凿难泯的证据下，金元东额头上豆粒般大的汗珠成串地滚落，那种不慌不忙的举止也荡然无存了。经干警反复交待政策，又看到那些雄辩有力的实据，他不得不彻底交待了犯罪经过。至此，这起无头爆炸敲诈案才得以——

七、真相大白

3年前，金元东从鞍山城郊的朝鲜中学高中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不好，高考时以悬殊考分落榜。这个结局，他倒没怎么在乎，因为这是预料中的事。倒是毕业后的出路，找个

什么样的职业的问题，缠得他整天烦躁不安，日坐愁城。家里世代务农，除了务农别无出路，而他，最瞧不起的就是农民，加之生就一张俊脸，谁见谁夸两句，更让他难以忍受风吹日晒，霜打雨淋的耕作之苦。所以，3年了，他整天无所事事，打扮得衣冠楚楚，到处招摇闲逛，故作斯文。渐渐地，他又染上了赌博恶习，手法又不高，尽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无法挽回惨败的结局。仅今年春节，他就一下子输了3000余元，一套崭新的料子服也在情急之中扔进了无底洞。家里打他骂他、哄他劝他，都如药泼石，根本不起作用。仅给他"堵窟窿"一项，父母就将多年的积蓄掏了个罄尽，对他那个恨、那个气，真是无以言表。但他却行若无事，照例有钱就赌，输了再说。看到别人大把地花钱"潇洒"，他心里直发痒，直眼红，但他上哪去弄到足够他挥霍的钱呢？

他与孙海珠的大儿子是同学，曾经有机会去过孙家，也隐隐约约听说，孙家这几年承包云母厂，早就挣了几十万元钱。于是，一个罪恶的念头就萌发了。

今年3月的一天，他写好了第一封恐吓信，趁天黑往孙家投送。但因孙家新盖了房子，搬走了，新地址他不知道，所以这第一封信就"废"了。

4月30日，他来到海城市内，想找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干。当晚在海城旅店写了第二封恐吓信，放在身边带着。但是在海城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5月2号又到了营口县。在大石桥镇上，他遇到一个正没有目标乱逛的小孩儿，他就叫住小孩儿搭起话来。小孩告诉他，他叫赵长忠，是来亲戚家串门的，时间还早，就在街上溜达。金元东见小孩很老实，张嘴就"亮底儿"，觉得这是个可以利用的对象，就

给他买了一块电子表，一双尼龙丝袜子，然后将他骗到了鞍山。那时天色已晚，先领他到饭店吃了韭菜、鸡蛋馅的馄饨，见时间还不到行动的时候，便又领他到电影院看了一部叫做《钱这个东西》的电影。

从电影院出来，已是午夜12点多，赵长忠念叨肚子有些饿，又说馄饨好吃，他又领他吃了一碗韭菜、鸡蛋馅馄饨。凌晨3点，他把赵长忠领到李三台子小学东墙外，拿出准备好的恐吓信，让他给孙海珠送去。赵开始说天太黑不敢去，他指着一处亮着灯的房子告诉他说，那家就是，用不着害怕，送去以后往回发个信号，他再去把赵接回来。赵长忠问他："发什么信号联系？怎么发？"他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装有爆竹导火线的小纸包递给他说："就用这个，点上火，我一看见亮光就去接你回来。"赵长忠一看，说道："这不是炸药吗？炸了不就完了吗？他笑着告诉他："哪能炸呀！光是有个亮儿，不信你看。"说着，他把纸包含在嘴里，用两只手划着火柴，点燃了药捻，果然只有亮光没有爆炸。赵长忠见状，这才答应道："行，我去。"

没想到，天真的孩子当然怎么也想不到，当金元东再一次递给他纸包时，却是真的能爆炸的雷管炸药包。看到孩子认真地接过纸包，他又一次叮嘱道："记住，要把纸包含在嘴里咬住才能点着，别忘了。"眼看这罪恶的"掉包计"得逞，要不是夜色的掩盖，孩子一定会发现金元东脸上狡黠的笑容。

接下去就是开头的那一幕惨剧了。

由于公安机关迅速展开侦破，他做贼心虚，东奔西窜躲了一段时间，连第一次约定"取包"的5月12日那天，他想都没敢想，根本不敢到场。

但他发财梦却还在继续做着。不敢在家，他就到亲戚家躲避，最后辗转来到吉林磐石的舅舅家。在这里住了几天，忽然心血来潮，想在这里交“货”，但怕被舅舅家人发现，想起途中西阳镇景色挺美，地理条件不错，就决定在这里“交货”，然后，买来信封信纸，就地写信投寄。

信投出后，他先到梅河口亲戚家住了几天，6月1日由梅河口乘火车到口前镇下了车，步行15公里后来到西阳镇。这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他前后看了看，心里阵阵发虚，到底没敢进街里去，跑到西阳南山上熬时间，同时也准备物色个“替身”去取皮包。正巧，在这里他遇上了成宝，谈了两个多小时，下山时遇上了穿西装的青年人盘问，他便欺骗成宝，告诉他今天不取了，明天下午3点再去。成宝全答应了。为了稳住成宝，他把已经给了成宝的电子表又要回去，告诉他第二天办完事以后再给他。

和成宝分手后，他翻过两座山峰，沿铁路又步行回到了口前镇，这时已是晚10点多钟了。他疲倦不堪，饥渴交加，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还不敢到处乱窜，怕暴露。沿街晃荡了一阵以后，在一家旅店门口，他看见了一个青年人，两人搭起话来。他很快就得知，青年人是当地人，叫张玉林，来镇上卖菜，天晚了回不去，准备住一晚上。金元东象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用青年人的介绍信办了住宿手续，报了个假名叫张玉峰，准备第二天一早转道梅河口再回鞍山家里，“包”也不取了，再另外想办法弄钱。没想到在车站就落进恢恢法网。

一起无头疑案终告破获。熬了28个日夜的干警们，踏上了胜利的归途。长白山一展她碧绿妩媚的姿容，依依翘首，欢送着远方客人，列车豪迈地轰鸣着，向家乡亲人报告着胜

利的捷报……

贼窝女头儿

——于晓梅犯罪团伙落网记

毛秀忠

第一回　匿名电话接二连三

"喂，喂，我说各位局长大人们哪，东华商场鸡鸣狗盗，你们管不管？管起管不起啊？商场都要倒闭啦！……"

"啪！"不等对方答话，电话就撂了。东华商场位于长春市繁华的大马路闹市区，为建设这个商场，国家投资40万，可自打1985年开业至今，商场没有为国家作出一分钱的贡献，连年亏损，职工怨声载道，二轻局纪检委经常接到这种披露姓名的电话。其实局里为这个商场，操了不少心，三年更换五届领导班子，可哪届也没能彻底扭转商场的混乱局面。

1987年初，财会科科长于晓梅站出来了，声称代表群众控告当届领导班子成员管理无方，贪污受贿等问题。局里派人下去了解情况，捕风捉影地听说，当届班子经理发现于晓梅私自挪用2600元装饰款，想拿掉她财会科长职务。于晓梅闻讯立即先告状。这个身着貂皮反毛大衣，颈围一只狐狸皮，脚穿高筒靴的时髦女郎天天出现在局纪检组，口若悬河地罗列商场领导的"罪状"。说来也怪，相隔不到十日，当届商场经理却向局里递上一纸辞退报告，原因是"没办法扭亏为盈，工作经验欠

佳”云云。其实，谁知道他心里还窝着一泡“苦水”呢！他发现问题苗头，想撤换财会科长，没等实施，就接到了六七个说情电话。他想，既然无力实现自己的决策，还是退避三舍吧。结果，双方都天天找局里，一个攻，一个退。

1988年4月，二轻工业局决定撤换第五届班子，派原市工艺美术文体工业公司工会主席刘汝培同志任东华商场经理。

原班人马走了。于晓梅摆出了胜利者的架势，她带着一伙人“噼噼啪啪”地放了一挂鞭炮，震耳欲聋的炮声夹杂着嘻嘻哈哈的浪笑，让人听了不寒而栗，人们暗自惊叹：真狂啊！

4月18日，刘汝培正式上任。提起刘汝培，二轻局上下不认识她的人不多。她原毕业于南关区卫校，1970年随做公安工作的丈夫下乡插队，1972年抽回，在长春市地毯厂做支部书记兼车间主任工作，后被提升为厂党支副书记。1985年被调入亏损企业刺绣厂，任供销经理部第一副经理，后来又被调入市美术文体工业公司任工会主席。她虽是不惑之年的女人，但仍英姿勃发，精力充沛，前年刚刚从经济管理刊授大学毕业，获取了大专文凭，面对东华商场的混乱局面，这位事业心和责任感极强的女同志怎么办呢？她并不惊慌，首先经局领导同意，将曾和自己并肩工作过的刘蓝鹏、戴青春调入商场任副经理，搭起了东华商场第六届班子。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产核资。

这天清晨，一支由20多人组成的清查小组开始工作了。三个领导每人负责一个楼层。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各楼层都存在帐物不符现实，帐上100，实物50，帐上5，实物2……国家财产不翼而

飞，偌大商场岂不成了空壳！刘汝培他们义愤填膺。这时，又有人偷偷递给她一个纸条，上面草草写道：

“经理，三楼电讯部丢失一台G25松下牌录像机，始终没报案。”

刘汝培把这张纸条紧紧地攥在手心。她来到三楼电讯部，找到楼层经理张东林。“张经理，录像机还有几台？”

“有两台。”张东林面不动色。

刘汝培马上布置副经理刘蓝鹏亲自检查电收部。她知道，领导的官僚作风体现在轻信上面。何况现在正值商场对积压产品削价之机，干不正当勾当的人都存在这样一种侥幸心理，他们想乘机巧妙地削掉自己贪占的部分。就是这个张东林，想在这个时候占便宜，前些天，公然从柜台上搬走了一台彩电。她在大会上点名批评，罚款30元，并勒令他当场交回。那么，这次他是不是又在撒谎？她这样想着，又去二楼检查工作。

中午时分，刘蓝鹏回到经理室对刘汝培说：“三楼电收部确实丢失了一台价值5940元的G250松下牌录像机。据说今天早晨，张东林和物价科商量，想把丢失的这台录像机削价成1千元。”

“什么？削成1千元，然后划整为零，一笔勾销？”刘汝培在屋内踱两个来回，她从来没有这样气愤过。

临下班前，她召集了全体职工大会，向大家宣布了清查出的问题。最后宣布：“商场丢失价值5940元录像机确有其事，一定要追究责任，谁丢的谁按价赔偿。决不允许任何人借削价之机占便宜！……”

会下立刻就有人说三道四：“看来女经理要拿我开刀哇，她为什么偏偏对我查这么细？”“哼，区区女经理，还

能治得了‘四大金刚’？走着瞧吧！”

这一宿，刘汝培失眠了。几天的耳闻目睹，她感到问题严重啊！东华商场体现不出党的领导，党员统统靠边站，被安排在无关紧要的位置上，烧大水壶的，打更的，看仓库的……而把持商场命脉的却是相传的“四大金刚”。据说谁想动他们，就好比摸老虎屁股，没等你整治人家，人家先把你整走了。她想着想着，突然觉得，周围有一股恶流在涌动。怎么办？决不能被邪气压倒！录像机问题一定要搞清，明天就到公安局报案。

她把目光投向了共和国的坚强柱石——公安机关。

第二回　专案组细析奇案

5月24日清晨，刘汝培将商场情况向局领导做了详细汇报，得到支持后，来到长春市南关区公安分局内保科，身子沉重地摔在沙发里，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内保科长何晶说：“我们商场丢失一台G250松下牌录像机，价值594。元。”

“什么时间？”何科长瞪着大眼睛盯着对方。

“据查是今年二月份。”

“为什么当时不报案？”何科长明知他提的问题与这位新上任的女经理无关，但他是个急性子人，有火就想发。这个具有18年公安工作经验的39岁的内保科长，对这种情况经历多了，不是由于领导官僚，就是为了表面成绩而贻误报案，时过境迁，给破案将带来多大的困难啊！东华商场是他们的辖区，对那里的混乱局面，他早就知道，如今果真出了大事，他强压住心中怒火，对刘经理说：“我们马上就

去。"

摩托车停在东华商场门前，何晶带着科员孙长生、陈瑞章、周福灵、李友祥匆匆走进大门。营业员们看见公安人员来了，都交头结耳地议论开来："录像机丢这么长时间，公安局咋才来人？""没报案呗！现在公安局来人，准有好瞧的。"……议论里有坦然，有不平，也有希望。

在三楼电收部，陈瑞章问一营业员："你发现录像机丢失后，为什么不报告？"

"报告啦，报告我们楼层经理啦？"营业员闪动着天真的大眼睛。

在总经理办公室，他们听取了保卫科的同志的详细汇报。

何晶心里一沉：看来这是桩诈骗案，情况要比预想的复杂得多。他倒剪双臂，来回踱着步子，古铜色的脸膛现出深沉的表情。

"刘经理，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看，这决不是一般的盗窃案，作案人很狡猾，也很了解商场内部情况，极大可能是内部人所为。"尽管门关得紧，何晶的声音还是压得很低。

"作案人胆大，胃口也大，说不定背后还有什么复杂背景。"孙长生同志补充说。

"为争取时间破案，我马上回报局告，立即成立专案组。"何晶说。

"好！我们商场一定竭力配合。"刘汝培用两道充满感激的目光将他们送出门外。

回到局里，他们坐下来讨论东华商场的案子，都感到十分棘手，既无凭证，又无线索，从哪里打开突破口呢？正当大家苦苦思索的时候，桌上的电话响了。孙长生接过电话，

高兴地嚷了起来："有线索啦，有啦！"

"什么线索？快说！"大家急不可耐地催促道。

刚才，市二轻技校向我们报告，据群众反映，赵晓光家最近有一台录像机，来源可疑。

"噢！"何晶眼睛一亮，思维中枢又紧张地运动起来。目前，他们掌握着内丢录像机的单位有两家：一家是交电公司，一家是东华商场。那么赵晓光家的录像机如果是盗的，到底是盗哪家的？现在只是道听途说，没有确凿证据，不能直接触动赵晓光。

"孙长生！你和小阎立即到市二轻技校保卫科了解同赵晓光来往最密切的人是谁，咱们从调查他们是否有黄色录像入手，来个迂回战。"一向快人快语的何科长果断宣布道。

孙长生虽刚过而立之年，但也有12年的内保工作经验了，无疑是科里的骨干。何科长话音刚落，他和小阎便出发了。

经分局马世田副局长批准，东华商场被盗案专案组由8人组成，何晶为组长，孙长生、陈瑞章、周福灵、李友祥、保卫干部陈革峰、阎树奇、刘金来为组员。

24日下午，专案组召开第一次案情分析会。孙长生汇报了他们调查的结果并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在调查中，有一个情况引起了我们格外注意。二轻技校保卫科介绍，在赵晓光的接触范围中，有一个女人，据说是东华商场财务科科长，叫于晓梅。根据这种可疑情况，再联系东华商场长期以来的混乱局面，我认为，赵晓光家的录像机有极大可能同东华商场有关。因此，我们应该把赵家的录像机的可疑事件和东华商场的录相机被盗案联系起来开展侦察……二轻技校保卫科还向我们介绍，赵晓光和师大体育系的××关

系密切，××常在赵晓光家看录像。据师大保卫处调查，××是应届毕业生，二十多岁，在校表现尚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听了他们的汇报，何晶带领大家进行了充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孙长生的见解，认为，把赵晓光家录相机事件和东华商场录像机被盗案联系起来是有道理的，因为决定从查看淫秽录像入手，打开突破口。先由孙长生、阎树奇同志找××谈话，以疏导方式对他进行教育，说明利害关系，目的是调查赵晓光。

晚7时，××被传到分局。

公安机关向来给人以威慑之感，此刻，涉世未深的××害怕了。

“还能让我回去吗？我今年毕业，不会因为什么影响我的毕业分配吧？”××坐在椅子里着急地问道。

“你不要害怕，公安机关不会冤枉好人，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今天请你来，是想为了了解你和赵晓光的关系，请你如实讲清。”孙长生简要明了地说道。

“好，我讲，我讲。”接着××交待了他和赵晓光是在地质广场开运动会认识的，由于他们都爱好体育，关系越处越好，经常在一起跑步、玩球等。

“你们在一起有没有违法的事情？”孙长生截住了他漫无边际的话题。

“什么，违法？”××又发懵了。

孙长生和阎树奇对他进行了足有半小时的耐心开导教育，交待党的政策。他才低着头，红着脸，略带腼腆地说：

“我和×××、×××在赵晓光家看过那个录像。”

“什么录像？”

“就是男的和女的……。”

"录像机是谁的？"

"赵晓光的。"

"什么牌子？"

"G 10松下牌的。"

在一旁静听的何晶把这一口供迅速记在笔记本上。由此可证，赵晓光家的录相机和东华商场案件有某种内在联系。

传讯××以后，他们又将问话中涉及到的×××、×××找来核对，证实了口供真实无误。

此时正值深夜11点。何晶决定，立即传讯赵晓光。

第三回　何科长面授机宜

吉普车箭一样刺破寂静的夜幕，"嘎—"地一声停在一所住宅楼前。陈瑞章、李友祥、周福灵、阎树奇相继下车，前两人上前敲门，后两人守在楼下，以防案犯逃跑。陈瑞章和李友祥来到四楼赵家。"当当当，当当当，……"鼓点似的敲门声，里面毫无反应，各扇窗户漆黑一片。"当当当，当当当！"他俩又是一阵敲。三四楼的邻居们都被响声惊醒了，披着衣服出来看，有的说："这小子和他老婆不和，是不是又跳舞去了。"有的说："天黑时，我明明看见他打外面回来了。"

"那么，他媳妇呢？"细心的陈瑞章插了一句。

"媳妇常住娘家。"一位邻居说。

这时，还有人在楼下发现了赵晓光的自行车。这证明赵晓光还在屋里。他们又敲了一阵子，仍无动静，便报歉地向周围群众说："耽误大家休息了，请各位回去睡吧。"

"唉，这不把话说远了，我们少睡这点算什么？你们干

公安的没黑没白，比谁不辛苦啊！”大家用充满感情的语调说。

群众进屋后，陈瑞章、周福灵立即回局向何科长报告，留下二人守候。

“门敲不开，无非两种可能：有人不开，或屋内无人。咱们这么办……”何科长面授机宜。

于是，他们又返了回去。

子夜时分，他们在××的带领下来到赵晓光的岳父家，二位老人及赵的媳妇韩洋见是公安干警，不无惊异地将他们迎进屋。韩洋是林业设计院工程师，颇有教养。何科长坦率地向她说明了来意，并请她回去开门。不料，她却呜咽起来，抽泣地说：“不是我不帮你们忙，我是不敢回去啊！你们看看——。”说着，她撩起裙子，那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把何晶他们惊呆了。

“这都是赵晓光打的，这次我要是领你们回去，他若没事便罢，要是有事，非把我整死不可啊！呜呜呜……”韩洋哭得说不下去了。

妇女解放运动在我国已搞了几十年，这种以强凌弱的家庭为什么在八十年代还存在？何晶他们无不愤慨！破案虽急，但也得对弱女负责啊！他们连夜请来了主管赵晓光单位的二轻技校的领导，然后一同乘车来到赵家。

夜，还象先前那样静。为了不惊动他人，他们蹑手蹑脚地摸上了四楼。在一束手电光照射下，韩洋将钥匙插进锁孔，“咔，咔，”连拧两下没打开，门被反锁上了。敲门，没动静。这就不能怪公安干警莽撞了。周福灵踹了两脚没踹开。何晶把他推开，“砰”一脚将门踹开，迅速冲进屋内。手电往床上一照，见两个人手忙脚乱地正从被窝里往出爬，

胡乱地穿着衣服。“谁也不许动，把灯打开！”何晶大声喝道。灯亮了，赵晓光站在床上，冲这伙不速之客大发雷霆。

“干什么！半夜三更闯入民宅干什么呀！谁犯法了怎么着？”

“你为什么不开门？”周福灵厉声质问。

“我没听着哇。”赵晓光翻着眼珠子说。

“装聋作哑！全楼人都惊醒了，你能没听着？”

“没听着就是没听着……”赵晓光一句话没说完，一眼瞥见他媳妇韩洋。突然，他似乎明白了什么，脸被嗔怒扭曲了，瞪着两只小而圆的眼睛，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妈的，丧门星！”他抡起大巴掌拼命向韩洋搧去。

说时迟，那时快，周福灵一个箭步窜上前，擒住了他那只沉重的胳膊，就手来个反扭，将他牢牢按住。

赵晓光被押到南关区公安分局。

何科长看看表，时针已指向午夜一时。“同志们哪，困不困？”他笑着对大家说。

“不困，不困。”大家异口同声。侦察员就是这个脾气，案子不破，吃不香，睡不实。何况现在刚抓到线索。

“好，那我们就先开个短会。”何晶见人到齐了，说：“拿下赵晓光，是突破此案的关键。现在赵晓光非常蛮横，我们必须首先打下他的嚣张气焰……”。大家听了何科长布置的审讯方案，都表示同意。

“福灵，由你担任主审。”何晶说。

“是，”周福灵等爽快地接受了任务。

周福灵，35岁，刑警队侦察员出身，英武慓悍，说话铿锵有力，不知怎的，犯罪分子在他面前，总是显得那样猥琐渺小。同志们说：“福灵审讯，何科长配合，准成功。”

审讯室安排在内保科旁边的一个小屋。赵晓光坐在地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大吵大嚷："我咋的啦？你们半夜三更把我抓到这里来干啥？"

"干啥？公安机关决不会凭白无故地抓人。把你带到这里来，说明公安机关掌握了你的问题，你只有老老实实交待，不许耍赖，听懂了吗？"周福灵严声厉色地说道。

"我没问题！"赵晓光晃着脑袋说。

"你看过几次淫秽录像？"周福灵单刀直入。

"我……我……，"赵晓光语迟了。

在周福灵严厉讯问下，赵晓光交待了和朋友在一起，看过三次淫秽录相。

何晶和周福灵交换了一下眼色。

"录像机哪来的？"审讯深入到关键一步。

"别……别人的。"

"谁的？"

"不，是我的。"

"到底是谁的。"

赵晓光不语。

"好，给你几分钟的考虑时间。不过，我们要郑重警告你，必须讲真话，如实交待你的问题和你所知道的别人的问题。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周福灵和何晶轮番向他宣讲政策，指破迷津……

时光一分一秒地流逝。

赵晓光的思想防线一点一点地崩溃。

矛盾啊！他知道自打和那个女人在一起，自己参与了一桩桩罪恶活动，对不起父母妻儿……

他从小长在干部家庭，祖父、父亲曾为革命出生入死，

转战大江、南北，立下汗马功劳。他16岁那年，父母从长春调到北京，带着三个妹妹走了。父亲任轻工部塑化处处长，母亲任轻工部干部科科长。前几年，他在父母的教导下，在革命传统的熏陶下长大成人，安家立业了。近来年，改革，开放，搞活，多少新颖伟大和荒诞离奇的思想一齐潮水般地涌将进来，跳舞厅，咖啡馆，各种娱乐场所在春城竞相开放。赵晓光开始涉足这些地方。面对着充满新奇、神秘、刺激的生活激流，他象一叶初出港湾的小舟，在疯狂的旋转中失去了方向。

第四回　舞池里越陷越深

1987年5月，春城的夜早已不象前几年那样寂静了。矗立市内繁华大街旁的一家娱乐厅，五色灯光交相辉映。缠绵的乐曲中，翩翩起舞，仿佛入梦升仙……

舞池中，有一个风流倜傥的男青年，动作娴熟，姿势优美，赢得了周围很多姑娘赞叹，钦佩的目光。经常涉足舞场的人都知道，他就是曾得过长春市交际舞大奖赛第三名的赵晓光。

一曲终了，跳舞的人们兴致盎然地返回茶座。这时，一个浓妆艳抹的妖艳女子走到赵晓光身旁，动作忸忸怩怩，眼里秋波涟涟。

舞曲又奏响了。赵晓光主动请她跳舞，轻松的舞曲驱散了尴尬的气氛，欢快的舞步踏碎了羞赧的忸怩。他们互相介绍了。她叫于晓梅，是东华商场财会科科长。

这次接触，双方都感到十分惬意。从此以后，他们便相伴出入长春市各大舞厅，在华丽的吊灯下，在亮如镜面的地

板上，伴随着疯狂的乐曲，如醉如痴地旋转……

于晓梅，35岁，虽称不上如花似玉，但那窈窕丰腴的身段，白皙无皱的面容，雍荣华丽的装束也颇具诱惑力。尤其她那宽容、大方开朗的性格和毫不掩饰的举止，常常使赵晓光如坠五里雾中。

她迈着欢快的步子陪他逛公园，溜马路，在如花似蝶的人群中，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穿行漫步。她春风得意地陪他下饭馆，进餐厅，在山珍海味席前，在香茶美点桌旁，举杯把箸，大把大把的钞票尽意挥洒……赵晓光沉醉在刺激和满足的美酒中。现实、理智、严明的纪律，父母、妻子的教诲，在他惺忪的醉眼中变得模糊了、溶化了，轻飘飘地向远方逝去……

于晓梅不但给予她女人的一切，还能给他带来令人眼红的钞票。在他家那间被百叶窗遮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里，当他第一次扑向她后，没想到她竟真情实意地送他500元钱。他惊呆了，别的女人干这事都图钱，她图什么？莫非遇到了"女神"？他有些不安，有些昏然，但又似乎久已向往，早已渴求。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情暗流悄然浸入心田。以后，于晓梅也经常给他钱和其它东西，他对于晓梅的"爱"也越来越深。

于晓梅并非没有所图。她常常把一些高档商品搬运到赵晓光家，然后再转卖出去。赵家实际成了她的窝藏点或转运站。

"赵晓光！你想好了没有？录像机哪来的？"

审讯员响亮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回忆。他呆滞的目光直盯着前方，那里是一道银幕般的白墙。

"好，我……我说，录像机是东华商场于晓梅放在我家

的。”

听了这话，何晶、周福灵和在场的其他人都为之振奋。他们继续追问了他和于晓梅之间的关系。然后趁热打铁，再掀起一个高潮。

“赵晓光，于晓梅还在你家存放过什么？”周福灵又问。

“还……没什么了”赵晓光转动着圆眼睛说。

“赵晓光，如果涉及于晓梅的问题你不能老实交待，那么，你还会犯包庇罪，懂吗？你应该争取一个好态度。”何晶说。

“是，我想争取宽大处理。于晓梅还在我家放过两台录相机，两台菲力蒲彩电，松乐牌收录机……，说是给别人买的，后来，她领着四个人把货取走了……”

审讯一直进行到后半夜。这场成功审讯，挖出了东华商场财会科长于晓梅，拉开了围剿东华商场诈骗团伙的战斗序幕。

专案组成员兴奋极了，象喝了雀巢咖啡，一天一宿没合眼，也毫无困意。何晶带领大家又开了一个短会，决定下步分两条路线作战：一方面继续突审赵晓光，一方面立即传讯于晓梅。

第五回 于晓梅耍刁放赖

凌晨，稀疏的晨星眨着困倦的眼睛。孙长生带着保卫干部陈革峰、阎树奇乘车来到地质学院附近于晓梅家。

门被敲开了。披头散发的于晓梅懒洋洋地从门里伸出脑袋，见陈革峰领着警察来了，惊奇地问：“你们找谁？”

“她就是于晓梅。”陈革峰对孙长生说。

“于晓梅，我是南关区公安分局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孙长生亮出了证件说道。

“我？行，行。”于晓梅虽心理紧张，表面仍是泰然自若。她回屋照着镜子打扮一番，衣着整洁地出来了。

内保科办公室。专案组在研究审讯方案。大家信心十足地议论着。有的说：“挖出了于晓梅，就不愁揭不开东华商场的问题。”有的说：“东华商场成立以来一直很乱，一定还有其它问题，我们要抓住于晓梅这条线索继续深抠。”……讨论气氛非常活跃，何科长看了看表：凌晨5时。他端起一碗水“咕嘟咕嘟”喝了下去，然后，操着大嗓门说：“好，我来总结大家的意见，根据我们的估计，于晓梅不可能光是一台录像机的问题，在东华商场管理混乱的情况下，她很可能还有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因此，审于晓梅时，我们不能让对方知道我们所掌握的具体事情。否则，她就会产生侥幸心理，避重就轻。为了解决东华商场的根本问题，我们的审讯原则是‘盖盖摇’。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意！”“同意！”大家一致赞同。

审讯开始了。

“于晓梅，我们把你带到这里来，因为掌握了你的违法情况，希望你主动坦白交待！”

“我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交待的。”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没有什么问题需要交待的。”

……

审讯持续到天亮，于晓梅态度强硬，矢口否认有问题。

“科长，怎么办？”在另一间屋，孙长生略带焦虑地

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根据她们观看、传播黄色录像这一事实，我们立即请示局领导，将于晓梅、赵晓光收容审查。我就不信，治不了这些邪门歪道！”何晶边说边拨响了电话。这一申请立即得到了分局马世田副局长的同意和长春市公安局的批准。

上午8时，专案组全体成员聚集在局长办公室。分局局长曲万臣、副局长马世田认真听取了何晶的详细汇报，同意专案组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决定：专案组还要增加力量，要抓住线索不放，发动东华商场群众，全力以赴把案子搞清。

领导一席话，拨亮了一盏灯。何晶心想：“对呀！彻底揭开东华商场的问题，应该依靠那里的广大群众啊！”

回到科里，大家边嚼面包就水边统一了思想，认为，在没有具体凭证的情况下，我们应深入发动商场职工揭发检举，开展正面攻势。

何晶一个面包没嚼完，就操起了电话：“喂，刘汝培经理吗？我有点卡壳，需要你的配合呀！…… 好，好，9点半，一言为定！”何晶放下电话，对大家说：“走，咱们立即到东华商场，召开职工大会。”大家匆匆吃完饭便出发了。

很快，商场的人都到齐了。可能是由于有公安人员参加的缘故，会场出奇地静。

刘汝培经理讲话；她说：

“我们商场严重亏损，到底是什么原因？大家都想搞清楚。据公安机关掌握，商场个别人有严重违法问题，这些人不择手段，大量侵吞国家财产……现在，公安机关还要继续深入调查，希望大家积极配合，个人有问题主动交待，知道别人的问题揭发检举！”之后，她列举了东华商场出现的种种怪现象：差帐、丢款、少货等，鼓励大家涌跃向组织提供情况。

接着何晶讲话，他主要向大家宣布了党的政策，最后，严厉地强调："有问题者，一般性质的，向你们刘经理讲清楚；严重的向公安机关交待。只要有个主动的态度，政府是能够宽大处理的。知情者，揭发检举有功。如果谁有问题，不老实向政府交待，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们决不会放过的！"

二轻局纪检委书记也在会上讲了话。

会后，专案组马上接到了群众揭发检举的条子，很多人主动找经理或公安局的人谈情况。刘经理和何晶他们忙得不可开交。

下午，在经理室。他们汇集整理线索。一些群众反映，张静敏和于晓梅关系最密切，"她俩花钱非常冲，不分你我，经常聚在总收款室捅捅咕咕。"

"张静敏是谁？"何晶问。

"商场总收款员。"刘汝培说。

第六回　同案犯相继落网

吃过晚饭，陈瑞章、李友祥传讯张静敏。孙长生带着一伙人去于晓梅家搜查。

张静敏瘦高的身子微弓着，双手拘谨地插放在并拢的两腿之间，一双被厚眼皮几乎遮去一半的眼睛紧盯着地面，流露出惊恐迷惘的神色。

何晶他们对她进行了耐心的开导，鼓励她大胆地交待自己和于晓梅的问题。在他们口干舌燥的启发教育下，张静敏才喃喃地开了口：

"我和于科长关系较好，她给过我一块呢子，一块料

子，一双皮鞋，还有手镯……别的没有了。”她向背书似地数叨了一气。

说完，无论对方再怎样问话，楞是一声不吭，头垂得更低了，使人看不清她的表情，只有两只在腿间不住绞扭着、揉搓着的手，显露出她烦乱纷杂的心绪。

晚11点，谈话进行不下去了。

“瑞章、友祥，你们说，是将她收审还是放她回家？”在另一间屋内，何晶问他身边的两员干将。没等他们回答，就听门外有人喊：

“喂，老陈！”随着喊声进来一人。

“噢，这不是小田嘛，半夜三更干什么来啦？”陈瑞章问。

“唉，为了我那口子呗，听说被你们抓起来了？”

“谁？”

“张静敏。”

“她是你爱人？”陈瑞章感到很吃惊。

“可不是，咱们相识这么长时间，我还没给你们介绍过。你看，这事……。”

“好！我看张静敏能否得到从宽处理，关键是她的态度，你来的正好，帮助我们做你爱人的工作吧！只要她如实坦白交待问题，政府会宽大处理的……”陈瑞章没等小田将要说的话讲出，便截了过去，向他介绍了张静敏的情况，申明了公安机关的严明的纪律，诚挚地希望他配合工作。

小田是个通情达理的男子汉，他立即回家取来了一本发货票，对陈瑞章说：“这本发货票张静敏曾认为有问题，但怕得罪于晓梅，没敢说，藏在家里了。”

陈瑞章接过这本揉搓得褶褶皱皱的小本，望着眼的前问

志，从心底升起一股暖烘烘，火辣辣的感觉。

既然小田同志能够配合工作，何晶临时决定：张静敏回去考虑问题。张静敏哭哭啼啼地跟着他丈夫走了。这时已是凌晨3点。

搜查组回来了。孙长生对何科长说："厅局级干部也比不上于晓梅家呀；高档组合家具，彩电、录音机、电冰箱、照像机、皮箱、各式毛料、毛毯、地毯……真是应有尽有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他兴高彩烈地把战利品摆在桌上。何科长一看，原来是东华商场财会科的7枚公章。据后来调查，于晓梅以报废为名，又刻了一套东华商场各种财会公章，单位放一套，家里留一套，为进行诈骗犯罪活动提供方便。

"这是重要证据，一定要保管好。"何科长嘱咐道。

第二天一早，小田把张静敏送来了。又经过了一番政策攻心。张静敏又交待了她和于晓梅曾在总收款室私分过销售款1千元等问题。

东华商场那边也传来信息：赵××向刘经理主动坦白交待，于晓梅曾给过他一张支票，他买了两套沙发，然后以假入库，两人各分一套。……

为趁热打铁，让东华商场的人看到正义的力量，专案组长何晶和刘汝培经理商量决定，立即召开第二次全体职工大会。会上，公安部门当众宣读对于晓梅、赵晓光收容审查的决定。刘汝培、何晶从各种不同角度做了进一步动员。

群众的情绪空前高涨，他们说："我们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可是专案组的人们却觉得肩上沉甸甸的。散会后，他们在经理室，全面分析了群众的检举情况，大家一致认为，盘

据在东华商场的不只是于晓梅，而是一团伙，要是把这个团伙及其所犯的罪行彻底挖出来，还需要做大量工作。

何晶的思维中枢又在紧张地运转。自打刘汝培报案那天，他头脑里就始终没有摆脱困惑的缠绕：三楼经理张东林为什么隐瞒录像机的丢失？于晓梅放在赵晓光家的录相机去处在哪里？群众反映，张东林和于晓梅是姘头，难道他们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吗？下一步，应该把三楼电收组作为突破口。他把想法讲出来后，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吃过晚饭，孙长生、周福灵到电收组组长宫××家传唤，见宫××正在慌里慌张地将一台熊猫牌18吋彩电装入包装箱往门口搬。

"这是干什么？"孙长生问。

"这……这是我2月份从商场拿的，明天还回去。"宫××面带愧色地说。

在公安分局。

宫××交待：我曾把一台彩电以磁化为名搬回自己家中。张东林曾以借收录机为名在柜台上拿走一台价值1250元的900收录机。日后又在柜台上退了货，用这笔钱到另一商场买了一台800收录机。"另外，他还借给我看过……"。

"看过什么？"

"看过淫秽录像。"宫××战战兢兢地说完了。

接着，电收组营业员张××被传来。张××交待：于晓梅的父亲、弟弟多次开车来长，他和宫××分别帮助于晓梅往车上装过录像机、彩电等物。

案情越来越清楚。27日上午8时30分，专案组和东华商场领导班子召开第三次职工大会，宣布传讯三楼经理张东林。

人群中发出一阵惊讶的议论。张东林原是某大集体企业工人，自打到了东华商场以来，始终是走红人物，被有的人列为经理的苗子。刘汝培接任后，聘选副经理时，还有人极力向她推荐呢。其实，这种现象如今并不足怪。《中国青年》杂志总结出的“五鸡干部”〔抽大鸡（烟）、吃烧鸡、睡野鸡、摸吆鸡、总升级〕不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吗？张东林只不过比他们又多了一枝。

第七回　查乱帐敬请行家

“张东林老实交待你的问题！”上午10时，审讯开始了。陈瑞章、李友祥主审。

“我没啥问题，就是差点款，我糊涂啊。”张东林摆出一副苦象说。

“张东林，你不要装糊涂，你的问题公安机关是掌握的。你的出路只有彻底坦白交待。”

“好，我全讲。”

张东林被迫初步交待了一些问题。

“你和于晓梅是什么关系？”

“哦，我和她只是工作接触，她那里有笔应付款，可以随便花，有时她用这笔钱在我们楼层买点东西。……”

“应付款？”陈瑞章脑袋中画个问号，立即记在本上。

审讯进行到下午4点，39岁的张东林，不惊不慌，避重就轻地和公安人员进行了一番周旋。

根据他的初步交待和证人的揭发，专案组认为，张东林具有重大嫌疑。经市局批准，对他进行收容审查。同时，专案组成员立即前往他的住处进行搜查。

一进他的房间，琳琅满目。凡是东华商场有的各种高档商品，他家比比皆是。侈奢程度比于晓梅有过之而无不及。专案组经过搜查，获取了部分嫌疑证据。当他们披星戴月回到局里时，天已经放亮了。

现在可以说，东华商场盗窃案的侦破工作全面铺开了。

“科长，今天有什么任务？”刚吃过早饭，同志们便主动请战。

何科长望着大家熬红了的眼睛和削瘦的面颊，心想，从24日接到报案到28日凌晨，三天四宿连续工作啊！同志们硬是熬过来了。吃不好，睡不足，铁打的汉子也不行啊，感冒、发烧、肠炎、胃病，这些常见病谁没染上过？可谁也没吭声，暗自吃点药顶着。家属打电话来找，他们耐心解释劝回。科内老同志见专案组同志忙，主动承担了科里一切日常工作。多么好的同志啊！为了经济战线的安宁和商业大厦的稳固，他们宁肯贡献一切。何晶在地上走了两圈停住，大声说：“今天的任务两个字：睡觉！”同志们都哈哈笑了起来，以为科长是跟他们开玩笑。这时，马世田副局长也打来电话，关照大家休息，这样，同志们才算香甜地闷了一觉。

下午，谁也躺不住了。既然这样，何晶决定，继续工作。他们全部来到东华商场，召开第四次职工动员大会。

由于群众发动得好，上来上百条线索。商场职工有的主动找组织说清问题，有的把犯罪分子送的东西纷纷上交。

29日上午，马世田副局长和专案组一起进一步分析群众提供上来的线索，研究下步怎样获取更多的凭证。

陈瑞章提出了“请行家”的建议，他说：“我在审张东林的时候，有些财会术语听不懂，这样势必影响破案。下一步，我们要清查于晓梅那一堆乱帐，光凭我们的力量是不够

的。因此，我提议，请财会行家作顾问，参与破案工作。”

“好！提得好！”这一建议立刻得到了马世田副局长和何科长的赞同。会上决定分成两个小组，一组由陈瑞章、李友祥带领保卫干部陈革峰、刘金来、郭兴友在东华商场搞发动群众、取证、查帐。一组由孙长生周福灵带领保卫干部阎树奇、吴国强、宋建中进行审讯，调查社会方面提供的线索，追缴赃款赃物。

会后，专案组几经调查，将原长铁分局总会计师、退休老干部刘宝卿请来了，老人头脑清楚，精神矍烁，当天就投入了工作。何晶在科内的8名成员中琢磨了半天，选派了李友祥给他当助手。李友祥，27岁，是科内年龄最小的，也是最细心稳当的。何晶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才让他承担了这个角色。从此财会工作经验丰富的刘宝卿带着李友祥便深入到财务科开始查帐。

由于这个商场自1985年开办以来，从来没有认真查过一次帐，所以，帐面非常混乱。据说前五届领导也都查过帐，但不是走马观花，就是听财会科长一方汇报，稀里糊涂就完事了。

刘宝卿、李友祥一查，真令人胆战心惊啊。几乎笔笔帐目都有问题，相差数额巨大。1987年10月份相差人民币1万2千元，12月份差7万2千零23元……他们还发现，很多商品没收钱，却不翼而飞了。相差的钱额查出来了，怎样和物吻合，怎样知道于晓梅等人具体侵吞的是什么？刘宝卿和李友祥采取了用物品单价核算的办法，如电收组当天卖出的货额是1万8千8百98元，那么，他们就将电收组各种物品单价都拿来进行核对，看什么东西加在一起合这个钱数，从而确认×年×月×日有什么商品丢失。这是一项大海捞针的工作。刘宝卿、李友祥足足查了一个多月，翻阅了各种传票、

帐目300余本，终于发现：1987年12月16日、12月24日、12月29日，1988年2月2日、4月6日、4月27日分别丢失下列物品：G10录像机7台，G20录像机2台，G12录像机2台，东芝牌彩色电视机2台，M5摄像机1台，菲利浦彩色电视机10台，红棉939收录机1台，总价值9万零4百66元。1988年1月4日、4月15日、5月7日分别丢失日产G10录像机1台，松乐牌939录像机1台，春风呢262.5米，总价值达9988元。

通过查帐，专案组掌握了东华商场丢失物品的数量和时间，为突破全案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八回　通化之行的收获

孙长生、周福灵一组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他们昼夜兼程，调查、取证、走访、讯问，一笔笔地核实物证，谈话141人次，行程数万里，组织证实材料208份。就连于晓梅放在赵晓光家货物的买主，根据赵及其妻提供的体貌特征，经过深入调查，他们也纷纷找到了。

通过调查审讯，他们还得知，价值万余元的赃物（彩电、收录机、组合家具等）被于晓梅转运到通化老家去了。那么，没掌握的还有多少？这是急需搞清的问题。

何晶眼睛看着窗外却犯愁了，酷暑天，七八百里地，坐大卡车去，铁人也得颠个好歹啊！

孙长生和周福灵早看透了他的心，他俩会心地一笑，说：“科长放心，到时候我们保证满载而归。”

“好，那就去吧！去两台车。孙长生、周福灵、陈革峰、吴国强、阎树清参加。通化之行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把我们已掌握的赃物取回，再一个是通过起赃发现线索，

扩大战果。”何晶一一嘱咐道。

下午3时，他们出发了，晚上在东丰县住了一宿，第二天赶到了通化。通化市公安局热情接待了他们，把他们介绍到于晓梅的弟弟于继好的住区老站派出所。户籍员把继好领来了。孙长生向他介绍了于晓梅的情况，讲明了他们的来意，希望他配合工作。

开始，于继好有些悻悻然，似乎认为，“我是通化的，你是长春的，井水不犯河水，你还能管到我这块？”

孙长生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于继好同志，你住在通化，你姐姐住在长春，虽是两个地区，但全国执行的都是一个法律。现在你姐姐犯法了，据我们掌握，她把一些赃物转移到了你这里。你也曾到过你姐姐那里拉过东西，对吗？希望你一笔一笔地向我们讲清楚。

“1987年10月份起，我和父亲到长春去了3次，每次都到姐姐家拉过货。拉过录音机，三台菲利蒲彩电，还有一套组合家具……当时我问姐姐交没交钱，姐姐说：“没事。”于继好在孙长生的说服下，交待了他和他父亲用车从于晓梅那里往通化拉回了价值三万余元的物品。

谈完话，他们一起来到于继好家，搜查出G10录像机1台，1套组合家具。

下午5点，他们在老站派出所的配合下，又来到于晓梅的父亲家，在那里搜出了2台菲利蒲彩电，2台G20录像机。然后又在于晓梅嫂子家搜出了一台菲利蒲彩电。

去时，他们带着价值1万多元钱的起赃任务；回来时，他们却缴获3万多元的战利品。真令人高兴啊！第四天凌晨3点钟，他们就开车往回赶。两辆大卡车行驶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把缴获的沙发底都掉了，人该是啥样？何况他们这

三天是连续作战，有的同志水土不服，感冒的，闹肠炎的，可硬是没耽误工作。现在，加上这小船似的颠簸，他们一天只能吃下一顿饭。6月末的炎热天，车里那种闷热烤晒的滋味，读者自可想象。

下午，分局门口响起一阵汽车喇叭声，通化之行的将士们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何晶赶紧迎了出去。还用问吗？那眼光、那神态都告诉他，他们工作进展顺利，胜利归来！

何晶粗略计算一下两组查证出的巨大数额，心想，这样大的一笔钱财，于晓梅不可能一下子挥霍掉，一定还有窝藏的赃款。那么，赃款藏在哪里呢？第二天，在专案组会上，何晶向大家提出了这一问题。大家经过讨论认为，于晓梅和赵晓光的关系胜过夫妻，那么，赵晓光有极大可能掌握于晓梅赃款所在。因此会议决定继续突审赵晓光。

第九回　查赃款再审姘夫

"赵晓光，交待于晓梅私藏的赃款？"在审讯室，周福灵厉声问道。

"这个，我不太知道。"关押了近一个月的赵晓光，脸色苍白，他转动着圆眼珠无力地答道。

"知道多少说多少。"

不语。

"赵晓光，你不要对于晓梅抱有希望，现在她跟你一样，也在拘留所里。你不要等别人交待出来你才说，你应争取主动……"周福灵又对他进行了一番政策教育。

"好，我说。于晓梅给过我三个存折，一个以我的名字存了4万4千元，一个以白××的名字存了2万6千元，另一个用于

晓梅的名字存5千元，三个存折总共7万5千元。”赵晓光说。

“存折在哪？”

“在于晓梅那。”

“在哪个储蓄所存的？”

“不……不知道。”

“老实交待！”

“我真的不知道。这三个存折，她曾让我保存过，后来她不放心，又要回去了，我没记住是在哪个储蓄所存的。”

“你讲的是实话吗？”

“我向政府保证，我讲的全是实话。”赵晓光信誓旦旦地说。

赵晓光这次交待，使专案组获取了于晓梅的另一笔证据。为了彻底查实这笔款，孙长生、周福灵、吴国强走遍了南关区所有储蓄所，在有关储蓄所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查到了这三个存折的下落。

钱、物都查出来了。下一步需搞清商场丢失的哪些物品是经于晓梅等人手中拿走的。专案组成员在东华商场分头召开核实会，找电收组人员，各楼层营业员，财会人员谈话，取证，开展内查外调，核实了于晓梅等人窃取的大量高档物品的事实。

那么，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手段轻而易举地窃取了商场大量高档物品呢？这是证实于晓梅等人犯罪性质的关键问题。为了严丝合缝地搞清这一问题，专案组在东华商场蹲了两周。分局曲、马局长又决定抽调经验丰富的预审员郭君、杨清学同志提前介入案件。他们多次召集各楼层收款员、开票员开会，因为他们能直接证实于晓梅犯罪性质。然后，专案组分别找他们谈话，反复核证于晓梅等人作案手段。各楼层

的收款员、开票员大多是些天真无邪，20岁刚出头的姑娘，开始，她们不敢说，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怕牵连进去。后来，专案组的成员反复工作，刘汝培经理也再三表示，即使有责任，也是商店领导管理不善，规章制度不严所造成的，与你们无关，她们才肯出证。

×楼层收款员×××、××说："于晓梅每次提货都大模大样地来到收款处说'给我盖个章，钱我在楼上已经交了。'由于我们进场以来，从没有人向我们讲过商场制度、财会规定，所以我们想，既然财会科长让盖章，我们就得听。"于晓梅正是钻了这一空子。她在柜台上拿交款凭证，到交款处盖章，大模大样地把货提出去。利用职权，畅通无阻。一个国营商场，成了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私人仓库。

各楼层收款员、开票员还证实，于晓梅和张静敏每年都把交款票据收上去，然后销毁，让人查无凭证。

目前为止，专案组完全确定了于晓梅一伙盗窃犯罪性质，并获取了于晓梅盗窃犯罪团伙的全部证据，因此，专案组决定，突审于晓梅。

第十回　于晓梅的自白

6月22日上午。审讯室。这是决战的时刻。

何晶、孙长生、陈瑞章、周福灵、李友祥、刘宝卿正襟危坐在前方。

于晓梅被带进来了。她坐在地中央的凳子上，抬头一瞄，除了过去审讯过她的四人外，又多了个刘宝卿，她心里七上八下地揣摸着。

审讯开始了。于晓梅还是那副强硬态度，拒不交待。

于是，审讯员向她列举了大量事实，摆出了她的笔笔罪证，直到第二天清晨，她固守的思想防线才彻底崩溃。

审讯员问话后，屋内寂静无声。小鸟啁啾的啼叫从半开的窗户外突然传来，她抬头向窗外望去，然后长长一叹，象是从心底吐出了积郁已久的一口气，说道："我太年轻了，那些事情做得不周密，留下了马脚，事到如今，只有坦白交待。"

"我知道我的罪行是严重的，可是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想犯罪。我原来是通化一家个体小卖店营业员，后来调到长春市皮革公司工作，1984年9月14日被调到东华商场和一帮合同工在一起搞集训，由于我聪明肯干，商场领导调我到财会科当会计。那段时间，我刻苦钻研财会业务，学了半年工业会计，然后又学商业会计，很快提高了业务能力。由于我在商场工作，亲戚朋友都求我买东西，我出于显示自己能力的虚荣心，都为他们一一办理了。后来，求我的人越来越多了。开始，我并没犯罪，也没想到犯罪。可时间一长，我看到商场有些领导谁来谁搂，搂完就走，无人过问，心想这就是权力的威力吧。

1985年以来，三楼经理张东林也许看我在财会科有利用价值，就主动接近我。一天，他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我们在一起呆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他送给我3千元。当时，我不好意思要，就走了。后来张东林几次打电话约我，我只好又去了。那次，他把3千元钱用纸包好，塞给了我。他说：'你用不着害怕，这在咱商场算不了什么。何况这钱对你有用，我看以后财会科长准是你的。'我仿佛心领神会，不久，我就买了一台彩电，送给了商场×经理。这是我第一次犯罪。

我默默地等待着，观望着。没想到这台彩电真管用啊！

过不多久，我就当上了财会科长。我想要想站住脚，必须把领导维护住。于是，我给商场经理、各楼层经理，包括各业务科长送礼，帮他们溜须。这样，我在东华商场便吃得开了。于是，我也学会利用我的职权能搂就搂，胆子越来越大……”

在大量事实和证据面前，于晓梅终于供认，她利用财会科长职权，谎称客户款存入财会科，使楼层收款员信以为真，骗取楼层收款凭证，然后将商品从柜台提走，先后诈骗10次，其中包括赵晓光家的录像机。

张东林、张静敏、赵晓光也分别进一步交待了一些犯罪事实。

至此，专案组全体成员经过近3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挖出了在东华商场盘根错节的犯罪团伙，破获诈骗案11起，总价值14万元。在查获这起案件过程中，他们还帮助商场搞一次“公物还家”活动，总共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8万元。

1988年8月18日，经南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于晓梅、张东林、张静敏、赵晓光被依法逮捕。由于此案涉及大量贪污犯罪，现已由南关区公安分局移交南关区检察院继续审理。

第十一回　可以不说的话

于晓梅犯罪团伙的手段并不高明，可以说，只要有人稍加留意，便可看出漏洞，只要象新任经理刘汝培那样，依靠公安机关制止犯罪岂能让他们肆无忌惮，行骗三年，把一个好端端的商场推向倒闭边缘？难道负有责任的有关掌权者问心无愧吗？

缉捕在长城内外

北　夫

题　记

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苦苦追求之后，总会闯出一条路。

如同往年一样，赤峰的初冬依旧是干燥得令人心烦。所不同的是，这个冬天冷了许多，凄厉的北风不时地扫荡着古老的神州大地，把刺骨的寒气一次次地笼罩在赤峰的上空，恣意地肆虐着，游荡着……

1989年11月28日夜。一辆白色苏联拉达牌轿车在市区跑大街，走小巷，停了几次，又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穿过火车站东的立交桥，驶进了灯光昏黄的南小街，消逝了。

轿车与死尸

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在赤峰地区首次发现的现场。崭新的白色拉达牌轿车静静地停在南山水土保持站对过，四门紧闭。打开车门后，可以看到除了右前侧的座套被扒去外，并无更多的变异，只是稍显零乱一些。后窗玻璃下有一串金属钥匙，车附近的地上扔着一只男式黑皮鞋。随着后行李箱盖子的掀开，人们的神经不由的绷紧了：这辆车的主人，赤峰电

线电缆厂门市部经理，业余个体出租汽车司机王志民几乎象捆粽子一样被全身捆绑着，脖子上有一条灰色人造革背兜带，已断为两截；头部和肩部被座垫套套着，只有一只脚上还穿着皮鞋。经检验，人早已死去，是窒息而死的，后行李箱顶盖上挂上了一层散发汗气而凝结的水珠。

捆绑用的浴巾条是车里的，就地取材；铁丝是外来的，人造革兜带是外来的。这显然是他杀。正当市公安局副局长董德春，红山区公安分局局长陈香岭和市局刑侦科、红山区分局刑警大队的领导、侦察员、技术员分头工作的时候，王志民的哥哥王玉民的报案收到了。

尽管干警们早已认出了死者是王志民，但对案发前的情况所知甚少，只是接到群众报告才前来检验这辆汽车，发现了尸体。王玉民提供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情况：

28日晚8点多，王志民对妻子说："我再接一趟车，一会儿就回来吃饭。"

妻子忙说："别去了吧，锅里还炖着鸡呢！"

然而王志民还是执意开着车走了。这一走，再也没回来。

王志民门市部的更夫小刘向公安机关反映："凌晨1点20分，有一个人到门市部敲门，说是王志民的哥哥，王志民让他来门市部取东西，并从门缝塞进一个字条，上面是王志民的字迹：'小刘，今有我哥哥去取东西。王志民。89.11.28'。那人还拿出王志民的一串钥匙给我看，我认出其中一把是王志民车后行李箱的钥匙，才让他进门。那人进门后就去捅统计员办公桌的锁头，我告诉他经理的桌子在里间，他就到里间开了王志民办公桌中间的抽屉，拿出一串钥匙，打开了办公桌右侧的抽屉，把当天营业款5741元和五、

六捆五元、十元票面的钱放进了随身携带的灰色大提兜里出去了。我跟出去一看，他开的是王志民的车。”他又提供，来人说话是外地口音。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案犯是以出租的名义，劫持了王志民的出租车后，威逼抢劫而后将王志民杀死的。这时，勘查人员在附近一个公共厕所的粪坑中找到了一只人造革面印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手提软箱，无背带，箱内是63份铅印材料，题为“关于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情况”，署名是“海拉尔蒙族师范学校教导处双喜”。经核对，车内的背带即是这个手提箱的背带。

几位领导不约而同的对视了一下。案犯极有可能是从136次草原列车上28日晚下来的，盗包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抢劫杀人犯罪分子。

“11·29”特大抢劫杀人案就这样立案了。

这个赤峰历史上第一起抢劫杀害出租汽车司机大案，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引起了市、区党政领导和市、区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由董德春、陈香岭挂帅的专案指挥部和专案组迅速成立了。指挥部和专案组一致认为此案是流窜犯罪分子所为，很有可能已经逃去。

一个崭新而宠大的高难度课题摆在了赤峰的干警面前，而且必须以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答卷。

指挥部命令：以流窜犯罪做为主攻方向，立即派出精干力量，从七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查找呼盟“双喜”，弄清提箱和材料出现在现场的原因；二是根据更夫小刘提供的体貌特征线索，去西直门车站联系堵卡；三是派专人专车沿赤峰至北京昌平之间各站对上下车人员进行调查访问；四是派人上各个方向列车上同乘客人员和重点站的站勤人员座谈访

问，搜集线索；五是派人带小刘在赤峰站辨认堵截罪犯；六是通过王的家属、同事、同行、了解关系人和可疑人，从中发现线索；七是调查市区旅店，逐人登记28日晚至29日晨来去旅客，从中发现案犯踪影。此案案情重大，影响极坏，直接关系到我们公安机关的声誉，必须尽快侦破，不破此案决不罢休。

1989年11月29日12时

44名干警吃了口饭就出发了，指挥部一下冷清了许多。指挥员们很少说话，在这特殊的静默氛围中紧张地思考着，等待着。天依然是冷凄凄的，太阳斜挂在南天上，注视着这个塞外小城的每一个角落。窗外繁华街道上依旧车水马龙，马达声、自行车铃声交织在一起，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马路交响乐。

墙上的石英钟不紧不慢地走着，哒、哒声音单调而又沉重。

信息回来了。在市教育局的协助下，弄清内蒙教育厅11月30日在包头市召开全区中等师范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海拉尔蒙族师范学校教导处主任徐双喜参加，已于27日下午乘草原列车从海拉尔出发。《关于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情况》一文，正是他参加研讨会的三个题目之一。

指挥部立即将此情况连同案情向自治区公安厅四处做了汇报，请求协查，并立即派马信宝等二人立即赶赴呼和浩特，追查徐双喜及车上的线索。

线索总算是伸出去了。

草原列车上的一幕话剧

11月27日，海拉尔。

夜幕已完全笼罩了这个草原深处的小城。火车站的站台上，138次快车静静地卧着，默默地迎接着如潮的旅客，这个令内蒙古人引以为荣的草原列车，正在等待着黯淡昏黄的站台上即将摇过来的那束红色的光柱。

五号硬卧车乘务员小韩正在紧张地更换着乘客的车票。当她走到两个小伙子面前时，他们却有意地转过了头。得，又是两个没票的！

“请你们二位换牌。”

……

“你们二位是不是这个车厢的？有没有票？”

“……噢，还没来得及买。”

“那就到前面去，马上补！”小韩不容置疑地下了逐客令。二人一看，只得转身离开了五号车厢，但并没有去补票，而是推开了四号硬卧车厢的门。

一位在京任教的中年讲师带着身着中尉警官制服的妻子和小儿子，拎着大包小包来到了四号卧车的7、8号卧铺之间。他们对了一下车票，不错，就是这儿。然而两张下铺上已经坐了一个小伙子。中尉不解地望了他们一眼，便和丈夫把东西放在了行李架上，在下铺坐了下来。她环视了一下前后的乘客，有几个认识，额尔古纳右旗的李大夫和关大夫，内蒙电管局的小刘，额右旗去武汉接车的年轻司机，还有蒙师的徐双喜。打过招呼之后，才知道李、关二位是去天坛医院就诊的，小刘是回内蒙，徐双喜则是去包头开会。徐双喜

拎着个手提箱来到8号下铺，把提箱放在铺下的地板上，就坐了下来。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事儿，那就是坐在一起就意味着要共同度过一段长长旅行生活了。

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声，列车缓缓地开出了海拉尔站，驶向了无尽的夜色中。

“哎，同志，你到哪儿？”

正在整理东西的中尉循声抬起头，穿米黄色夹克衫的小伙子正笑眯眯地望着她。他的话略带一点北京味，但不怎么标准。和熟练的海拉尔语调夹杂在一起，显得有些不协调。她随口回答：“去北京。您去哪儿？”

“回北京。”他仍旧是笑眯眯的，连棕黄色的眼珠里都透着笑意。“我是北京国家安全局的。”

她没再接这个话茬。安顿好东西后，她坐在那儿端详着另外一个小伙子，他也是二十多岁的样子，略略瘦一些的中等身材上穿着蓝色的羽绒服上衣，深色裤子，条绒厚底棉鞋。他的脸有些土黄色，稍长的脸颊上密布着明显的粉刺痕迹，再加上那稀疏的络腮胡子，整体观感实在不怎么样。长长的卷发三、七分开，倒给他增添了几分洒脱。高高的鼻梁两边是一双和双眼皮不搭配的三角眼，小小的嘴巴，薄薄的嘴唇，尖尖的下颏微微上翘，勾勒出他面部肖像的突出特色。过了一会，她问这个小伙子：

“您和他是一起的？也回北京？”

他顺口答应了一声。她又问道：“您在哪儿工作？”

“我在海淀区搞文艺工作，到呼盟联系演出，想为亚运会搞点募捐。”他的口音和前一个相反，北京味儿浓，夹杂一点儿海拉尔味。可以看出，他不怎么健谈，说话时那双不停地转动的眼珠，也打消了她继续和他唠的仅有的一点积极

性。

车已开出几个小时了，讲师、中尉都已在各自的铺位上睡觉了。小刘在上边似睡非睡，大脑正在随着前进的列车不着边际地想着什么。这时，去看同伴的徐双喜回来了，见他们二人坐在他的铺上，便和他们唠了几句。一个熟悉的海拉尔口音传了上来："我们都是搞文艺工作的……"小刘登时清醒了：刚才还说是安全局的，现在怎么又是文艺工作者了？一念已过，也未多想，便又进入了似睡非睡的状态，以致于他们二人什么时候走的，他也不知道。

次日一早，他们几个人还没洗漱完，这两个人就又回来了，而且象老熟人一样坐在了铺位上。北京口音的人仍旧是不怎么说话，海拉尔口音的人却天南地北，鸡毛蒜皮地谈个不停，而且没有走的意思了。过了一会儿，讲师也收拾完了，便和妻子小刘、李大夫一起摆出了酒饭。

"你们二位还没吃早饭吧，一起吃点吧！"他们客气地让着，没想到他们二人稍加推辞便堂而皇之地坐在那儿，同他们四人一起喝起酒来。

海拉尔口音的人又和李大夫扯了起来。他好象对呼盟尤其熟悉，四大牧业旗，他能说得一字不漏，额右旗黑山头的驻军某部艇队，他也说得一清二楚。总之他的话题非常的多，多得使人难以相信他在大口喝酒和大口吃菜的同时竟能滔滔不绝。

吃完饭，大伙为了消磨时间又玩起了扑克。海拉尔人多，当然是海拉尔打法了。"打三杠一或抓苍蝇都行"，海拉尔口音的人提议。小刘对他说："这打法我不会。"他立即接过话："你可别忽悠我了！真不会？""真的。"于是他便给小刘不厌其烦地讲了起来，边讲边玩，倒也不错。

中午照例是吃、喝，而后是玩儿。这位“安全局”的百事通又和讲师扯到三点多。当得知讲师是在海淀区任教时，他马上说：“我也在海淀区住！”并顺口说出了一个电话号码。

讲师一听便火了。自己在海淀住了十多年，哪有这么一个邮政分局？于是便顺口把牌摔了：“你也太不仗义了！吃我们喝我们还唬我们！”一转身气乎乎地走了。

不欢而散。二人一看他们都各回个的铺上去了，便顺手拎起坐位下的提箱，走了。7点多，在赤峰站下了车。

进军海拉尔

李文广和章和平屏住呼吸，室内的十来个人谁也不说什么，十来双眼睛盯着敲击键盘的那双手，盯着不断变化的液晶显示屏。这几天确实够紧张的，紧张得有时只能边走路边啃方便面，好在是只在北京转，还有部里的领导同志大力协助，找到了讲师，中尉，李大夫等人，没白跑。相比起来，老马和志范蹲呼和、跑包头、下集宁，反复走访徐双喜，小刘，列车员小韩以及列车员、乘警等人，那情形就更是可想而知了。能找出这些见证人，勾勒出来车上的情景，向公安部五局一处乌国庆处长汇报，收获也算不小了。现在乌处长和七处的王处长又满足了赤峰的要求，把在京的四位证人接到部里搞摹拟画像，这个忙也真是帮到家了。

正当李文广左思右想的时候，计算机已打出了海拉尔口音人的头像，王昌处长也同时画出了北京口音的人的头像。李文广虽然对此还有些将信将疑，但这毕竟是目前唯一可以利用的东西。他接过画像说了几句表示感谢的话，便立即复

印来到西直门火车站。

带着黄土高原浓重气息的草原列车刚停稳，李文广、韋和平二人便在站台上找到了随车的小韩。令李文广惊愕的是，小韩一见画像便肯定地说："象那两个人，很象！"

沉甸甸的一叠画像份量登时重了许多。他说让列车捎走一部分交给赤峰和海拉尔工作组后，便从西直门站到北京站，在各站的公安部门广为散发，请求协查，并请几位证人在京辨认了十九个很象的在押人员，一无所获，只得返回赤峰。

12月15日，指挥部第三次会议。在海拉尔工作了十多天的梁风山、吴晓波组提供的情况引起了大家的注意，11月26日下午，牙克石市个体出租车司机刘克文驾驶北京212吉普车被两名犯罪分子劫持后逃回，二犯除衣着同"11·29"案犯不同外，口音相貌，作案手段都是惊人的相似，而且一见到摹拟画像，刘克文便拍案："象，象极了！"于是，一个由红山区分局副局长赵玉生，市局刑侦科副科长刘鹤林为首的工作组当即组成并直赴海拉尔。在开完了由呼盟公安处副处长高弘主持的联席会之后，专案组赶到牙克石，重访刘克文。

刘克文讲了一个他连想都不愿再想的故事：

11月26日下午3时，牙克石市火车站。正在等待顾客的刘克文接待了两个年轻的客人。

"二位想租车吗？"

"对，去海拉尔拉鱼。"一个人举举手中的纤维袋子说："多少钱？"

刘克文略想了想，说："二百元。"

"一百八。"对方紧接着说，没有商量的余地。

刘克文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好吧，上车。”

车到海拉尔时，天就快黑了。刘克文问：“去哪儿？”

“南屯。”

“南屯怎么走？”

“一直走出城，离市区18华里。”

刘克文又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松开了离合器踏板。

前面就是南屯镇了，可没等进镇，便根据雇主的要求下了路。走出三百多米，他听到后面的人说：

“停车！”

他轻轻地踏了刹车板，车缓缓地停下了。突然脖子被铁条勒住了，只几下，他便被捆得结结实实，捂了个严丝合缝，只有两个鼻孔还留着。

他已从前座被扔到了后座上，头朝下倒卧着。其中一人坐到了他的位置上，车向前走了。刘克文借车的摇晃劲，用头把两个前座中间的低速加力杆撞到了空档的位置上，车又停了下来。

他们试了几次，车走不了。不会修车的他们只得用刘克文了。他们给他松开，让他去修。

“哪儿的毛病？”

“可能是化油器。”他一伸手，化油器的三角针又变位了，油路被堵死，车干脆发动不起来了。

“可能是白金的毛病。”他又看了看白金，说：“白金坏了。”

两个人一看，已经将近午夜了。没办法，只得到公路上拦车要白金，拦了两台车，都没有。恰好附近有一个汽车配件门市部，他们又拉着刘克文前去买回白金，上好。刘克文已经完全清楚这两个人不会修车了，便排除了化油器的故

障，一发动，车是发动起来了，还是不走。

“咋办？”一个问。

另一个说：“那儿有一家住户，到他家去弄点吃的吧。”

这是一家盲流。男主人很热情，给他们蒸了一锅馒头，弄了个酸菜粉条，热气腾腾地端了上来。刘克文一看，快一点了，便说：

“出去发动发动车吧，别冻坏了，冻坏了更走不了。”

三个人出来发动了一会，车温到了80°C以上，又关了。这时其中一个说：

“我们不要你命，只想借车使使。我们必须尽快赶去北京，你若肯入伙，一同去北京干大事儿，我们给你五万元钱，你把车留给我们，你回来再买一台。哎，你知道，海拉尔有个红旗派出所吗？咱们去那儿，搞几个警察，再弄几条枪，再去北京干大事儿。对了，六月份北京的事你知道么？崔国政被从大桥上扔下来打死又吊起来烧，我们都在场，烧那样我们都不解恨。”

回到屋里后，他们便喝酒。刘克文又出去发动了两次车，到第四次时，他发现二人离车还有一段距离，便拉起加力杆，开着车跑了。

指挥部认为，此案与“11·29”具备并案条件，工作重点应放在海拉尔。于是专案组又重返海拉尔。12月27日，两个盟市的公安机关联合向内蒙公安厅主管刑侦的包副厅长进行了汇报。

包副厅长指示：

一要坚定信心；二要抓一片三点一线，一片是工作重点放在呼盟，三点是重点在海拉尔、牙克石、南屯，一线是在

海拉尔至赤峰铁路线列车上辨认；三要并案，“11·26”、“11·23”、“11·29”三案并案侦察；四要在海拉尔市查阅居民身份证，请刘克文和更夫小刘辨认二十至三十岁的男青年，并同东三省联系，将类似案件串案。

1989、12、27、赤峰

画像被广泛地散到呼盟公安机关、各个部门、驻军各单位进行辨认，没线索；

辨认了四十天居民身份证，没线索；

重新同草原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座谈，没线索。

呼盟的工作陷入僵局。

自1990年3月1日开始，由李文广、梁风山组成一个小组外出查访，照旧是方便面，照旧是经费紧张，囊中羞涩，时而吃上一顿面条，便是美餐了。他们根据获得的“象某某人”的说法和外地发案情况，跑遍了北京、沈阳、大连、吉林、河北的大城市和任丘、黑龙江的昂昂溪，走访了五省市二十多个市县区，访问数十名群众，查到线索数十条，否定了几十名嫌疑人，耗资达数万元。

但是，仍无结果。

北京“军车抢劫案”

4月8日，北京月坛公园门前。

车水马龙，游人如梭。春天的北京把一幅古老而青春焕发的京都春色奉献给人们，使人流连忘返。虽然天已黑了下来，但华灯下的游人兴情未尽，一个外地的集邮爱好者手提皮箱，拿着两大本集邮册，正在与同行交换邮票。

“哎！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事找你，跟我们走！”

突然出现的两个男人使他一下子怔住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自己已被塞进了一辆白色的尼桑轿车。

车飞一样的开走了，不一会儿，便悄然地停在了木樨地南的河边上。车门打开后，他被只身推了下来，五官被胶布贴着，手上带着一付手铐。当他扯下胶布再看时，车早已远去了。

"我被抢了！让这个车上人抢了！"他声嘶力竭地喊着。一个好心的群众告诉他：这个车的车号是B47—1072。

五千元现金，两个集邮册，多少年的心血！他飞一样地奔向了公用电话亭，拨了"110"。

B47—1072！北京军区保卫部拨通了内蒙古军区，内蒙古军区拨通了呼盟军分区保卫科。军车抢劫，影响太坏了！

呼盟军分区保卫科。张科长放下电话机，便叫来了汽车连副连长孙铁胜——这个车牌子的保管者。孙铁胜无可奈何地说出了这个牌照的经过：

"3月26日，我接到王乾龙在北京打来的长途，说他和宝成在大使馆买了一台车，让我带牌子去。我便带了B47—1072和B12—1871到了北京，他们的车是天津大发，便挂上了1871，开车同宝成、王乾龙一起到了临汾市康庄堡村，交给了我哥哥孙玉成。回到北京后，我先给了王乾龙800元钱。"

"这两个人是哪儿的？"

"王乾龙是海拉尔的，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姘头李巧梅，也是海拉尔的，他二人现住在北京的雨儿胡同幼儿园，电话441778。宝成就是北京人，住哪儿不清楚。"

张科长拿出了赤峰专案组留下的两份画像，说："认识这两个人么？"

孙铁胜看了一眼，指着手笔画像痛快地说："这是宝成！"

"你这有照片吗？"

"有，有我们三个人的合影。"

呼盟军分区——呼盟公安处——自治区公安厅——赤峰市公安局，一个沉重的信息束奔驰着，这无疑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正要起身赴外地查访的李文广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亚于七七四十九天连绵细雨后的一道闪电，刺破了云层，露出了一线蓝蓝的天。

5月18日上午，公安厅四处陈志清处长电话：赤峰专案组的同志5月19日晚登草原列车，同车上的呼盟公安处四科副科长王德艳一起到公安部向五局汇报。

李文广、梁仁生和梁风山一起除带足了方便面外，又破例地带上了一大罐咸菜，登上了这列几乎让他们坐穿了的草原列车，并在5月21日一早同王德艳拿出了孙铁胜、王乾龙和宝成的合影照片，并介绍了孙铁胜又供出挂B47—1072牌子的尼桑轿车是王乾龙和宝成4月8日在北京鼓楼交道口冒充安全部的人扣的天津银异出租汽车公司的尼桑出租轿车的情况，还介绍了王乾龙和李巧梅的自然情况，王住海拉尔市正阳街务别胡同，李住海拉尔市正阳街新开路一号，均无职业。

天津大发车缴回以后，马处长介绍四人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二处。银异公司的出租车被抢，案情场合；天津大发的司机是西城区建筑三二村的工人，1989年春天被杀死后扔到大粪池内，车被抢走。二处二队的韩贯生队长将王乾龙和宝成的照片分离放大，由李文广等人带着找到了列车员小韩等人，众人一致肯定了这两个人就是长期查找的11月27日在车上的

两名旅客。

长时间的内查外调，红山区公安分局东拼西凑的一点儿资金花得差不多了，办案人员身在京都却囊中羞涩。无奈，租几辆自行车，“吱吱呀呀”地来到了锣鼓巷雨儿胡同幼儿园。可人已经搬走了，使用的是一辆130汽车。搬到何处，不知道。

几人问明介绍王乾龙和李巧梅来这住的人之后，又开始了顺藤摸瓜的走访，没想到竟访到了白云观。

白云观来的新道人

白云观。

这是一座远离闹市，幽静典雅的道教名观。一年四季游人不绝。庄严的观宇和仙风道骨的塑像在袅袅的香烟中流溢着神妙莫测的气氛。

李文广一行人通过对介绍王乾龙来雨儿胡同幼儿园住房人的左查右访，本意是想找到王乾龙的踪迹，却没有料到竟查出了一个令人始料不及而又啼笑皆非的离奇故事，从而使整个案件的调查首次出现了一出闹剧。

年近天命的胡女士因病魔缠身，不得已每天清晨背起一把剑来到白云观，久而久之，她便成了这里的一位名副其实的习剑者。为了加速身体的康复，她曾在练剑之余多次找一位年纪轻轻的姓姜的道士看病，久而久之，便因姜道士的“医术”实在是平平而略感懊丧。她的热情逐渐丧失，早已被姜道士的“慧眼”瞧了个一清二楚。正当他寻求解决办法的时候，道教的“高人”王乾龙来了，而且一拍即合，情趣相投，姜道士便忙不迭地把胡女士的情况介绍给了“王道

人”。

这位王道人确实让胡女士惊叹不已。一见面便客气地递过了一张精制的名片。

“道人还有名片？”胡女士迟疑地接过名片，一边在心里嘀咕着。可一看上面的字，不由得让她瞠目结舌了：中国艺术人才交流部外事主任、苏丹驻华大使馆武官处军事教官、山东青岛市精华武术教导队队长、青岛市武警部队武术教官——正团职、山东崂山况长修志道长的弟子，王乾龙。胡女士立即十分客气地和王道人谈起来。

王道人端详着她，突然说：“你这个人命很苦，你早年就没有父亲了。”

“你有特异功能？”胡女士睁大的眼睛半天难以恢复原状。

接触了几天之后，胡女士是越来越崇拜这个王道人。王道人也觉察到这点，试探着说：“我有一个表妹，海拉尔人，准备随北影演唱团去深圳演出，几天内走不了，能不能在你家住几天？”

“能、能，没问题！”胡女士忙如蒙大恩般地答应着。于是，李巧梅便住进了胡女士家，王道人也自然地在胡家常来常往了。一周以后，李巧梅还没有走的意思，担任办事处纪检干部的丈夫老王便问王道人：

“小李还去不去深圳？”

“去不了啦，北影的人已经走了。”

老王没再说什么，李巧梅也一直住下去了。

胡女士觉得王道人会武功，便有些迷信他，但还怕受骗。自己练剑是个内行，可武功却不通。于是便想到了与老王交往很多，在另一个办事处任纪检干部的老邵来家喝酒，

因为老邵会武术，想在交谈中试探试探。喝完酒后，没谈了几句，王道人便对老邵说：

“你后背右侧有个痦子。”

老邵一怔：“没有啊，……”

“肯定有！”王道人非常自信。

老邵迟疑地脱了外衣，果然一颗黑色痦子展现在众人面前。他瞪目结舌了。（笔者注：据有关专家介绍，上了年纪的人后背一般都有痦子，这是生理现象。）

王道人接着说：“你这个痦子不好，受刀剑之苦，不吉利。我能给你破了。”

惊魂未定的老邵立即把王道人请到家中，除了“破”这个痦子之外，还让王道人为其病重的老母用气功治病，并给了王道人二百元的“医疗费”。

李巧梅在胡女士家住着住着就有些不检点了，今天偷胡家一个相机，明天拿一盒牙膏，后天又拿一个电筒，而每当屋里没人的时候便和“表哥”王道人在床上亲吻抚摸，每次去公园都同恋人一样在一起。由于胡女士早就起了疑心，派出所暗中注意，这些情况一点儿也没逃过这个机警的小伙子的眼睛。于是胡便对这二人冷淡下来了。

王道人发现了这个变化，便对胡女士说：“你再有一周就有一场重病。”他知道在这儿住不下去了，本心是想咒一咒她，可歪打正着，第七天胡女士竟心脏病复发。“准是姓王的做了手脚！”她恨恨地想着。王道人又说：

“我给你治治吧！”

“不用！”胡女士的儿子一下子护住了母亲。

王道人无话可说了，眼睁睁地看着胡女士进了医院。

这一来，胡女士还真有些心悸不定了：不信吧，他怎么

回回说准？信吧，还不甘心。但冷淡归冷淡，对这个请进来的“神”，却没有胆量送了。

王道人的能量也真不小。过了几天，他又勾上了北京的一个叫维纳的女人。这个消息被李巧梅知道了，于是便在胡家闹了一场公开的不愉快。

一天，胡试探着问李巧梅的打算，没想到李巧梅竟爽快地说：“我想和表哥结婚！”

这一下让胡女士吃惊非小，忙说：“你们近亲怎么能结婚呢？”

“没事儿，大不了不要孩子了！”

胡女士苦口婆心地劝了半天，也没有什么效果，只得做罢。

可是，胡女士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谈话，竟使他们二人的事公开化了，没人时就在屋里乱来，搞得一个家乌烟瘴气。胡女士家实在忍无可忍，终于下了逐客令。

王道人和李巧梅又找到了老邵，通过老邵的关系在雨儿胡同幼儿园找了房。渐渐地，胡女士和老邵对这个“王道士”淡忘了。

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李文广一行人感慨万千。忙问道：“王乾龙现在住哪？”“不知道！”

“还有什么人和他们来往么？”

胡女士想了想：“有，叫王宝成，是王乾龙在北京最好的朋友，还来我家吃过饭。”

原来宝成叫王宝成！几个人不由得对视了一下。

最后的角逐

李文广、梁风山一行人几经选择，终于选中了一家小饭店，每人吃了一碗面，填饱了肚子，便骑上自行车，又来到了雨儿胡同幼儿园。

办案人："园长，我们想了解一下王乾龙和李巧梅在这儿住时的一些情况。"

园长："可以，请喝茶。"

办案人："他们是以什么身份在这儿住的？"

园长："是以夫妇的身份住在一起的。"

办案人："都有什么人和他们接触？"

园长："有个叫王宝成的经常来，他家离这儿好象不太远。还有一个军人来此住过。"

办案人："他们是怎么搬走的？"

园长："是付不起每月八百元的房租走的，搬到哪儿，不清楚。"

李文广一行作了一些详细的安排以后，返回了旅馆。

时间就在焦急的等待中一分一秒地过着，李文广他们在等，北京市公安局二处二队也在等……

1990年5月26日上午9：00，二队值班室。

已安静了好一会的电话又响了，值班员拿起了听筒。接完后，便对队长韩贯生说：

"发现了给王乾龙搬家的司机和他的130汽车，就在附近。"

老韩条件反射般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在家的人和车全出动！另外，通知赤峰专案组！"

值班员的电话还没拨通，二队在老韩和副队长苏红松的率领下连人带车已驶出了大门。

一问，是这台车，也是这个司机，但搬到什么地方，司机说不上来。

“不过我能找到。”司机一看这阵势，忙说。

“马上带我们去！”

几台车飞快地奔驰着，走了半个多小时，停在了海淀区清河镇纺织动力厂宿舍前。

“就是那间。”司机指着一间宿舍说。

老韩带人旋风般地卷了进去，屋里的王宝成和李巧梅还没反应过来，就已被戴上了手铐。

“王乾龙呢？”

“他出去转一圈，一会儿就回来。”

老韩马上让司机把车开得远远的，几个人留在屋里，守株待兔。

一个人推门进来了，立即被抓住。一看，不是。老韩忙说：“请您协助一下我们的工作，先在这儿坐一会吧，好么？”

“噢，可以，当然可以！”

屋里静静的，谁也不出声。在各个方位站好的几个干警有如一尊尊坚实的塑像。王宝成看看李巧梅，李巧梅看看王宝成：他们那颗运转过无数恶念的头终于不由自主地垂了下去。

10点半，没人。

11点，没人。

11点过几分。一阵很有节奏的懒散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渐渐响到了门口。每一个脚步声，都在给这几尊塑像上着发

条。

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个人。

几尊塑像刷的一下射向了这个来客，拧过头一看：是王乾龙。

人如数地押回了二队。李文广一看王宝成，便彻底服气了：那张手写的画像简直象极了！

李文广几人是睡不成觉了，二队的人也睡不成觉了。从下午审到晚上，从晚上审到早晨，一连审了几天：呼盟刘克文被劫持案，落实了；呼盟另外两起劫持、杀害出租汽车司机案，落实了；“11·28”盗包案，落实了；赤峰“11·29”案，落实了。然而，大头儿并不在内蒙古，这伙人在北京抢劫邮电所，抢劫集邮者，冒充国家安全机关干部扣车，劫持杀害出租汽车司机等案件就干了十起之多，有的案子中央主要领导曾多次过问……

消息传回了赤峰。指挥部成员们长长地嘘了一口气。178天的酸甜苦辣，我们的专案组的同志都尝遍了。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终于拿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交给了赤峰人民，交给了眼睁睁地企盼了178天的父老乡亲。

案破了。

李文广、梁风山等人登上了草原列车，告别了喧嚣的京都。尽管这个案子留给他们的是劳累、困苦和无穷的回味，但他们没有精力去想这些。

他们只想睡上一个好觉。接下来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他们实在是懒得去想。

人海觅凶

王仲明

血溅杨树林

夏日午夜。星光闪闪，微风习习。

小城一片寂静，寂静的没有一点声息。

“沙沙沙”的脚步声突然响起。在市郊杨树林内响起。

循声望去，只见两只相依相偎的身影在缓缓地移动，移动着……。

“我有点怕！”瑟瑟的女声。

“有我在呢，你放心吧。”沙哑的男声。

“这里不会有坏人吧？”女声担心地问。

“嗨！怎么会有坏人呢，这儿离市里这么近！”男声不以为然地声色安慰她。

两只黑色的身影移向杨树林的深处……

突然，“啊”的一声惨叫从树林深处传出，紧接着脚步声夹杂着呼吸声，一阵慌乱，一阵匆促。

夜色掩盖了一切。

夜色里，两名刚下夜班的男青年抄近路穿进杨树林。猛然，被不远处杨树根部发出的呻吟声惊愕了，二人手拉着手，仗着胆循声找去，渐渐地闻到一股血腥

味。不觉得毛骨悚然，心房抽得绷绷紧。

突然，一人脚下踩着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接着脚下发出了一声呻吟，低头一看是一个人，“啊”！他顿时觉得周身僵硬，想说话说不出来，想抬腿又迈不动步。

此时，月亮被浮云遮住了，四周凉风飕飕，树影婆娑，象千万支手朝他脖子抓来，二人恐惧到了极点，惶悚地尖叫着，踉踉跄跄顺小路朝山下龙山区公安局跑去。

凌晨1时许，一辆蓝白相间的警车，闪着红色的警灯，发出刺耳的叫声，在空旷的街面上风驰电掣般地向市郊驶去。十几分钟后，警车在“高丽城”山一片长满小杨树的山坡前停下。车门打开，从车上跳下十几名公安干警，急步走进了杨树林。

他们拨开树丛，在一块不大的空地上，果然有一具男尸横卧在沙地上。头朝东，脚朝西，直挺挺地脸朝天。脑后和背下的沙地上汪着殷红的血迹，白色汗衫也染上了一片片血红。

再细看，他那双大眼睛往外鼓鼓着，两片薄薄的嘴唇确紫，半张着好象要说什么。他脚上黑色的凉鞋已经脱落，看那沙地上脚蹬的土痕，显见他是因疼痛蹬掉的。

他是谁？他是怎么被杀的？凶手为什么要杀他？

这是1987年7月7日，发生在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的一起凶杀案。

此时，辽源市公安局龙山区公安分局局长赵必林，正在指挥侦察员和技术员进行现场勘查。

在距死者头部6米远的地方，有一块11×13厘米的红色砖头。砖头上粘着厚厚的血迹和几根黑色的头发。经过对死者伤口的鉴定，这半块砖头就是杀人凶器！

杀人凶器找到了。杀人凶手还会留下他的足迹和其他痕迹、物品！

于是，赵局长又指挥技侦人员扩大勘查范围，又发现一件男式灰色西装上衣，旁边还有一顶银灰色的前进帽。

“这是死者的穿戴？还是凶手的遗留物”？侦察员和技术员在仔细分析研究。

正当他们蹲下身，边检查边分析时，有人借助明亮的手电筒灯光，又在不远处的一棵两米高的树杈上，发现了一件女式黑色西服上衣，周围的沙地上，出现了女人的足迹！

噢！杀人凶手是女人？还是另有一个被害者？

这是一个复杂的现场。这是一起十分棘手的案件。

两名被害人

法医朴海东认真勘察检验完尸体后，边用酒精棉擦手，边用简明、果断的语言，向站在身旁的老局长赵必林报告验尸结果：

“被杀男青年是遭了凶手的突然袭击，致使颅骨塌陷，引起失血性休克死亡的。死亡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

说到这儿，他又指着刚发现的一男一女的衣物和足迹，继续报告说：

“死者遇害时，还有一女人在场，根据衣着和头发观察，这是一个年轻女性。这个女人是凶手还是被害人，目前还无法得到证实！”

就在这当儿，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青年，从黑暗的树林中钻了出来。她颤抖着身躯，向正在指挥侦察工作的赵局长述说刚刚发生的事情。

“你们可来了！可要为我报仇啊！”

赵必林局长和刑警队长王尧安，对于这个女人的突然出现感到很愕然。便问她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深更半夜走到这里来了！她说：

“我叫臧艳，是市城建公司的工人。今晚9点多钟，我和男朋友阎君来这里谈恋爱。我俩正在唠嗑，突然，不知从哪钻出来一个大个子男人，不知用什么玩艺儿，一下子就将阎君给砸倒了。随后又抓住我的头发，一手搂着脖子，连拖带拽，把我拽到树林那边，撕开我的裤子，把我摞倒给……

“后来听到山下传来了摩托车声音，他从我身上爬起来，怕我喊出声，掐着我的脖子，把我拽到山那面的市陶瓷厂大墙外，又把我推倒……好半天后，他才起身跑了！”

“呜呜呜……”女青年悲声骤起。

“那你为什么才来报案呢？”一名性急的侦察员急声急气地问。

“我当时被吓懵了，浑身一点劲也没有了。更不知道那个坏蛋是否躲起来了。后来……后来，我在草丛中找到了衣服和裤子，隐隐约约看见这里面有灯光，心想可能是有人来了，所以，才仗着胆儿走过来。”

“犯罪分子长的什么样？你认识吗？”刑警队长王尧安递给她一条毛巾，用安慰的口气问道。

“那个家伙个头很高，梳个平头，上衣穿的夹克，里面穿的是红背心，裤子的颜色很深，挺肥大，脚穿千层底布鞋。”

说到这里，她的情绪稍微好了些，伸手捋了捋零乱的头发，用肯定的口气说：“他的身上一定有血迹，后背可能让我抓破了！”

臧艳讲述的被害经过，使赵局长和侦察员的心震撼了。

"重新勘查现场，寻找凶犯的踪迹！"赵局长神情严肃地命令道。

手表的时针指向凌晨1点。

根据藏艳提供的情况，在她和男朋友坐卧的地方，技术员发现了一爬行的痕迹。在罪犯逃跑的路线，找到了一串可疑的脚印。经过科学的计算，此人身高在1.75～1.80米之间。

侦察员们又继续在四处勘查，力求在现场发现新的证据，哪怕给破案提供一点有价值的线索，诸如，一只鞋，一只袜、一只纽扣……。

然而，他们搜了整整一夜，再也没有发现一点可供参考的东西。

东方放出鱼肚白。盛夏的晨曦，给"高丽城"山脚下那高耸的楼房和茂密的树木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她是被害人？还是杀人同谋？

时间的列车飞快地逝去。

几乎一夜没合眼的赵必林局长和侦察员们，又争分夺秒地走进龙山区公安分局大会议室，召开案情分析、"会诊"会议。

这是一间安静、明亮又装饰优雅的房间。室内布置的整洁、庄重。窗台上一盆秋海棠花吐着翠绿，印着桂林山水图案的茶几上，摆着荷花瓣型的烟灰缸。

有着多年破案经验的赵局长，看着放在茶几上那块沾染血迹的半块红砖头，浓眉紧蹙，陷入极度的沉思：

看来，这个凶手残忍而狡猾。除了这块普通的、随处可拣的半块砖头扔在现场外，别的什么有价值的痕迹都没留

下。要展开破案工作，线索只有几只残缺不全的足迹。这破案的道路该如何走！

还是听听侦察员们的吧。赵局长心里默默地想着。

精瘦的刑警队长王尧安左手食指和中指挟着一支香烟架在嘴唇上，大口大口地吸着，好象要一口将烟吞下似的。他，今年42岁，从事侦察工作20年，实践经验十分丰富。平时在队上他少言寡语，可一遇上案情，立刻显示出超众的干练和沉稳。十多天来，他为侦破一起重大抢劫案件，千里追踪，几乎没脱衣服睡过觉。昨天傍晚刚刚将罪犯捉拿归案，办完了法律手续，准备痛痛快快地洗个澡，然后回家好好地睡上一觉，可又白计划了。

此刻，他也在掂量着侦破这起大案的份量。已知的太少了，未知的太多了！他抬起头，目光沿会场巡视一圈，看到人都齐了，只说了句“开会吧”！然后又点着一支烟用左手拿着架到嘴上不动了。

法医和技术员介绍了现场勘查情况和女青年臧艳被害的经过，侦察员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的说：“此案是图财杀人。因为死者是外地建筑工程队的工人，来我市做工半年有余，每月工资上百元，又孤身一人，身上肯定有现金。”

“照你这么说，女的被强奸怎么解释”！有人提出反驳意见。

“我看仇杀的可能性大，据初步调查，阎君在单位虽说不太爱吱声，但脾气不好，说打就捞，假设无人仇杀，他小小年纪搞对象，兴许会碰上情敌的！”说话人是位老侦察员。

这三种不同意见提出之后，会场顿时活跃起来，不同意见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良久，主持会议的赵局长抬起手上下摆了摆，示意同志们停止争论。然后对大家说道：

“此案确是十分复杂，要得出正确的结论，还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比我们过去遇到的同类案件相比，有许多罕见之处，现在最要紧的是尽快摸清两个人的自然情况，包括他们的生活、工作、思想，接触人员及二人的关系，包括他们为人处事和近日活动等细微小事，开展大范围、多层次的调查工作！”

王尧安按照赵局长的部署，把侦察员分成9个战斗小组，分头下去。然后，自己带上大案组长杨仁，驾驶摩托车来到了阎君和臧艳的工作单位。

公司保卫科长老卢热情地接待了他俩。王尧安坐在老卢的对面，神情严肃地说：

“昨晚发生了一起杀人案，死者是你们单位的工人阎君。另外，还有你单位的女青年臧艳也同时被歹徒强奸。请把熟悉他们二人情况的人找来，开个座谈会”！

保卫科长老卢听后没敢怠慢，急忙出去落实。

工地临时会议室里，十余名工人用陌生的眼光注视着王尧安和杨仁走进来。一名女工忙着倒水，让坐。

这些工人的年龄和阎君、臧艳的年龄差不多，衣着和言谈举止都很朴实。王尧安很喜欢这种身份的人，因为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王尧安简单地介绍了昨天晚上发生的案件之后，热情地说。

“很报歉，不仅耽误大家的工作，还要占用各位师傅的休息时间。我们来的目的，主要是请大家回忆一下，关于阎君生前有什么反常的情况，可疑的情况，臧艳平时表现如何

等等，这对破案，及时抓获罪犯都会有很大帮助的……”

“谈不上耽误不耽误工作，其实我们已听说阎君被打死的事了，咱们都是一个目地，早点抓住那个杀人犯。要说辛苦的话，你们比我们更辛苦。”第一个开口说话的是阎君的班长，六级瓦工柳师傅。

柳师傅接着说：“阎君是哈尔滨市工程队的，从1985年开始，每年都来辽源市做工。这小伙子干活挺麻利，可就是不着调。就说他每月的工资吧，哪月都开二百来元，也没见他大吃大喝，可也没见他储蓄，但也不知他把钱撂哪了。上个月他在哈尔滨郊区农村的老母亲来信问他咋好几个月不往家寄钱了。为钱的事，我没少说他，可他总说：‘柳师傅，你放心吧，钱在这呢！’说完他拍了拍腰眼。要我看大概是有人抢他的钱吧，又顺手牵羊地强奸了臧艳！”

“我也不怕得罪人，我说呀，阎君的对象臧艳值得怀疑！”说这话的是工地保管员王美玉，保卫科长老卢向王尧安介绍说：“她是个典型的直筒子。”

王美玉谁也不看地继续说：“这姑娘整天把脸儿抹的象挂了霜，今儿和这个男的好，明儿又跟那个小伙儿跑，谁敢保准没有争风吃醋的事儿！”说完，她抬头看了看坐在对面的王尧安和杨仁，欲言又止。

“直筒子”王美玉发言时，王尧安注意到一个神情腼腆、态度温柔的青年女工，脸上表情变化的反常，几次要说话又控制住了。王尧安投去鼓励她发言的目光，她总是低垂下浓黑的睫毛，隐藏住自己的心灵。

散会后，王尧安在公司水泵房找到了她。

她不知所措地搓着手，小声嘟囔的说：“我真不知该说不该说！”接着又长叹一声，“嗨！这事儿怎么偏偏让我碰

上了呢？”

王尧安用充满信任的口气对她说：“你放心吧，一切我们都会为你保密的”！

“方才在会上我想发言，但有些事……总觉得……这事儿都过去两个多月了，与此案能有关系吗？”她又停下来，心有余悸地用两个手指刮着桌面。

过了一会儿，她抬头见王尧安仍在微笑着注视着自己。一咬牙，开口说：

“那是‘五一’节那天，工地放一天假，我家在农村，也没地方去，就想找人说话唠嗑。当我推开臧艳负责看管的仓库门，猛然看见臧艳和工地上姓吕的男人拥抱在一起。他俩非常恐惶，我也进退两难，十分尴尬，掉头跑了出去……。那时臧艳已经和阎君处上对象了。后来，有一天臧艳找到我，特意做了一番解释后说，‘如果让阎君知道了这件事，不是他没命，就是我没命’！”

王尧安双眉紧蹙，慢慢合上了笔记本，轻声安慰了她几句，就同杨仁出去了。

整整一个上午，王尧安和杨仁先后同十多人谈了话，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之后，王尧安和杨仁在附近的城建公司冷面馆吃了碗冷面，便驱车回到公安分局大楼，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进了赵局长的办公室。

“从调查的情况看，此案确实具有很复杂的背景，臧艳是被害人还是杀人同谋都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但我们已经发现了5名嫌疑人员。”说到这里，王尧安伸手接过赵局长递过来的一杯茶水，呷了一口，放下杯，扳起手指，一个个地细说起来。

“1号嫌疑人叫史发——臧艳的第三个男朋友。不知为什么遭到臧艳的讨厌后，两个人半年前‘告吹’，可史发一直纠缠着她。

“2号嫌疑人叫吴小男——阎君的同事。今年5月份结婚时，向阎君借了1000元钱，后来阎君曾多次讨要，吴都以没钱推辞，至今没还。案发后突然去向不明。

“3号嫌疑叫李京——臧艳的同班工人。今年初调来不久，便开始追求臧艳。臧艳对他也十分暧昧。有人告诉他，臧艳又与阎君交上了朋友，他妒火中烧。一次喝酒，李京用水果刀将自己的胳膊刺破发誓：‘谁当我的情敌，我就让谁活不长’！

“4号嫌疑人叫高二——家住‘高丽城’山下。过去有流氓前科劣迹。两个月前与臧艳在舞厅相识，该人不仅经常出没于杨树林，而且体貌特征很象，发案后不几天又去向不明。

“5号嫌疑人叫吕大夫——臧艳曾以身相许，但不久又‘黄’了。据反映此人心黑手毒，发案当晚一夜未归！”

王尧安一口气汇报完情况，然后放下笔记本，端起茶杯“咕嘟！咕嘟！”一饮而尽。

“看来，我们面临的情况确实够复杂的。”赵局长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向远处眺望着，象是自言自语。一会又转回身，看着王尧安和杨仁的脸，充满信心地说：

“案情复杂是事实。但在侦察、破案科学中有一条定律：案情越复杂化，头绪越错综纠结，侦破的时机也就越临近。这时，就看我们是否能独具慧眼，捕捉隐蔽很深的契机！下步，你们要迅速查清这5个嫌疑人。”

是他？还是他？她自认祸起奴身！

臧艳坐在龙山公安分局刑警队办公室里，思绪随着外面马路上远去的车流，想起犯罪分子的残暴，不觉心头惊悸。会是他？或是他？

这是半年以来连续发生的几件事。

……推开独身宿舍房门，她把劳动服上衣脱下来一甩手扔到木箱上，伸手拉了拉紧身尼龙衫，然后仰身躺在自己的床上。今天她心里很憋屈。他说话不算话，说每天都来，可一连3天都没来。她和他本不该认识，要不是大兴基本建设，到处需要建筑临时工，她可能一辈子也遇不到他。他们相识不久就好上了。说不上是想嫁给他，还是他想娶她，反正这都是以后的事，现在想来没有用。她觉得21岁的人，人称花一朵，该活得有"层次"、"够味"，特别是少不了男朋友。他觉得异性太有吸引力了。特别是她那高耸的前胸，丰腴的下身，更令人想入非非。就这样他们俩情投意合，改变了原来的关系。

可谁知，她发现最近他对她有些不一样，见她来了，他淡淡地一笑，把她让到坐位上，而不是床上。他礼貌地拿糖倒水，象接待客人，而不是过去一见面时的耳鬓厮磨。

她实在忍不住了，找到了他的家。"请问！李京在家吗？"

他出来了，把她让进屋，搬来了椅子。这一次更是不冷不热。

她的心凉了！

"我是来与你商量婚期的，否则我已……"她嗫嚅着。想试探他。

他急眼了。

"什么？你竟然想到哪儿去了？我可以明说了吧，我们

不能结婚！”他冰冷地说。

“为什么？”

“你自己最清楚，你早已不是个处女。我不能娶个不干不净的姑娘。”他有些气愤了。

“可你别忘了，咱们第一次是你主动提出的呀！”她显得有些乞求。

“咱俩之间，是我主动的，可我第一次就发现了你已失身，因为……”他说话的声音提高了许多，脸涨得通红。

“别说了！”她开始抽泣了，好象内心藏了多大的委屈。

“别说了！我偏要说，我要当着全工地的人说，他阎君是个骚头小人，寻花问柳到了我李京的‘槽子’上，他不看看‘马王爷’有几只眼！”他越说越激动，从床板下拽出一把杀猪刀，在她眼前挥舞着，威胁说：“我要是再发现你跟那个姓阎的，小心你和他的……”他咬了咬嘴唇，把最后那个词咽了下去。

她第一次看到他是这般凶狠，她吓懵了，倒吸了一口凉气，退出了他家。之后，她连见面都不敢正眼瞅他。

没几天，她和他吹了！

她似乎逃出了魔掌！

一个月过去了，她从恐惧中缓过气来，又开始觉得孤独了。

正在这时，工长又领来了十几名新工人，让她给发放工作服。

“吕大夫！”她点着陌生的名字，

“到！”一声干雷似的答应，他带着一股炙人的热气站到她面前，好似一座黑塔。

“大夫！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吗？”这是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中午，她与他在库房角落里的谈话。

他边整理衣服，边用满足的眼光盯着她的前胸，粗声粗气的说：“我不喜欢回顾过去，我只往前看。你我的关系到了这般田地，我可不想听到别人在我面前议论谁又戴上了‘绿帽子’！”

她心里一怔，“莫非他听到了什么！”她不敢往下想去。

今天是雨休，他钻进了仓库，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酒气，圆鼓鼓的眼睛闪射着冷光。

“你过来！”他伸手用力抓住她的手拽到那个角落里，不容分说，粗手粗脚地解开她的衣裤，将她按倒在早就铺在地上的草袋子上，然后向一面小山似的重重地压在了她的身上。

这一次，她觉得他的动作反常，丝毫没有往日的轻柔和火热，只是一个劲的发泄。她有点喘不上气来，但又不敢说什么，象死人一样，一动也不动。

当她突然感到一阵轻松时，他已经站起来了，看也不看她一眼，只顾自己整理衣裤。

此时，她什么也不顾了，哇的一声哭了，发疯一样站起，抱住他的双腿厮打着。好一阵，她呜呜咽咽地说，“你今天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折磨我吗！”她软弱无力地坐在草袋子上。

听了这句话，他好象受到了什么刺激，飞起一脚踢在她的肩头。“什么？我折磨你？好你个骚货，我才知道你原来是个情场老手，脚踩多条船，今天我就想告诉你，我不仅要废了你，还要废了那个姓阎的！”他气得暴跳如雷。

此后，他当着她的面，多次扬言要报复阎君。但怎么报复呢，谁也不知道。

一声刺耳的警报声，把臧艳从遥远的思绪中拉了回来。她定了定神，越来越觉得该把这些情况向公安人员反映。

她站起身来，朝刑警队长办公室走去。

驱散缭绕的迷雾

两天两夜过去了，情况源源不断地汇集上来，王尧安忙得有点透不过气来。

——有人证实，1号嫌疑人史发在发案的当晚与家人一起睡觉，有居委会主任作证，可以排除。

——2号嫌疑人吴小男于7月3日晚陪同小舅子去杭州买新婚物品，至今未归，无作案时间。

——3号对象李京案发前半个月在干活中扎坏了一只脚，近日发炎化脓，正在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

——4号嫌疑人高二进入7月份之后，一直在外面跑买卖，据说赔了钱，但仍不甘心，于7月10日跟随二姨夫去山东老家跑"海味"去了。

唯独第5号人物却显现出重大嫌疑。他就是吕大夫。王尧安认真看着吕大夫的调查情况。

今年24岁的吕大夫，是个到处流串的无业人员，没有固定住址，也没有正当职业。1986年以来，每年都来辽源市做临时工。自从认识了臧艳，并建立了恋爱关系，他就没有离开这里。这个人平时假装正经，其实是个伪君子。他早就把臧艳玩腻了，背着她又勾搭上了新女郎。但他又不想和臧艳断决关系，因为他曾给了臧艳许多钱，所以他发现臧艳同阎君交上朋友，十分恼火，醋意大生。阎君被杀的当天夜里，他一夜没归，案发后又坐立不安，特别是对公安人员在工地

的活动十分敏感，显得坐立不安。

王尧安整理着手中的情况资料，眼前似一股股迷雾在升腾。“一定要彻底查清这个吕大夫！”他自然自语的说。

一大早，王尧安带上杨仁，深入到吕大夫的活动地点，工作地点，居住地点，对吕大夫进行详细的调查，又发现了大量的情况和线索。吕大夫不仅广交朋友，接触人员复杂，同社会上一些不法人员有着密切的来往，而且曾对哥们扬言，“非干掉那小子不可！”

“那小子”指的是谁？吕大夫为什么要杀他？要赶快查清楚。

7月11日早晨刚上班，吕大夫被“请”到了派出所。王尧安单刀直入：

“吕大夫！7月7日晚上你干啥去了？”

“没……没干啥呀！”

“撒谎！没干啥？你为什么不回宿舍睡觉？”王尧安厉声喝问。

吕大夫神情开始变得紧张。

“我是没回宿舍，可我也没去干坏事呀！”吕大夫张开两只手，故作镇静地辩解道。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不掌握你的情况，那好吧！等着法律去处理你吧！”

吕大夫听罢急了，赶忙说：“别！别！我说！我有啥说啥！”他心里明白了是自己的事露了馅，一定是哪个不讲义气的哥们揣了底，全说了吧。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浑身打颤地说：“7日那天晚上，我在街上碰见几个当地的朋友，非拉我去玩一会。我和他们钻进杨树林山下一个山洞里，玩了一宿，我输了个净光就回来

了。我说的句句是实话，不信你去问他们几个。”他扳着手指，点出了几个人的姓名、外号和工作单位。

经过复核，找到了那几个人，证实发案那天夜里，他确实在赌博。

破案工作一时又处于迷茫状态。

会议室里，赵必林局长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

“目前，我们手里掌握的线索都查清了，疑点一个一个被排除。但这正说明我们向侦查工作的新阶段迈进了一步，调查摸底工作要深入进行，对案情的分析的角度要进一步变换，对两名被害人的接触人要查清，同时对臧艳被害的经过所产生的条件更要充分加以利用。现场分析表明，凶犯是个心黑手毒的家伙，从他迅速逃离现场的速度分析，凶手极有可能住在现场附近。据此，要以发案地附近的北寿、东吉、泰安、新兴四个街道为‘圆心’向外至市区各个街道‘划圆’。在此范围内，以凶手的体貌特征为线索，逐单位、逐委组、逐人开展调查排队。此外，被害人臧艳是唯一接触过凶手的人，要做好她的思想工作，利用她的辨认能力，直接发现罪犯！”

在场的侦察员听了赵局长的分析和判断，认为分析的透彻，判断的有理，一致赞成赵局长的意见。

散会了，赵局长又把王尧安和杨仁留下，个别交待了任务。

回到办公室，王尧安拧眉凝思，默默地吸烟。是啊！快10天了，破案工作没有进展，几条象样的线索全查否了。下步的工作方向明确了，可该先从哪儿下手呢？

他从坐位上站起来，在室内不足6平方米的对角线上来回踱步，脑海里从头至尾梳理着发案以来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情况，每一条线索。

猛然间，他想到了被害人臧艳讲的犯罪分子作案过程中，用改变声音的语调自称是长春人，当时臧艳问他都去过哪里，凶手所说的地名都是辽源市周围的城市和乡镇。而凶手作案后又挟持臧艳跑了几百米，然后从容逃离现场，不正说明凶手是当地人吗？

“对了！下步就从查找当地人入手，特别是经常外出的汽车司机、装卸工以及采购人员！”

人海觅魔踪

一

20天过去了。

各侦察小组撒了一网又一网，却迟迟不见凶手的踪影。侦查工作仍无结果。

王尧安和杨仁率领侦察员先后深入到全市上千个有车单位和现场附近的居民组、工厂、集市贸易市场、影剧院等公共场所，排出了近千名嫌疑对象。可经过调查和辨认，都一一否掉了。破案工作几乎进入山穷水尽的境地，有的侦察员产生了急躁情绪甚至厌战情绪。

王尧安也不时的用手指敲着脑门，向自己发问：

“难道我对案件的性质定错了？难道嫌疑人的标准推断的有问题？难道重点范围没有划准……？”他反复思考着，最后作出结论：破案工作所以没有“透亮”，主要原因还是工作不细、不实，信心不足，要告诉侦察员们，坚持就是胜利！

8月8日。周末。

市区新修的柏油马路两侧，小商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

伏。晚上6点多钟，臧艳从龙山区公安分局出来，顺着马路回家。

当她走到辽源发电厂对过的道口时，“买西瓜呀！正宗的黑水西瓜，又甜又起沙！”这男人的叫卖声，顿时吸引了她。当她将目光射向那卖西瓜男人时，她猛地一阵惊悸，一个熟悉的身型强烈地刺激了她那颗受伤的心。眼前的这个男人，不正是那晚上那个恶魔吗？

她稳了稳情绪，隐到一棵大杨树后面，屏住呼吸仔细观察，心里默默地比量着：身高太象了，但好象不这么胖，脸似乎也没这么长，他到底是不是呢？她想回去找侦察员，但又怕这个男的走了。她想再往前靠一点，看准点，又怕那个人真是罪犯，认出自己来。她一时不知所措，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这时，天色渐晚，那个卖西瓜的男人四下瞅了瞅，推起西瓜车走进小胡同里，臧艳没敢跟进去。

这一夜，臧艳翻来复去的难以入睡，越寻思越觉得傍晚见到的那个男人，太象残害自己的罪犯了，心中的怒火一夜未熄。

第二天一大早，臧艳急匆匆地来到龙山公安分局刑警队，向王尧安报告了昨晚发现的情况。

尽管刚露头的线索又断了，然而罪犯终于露脸了，这一情况更加坚定了侦察员的信心。

王尧安和杨仁换成便衣，带着臧艳走进一个个市场，穿过一趟趟摊床，挨个人查看，寻找那个卖西瓜的男人。

8月14日下午3时，他们按预定方案，又一次走进了四百货贸易市场。

这里地处市区和矿区交接点，农贸市场、轻工业产品市场、饭店、商场等连成一片，整天人群熙攘，人声吵杂。

三人徘徊在人海之中。

突然，臧艳急步走到王尧安跟前，紧张而又小心地用嘴示意前面几米处一个男青年，说："他很象"！

王尧安和杨仁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水果摊床前，一个身穿黄色上衣的大个子男青年，跨在自行车上，正从女主人手中接过一条面袋和几元钱。他脚下一双"千层底"布鞋和下身那条肥大的蓝色裤子，引起他俩的高度注意。

他俩交换了一下眼色，便一左一右从两面朝男青年走过去，欲进一步观察时，男青年骑上自行车走了。但所骑的自行车牌号，早已摄入王尧安的大脑屏幕上——梅花牌，28型，098285号。

他们立即来到自行车管理处，很快查到自行车的主人：孙涛，26岁，市第三货运公司装卸工，住北寿街10委6组。

抓住了狐狸尾巴

发现了孙涛之后，按照车管处提供的地址，王尧安和杨仁立即来到北寿派出所，了解孙涛的现实表现。派出所长姜文中和户籍民警李明，详细认真地介绍说：

"案发后，孙涛作为第一批对象，就被提了上来，纳入了我们的工作视线。但根据案情分析的结果和臧艳提供的体貌特征，最后又否掉了。主要依据有两个：一个是孙涛没有前科劣迹。居民们反映，孙涛是个有知识，懂礼貌、为人热情的年青人。二是据我们掌握，孙涛有点口吃病，并蓄胡子，而且脸胖，这与被害人提供的'说话流利，胡子稀少，体态较瘦'的情况不相符。"

下午，浓云滚滚，渐渐下起雨来。

市第三货运公司保卫科长张冲刚坐到椅子上，就见刑警队长王尧安和杨仁，带着一身雨水走进屋来。

“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人！”王尧安见旁边有外人，便不动声色地把孙涛的名字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推到老张面前。

张冲将他俩领到里屋，又看了一眼写在笔记本上的孙涛的名字，用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问道：“什么！你们怀疑他？”说完这句话又晃了晃头。

略微停了一会，张冲补充说：“自打案子发生后，我们根据你们的部署，把全公司千八百人，从上到下翻了个遍，重点对象摸上来四五十人，都没有把他排上，你们还是查查别人吧！”张冲一副自信的样子。

“不！我们就是专程来查他的，请你把他的情况详细地介绍一下吧！”王尧安用不置可否的口吻对张冲说。

但调查的情况令人失望，孙涛不仅在单位工作上表现积极，与工人们相处的也很好，谁也挑不出他的毛病。

然而，王尧安和杨仁没有就此放弃他。他俩又找来了孙涛所在车队的考勤登记簿。

“咦？”当翻到7月份登记表，看到在孙涛的名字下，从7月1日至11日都是空白。再往下查，7月19日至23日又没签到。“这些天他干什么去了？”王尧安和杨仁带着疑团，走访了车队领导和孙涛同车的司机，装卸工。工人们反映，进入7月份以后，孙涛几乎没上几个班。

从三货运出来，王尧安、杨仁走访了孙涛的居民组。邻居们提供：“孙涛的爱人没有工作，在市场卖水果，前日他家进了一大堆西瓜，孙涛帮助爱人卖了好几天。”

找来孙涛的爱人，又发现了重要线索。她讲："7月1日我和他吵了一架后，我就赌气回了娘家，直到7月8日上午，我才回家。9点多钟我推开家门，见孙涛的朋友老赵二小子在我家炕上睡觉。"

这一情况说明，"赵二小子"一定是头天晚上就睡在孙家。如果是这样，他一定知道7日晚上孙涛是什么时间回家的。这对于确定孙涛是否占有作案时间至关重要。

经查，"老赵二小子"叫赵来。是个不到20岁的"地癞子"。他向王尧安和杨仁说"7月7日晚6点多钟，我领着女朋友没地方去，想起了孙涛的爱人没在家，就来到了他家。一见门锁着，我就给撬开了，同女朋友上炕睡觉了。到了后半夜，孙涛才回来，我问他'干啥去了？''没事！出去蹓跶，蹓跶！我俩再没说什么。我不知不觉一直睡到他爱人回来，才起床走了。"

住在孙涛家前院的邻居也反映："7月8日一大早，孙涛就把衬衣裤和外衣都洗了。还有一个破背心。"

仅仅一天半的时间，侦察员已侦查到，孙涛不仅身材符合凶犯的体貌特征，而且具有作案时间和因素。

狐狸尾巴终于被抓住了。

8月17日下午1时，老局长综合分析已掌握的材料，又亲自询问了有关证人后，果断地决定：公开传讯孙涛的老婆，父母。严密监控孙涛的一切行为，防止狗急跳墙。

这天傍晚，孙涛的爱人早早收拾起摊床，急匆匆地往家里走。此时，她的心咚咚地跳得发慌，翻腾着思绪，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向他问个明白，这些天，他到底干些什么。说真的，四年前的今天，嫁给他时，满以为他能出落个业绩堂堂男子汉，到如今虽还功名未就，但对他仍一往情深。在他和

孩子面前，她只知道做一个合格的贤妻良母。至于他在外面干了什么，她从不过问。尤其近来一段时间，丈夫经常很晚归来，她也没有深究过。可今天，她被两个便衣找到了派出所，询问丈夫近日的活动情况，这是怎么了呢？

从派出所出来，她思前想后，想起了一个月前，丈夫把自己打了一顿，一气之下跑回了娘家，住了一个星期后，才回到自己家。那些天里，她不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提起他的活动有问题，她眼前立即呈现出一些奇怪的现象：丈夫有时下班吃完饭后又出去，回来时总是慌里慌张的。一次，他半夜回来，进屋就要饭吃。她说"你不是吃完饭后出去的吗？"他呆呆地自言自语"是吗？我吃完了吗？"还有一次，她向他讲述了泰信煤矿修配厂工人肖长山，专门夜间出去用刀扎女人屁股，后来被公安机关抓获了，判处了死刑。他听完后，望着墙角发怔，棉袄被炉筒子烤糊了都不知道……这些反常现象。她不是没想过，可总是想丈夫不会惹大事。但公安人员为什么要调查他呢！难道他真的干了伤天害理的勾当？

她这样想着，走到了家门口，推门进屋，见丈夫头朝炕里，呼呼地睡觉。她真想将他叫醒，问个明白。可一见丈夫那疲倦的样子，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她心里憋得慌，返身出去，到邻居家去打听自己没在家那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她刚走出院门，见几名警察迎面走来，她有意回避地朝相反方向走去。

收网擒恶狼

一个多月来，孙涛的心一直处于极度恐慌状态。无论走

到哪里，都觉得有人在盯着他。尤其一见到身穿警服的人，更是胆战心惊。特别是近日里，单位和居民组总来一些身份不明的人，一种灾难临头的感觉，时刻袭扰在他的心头，搅得他寝食不安。

还好，总算没入找到自己头上，还可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终日这样自我调解心态的平衡。

昨天上午，他听说爱人被两名便衣大汉找走了，预感到情况不妙，紧张的神经又战栗起来。一天一夜过去了，自己仍然安然无恙。于是，到了晚上，他买了点猪头肉，斟上酒，借酒麻醉自己紧张的神经。之后，他头朝炕里，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起来！孙涛！”

一声炸雷般的喝声，把孙涛震得全身一阵抽搐。当他睁开睡眼，看见眼前站着几名威武慓悍的警察，不觉一怔，本能地龟缩到炕里。

“下地穿鞋！”

听到又一声喝令，孙涛颤抖地挪动着身子，蹭到炕沿边，用脚把脚下的那双“千层底”布鞋扒拉到一旁，自言自语地嘟哝“外面太泞，得穿胶鞋呀！”说完低下头寻找胶鞋。

“不用找了，就穿这双鞋！”侦查员指着布鞋，这样地命令他。

孙涛被带到龙山区公安分局刑警队。他故作镇静地坐在地中间的板凳上，双手却不自然地顺着两腿垂下。脸上有意流露出莫名其妙的神色。他的对面端坐着刑警队长王尧安和大案组长杨仁，记录员陆娜。

“孙涛，你和媳妇打仗是哪天？”王尧安突然发问。

“可能是7月1日吧！”他的心怦怦直跳，尽量控制着自

而已，神情仍然显得紧张。

“那么，你媳妇是哪天回来的？”

他沉吟一下，“大概是7号吧！”

“不对！到底几号？”

他抬起头，愣怔怔的目光瞅着墙角，不知如何回答。

“7日晚上，你干啥去了？”侦察员不给他考虑的余地。

“在家了，哪也没去！”

“那么，那天你家的房门被撬是怎么回事？你身穿的红背心坏了又是怎么回事？……”

这一连串的发问，是在几分钟内发出的，使孙涛没有一丝喘息之隙。特别是这最后一问，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彻底摧毁了他思想上的堤坝，脸上的肌肉一阵急促地抖动。

突然，他放声嚎啕大哭起来，足足哭了半个小时。此刻，他的心象被猫抓了一样难受。他十分懊悔，自觉对不起年迈的双亲，对不起恩爱的妻子和漂亮的女儿。现在，他心里空落落的，仿佛这个自由世界离他那么遥远。他幻想着赶快交待，或许能争取得到一丝希望。于是，他拖着哭腔说：“我交待，我有事……你们可别让我死呀！我还年轻。你们送我上老山前线，我愿立功赎罪。”

“……7月1日那天，爱人被我打跑了，心里总觉得别扭。没几天，我开始寻找她，可一连找了几家都没有。7月7日上午，我又去东辽县安石镇亲属家寻找，结果还是没有。中午，在一家小酒店喝了三两白酒，下午四点多钟回到家后，心里空得慌，又从箱子里拿出一瓶“龙泉春”，嘴对着瓶口喝了半瓶子。天黑后，我到街上转了几圈。在市工人文化宫附近，我见到了一对恋人手挽着手，在我面前慢慢地走了过去。看着他俩亲昵的样子，特别是那女青年丰满的前胸，苗

条的后影，刺得我的心发痒。我看着他们是朝那寂静的高城山上走去，我便悄悄地跟在后面。想看看他俩要干啥。”

“我跟到山上，蹲在离他俩几米远处，见他俩坐在一块空地上，一会贴脸，一会接吻，一会又搂抱……最后，他俩又都躺在沙地上……。我实在控制不住了，便悄悄地爬起来，顺手拣起一块砖头，偷偷过去，照着正紧抱着女人的男青年头部，狠狠地砸了几下，随后，从地上拉起女的，我也想……

他终于认罪，彻底交待了罪行。

此时，已是黄昏时刻，那落日的余晖，透过玻璃，象一把利剑，射在孙涛那灰苍苍的脸上。

前言
目录
目　　录